

# 古龍

古龍小說  
專輯  
七種武器之一

長生劍

思良題



# Table of Contents

古龍《長生劍》校對說明

關於武俠（代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前文

風雲客棧

一  
二  
三  
四

天上白玉京

一  
二  
三

殺人金環

一  
二  
三  
四

長夜未盡

一  
二  
三

## 四

### 殭屍

#### 一

### 好亮的刀

### 衛天鷹的陰影

#### 一

#### 二

#### 三

### 第一種武器

#### 一

#### 二

#### 四

### （附 錄）

### 泛論古龍的武俠小說 歐陽瑩之

#### 一 武俠精神與武俠小說

#### 二 古龍的武俠小說

#### 三 古龍的武俠世界

#### 甲、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 乙、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 丙、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 四 拾 絮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一〇

#### 一一

### 五 結 語

### 註

「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評介 歐陽瑩之

- 一 邊城浪子
- 二 天涯、明月、刀
- 三 小說的表達力
- 結語
- 註：

# 古龍《長生劍》校對說明

by 賴光亮 Jan 18, 2015

這個電子版本根據特定的版本作詳細的校對，非常適合作為參考、研究之用。網路流傳的版本文字錯誤頗多，有疑問處都可以從這個版本找到對照的文字。

用來校對用的電子檔文本底稿是採用《好讀書櫃》經典版：《長生劍》古龍，《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版》。

校對則是依據1978年九月漢麟出版社印行出版的〈古龍小說專輯十三〉《長生劍．七種武器之一．》一書。

由於好讀的電子底稿僅有《長生劍》故事本身，然而實際印行的書本，還有開頭的一篇《關於武俠〈代序〉》計33頁的文字，以及書末由歐陽瑩之撰寫的兩篇附錄：《泛論古龍的武俠小說》，以及《「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評介》，計41頁的篇幅。於是所有的74頁額外的文字內容皆由我個人手動輸入。

□ □ □

此版校對檔標註了所有與書本對照的頁碼：開頭的《關於武俠〈代序〉》計33頁的文字有獨立的頁碼，小說本身頁碼從第一頁算起，而後面兩篇附錄則接續使用小說全文完畢後的頁碼。文字亦盡量保留與書本印刷一致的字碼。《長生劍》故事部份還另外提供好讀版使用，但文字部份則將非基本的Big5字碼改為Big5碼的字。所有這些有差異的字碼如下所示，前面的字屬標準的Big5字碼，後面的字則不是：

著着/裡裏/舉舉/為為/卻却/闊闊/真真/強強/麼麼/既既/回回/插插/涼涼/腳腳/衛衛/氈氈/教教/吒吒/鉤鉤/湊湊/沖沖/躲躲/夠夠/敘敘/淒淒/疊疊/捏捏/煙煙/豬豬/即即/雞雞/污污/丟丟/偽偽/虬虬/

□ □ □

原書並沒有編章節數字，可能是因為全部書只有八個章節，不必特別編號。但網路流傳的版本，多半已另外加上編號，如「第一回」或「第一章」之類的。

書本的〈殭屍〉章回，僅有小節「一」。也許章內本有其中一個文意區隔應該是小節「二」，却被疏忽了，僅用了區隔行。

書內〈殺人金環〉章回，有小節「一」、「二」、「四」，獨缺了小節「三」。亦有可能其中一個區隔行本該是「三」，却忽略了。此校對檔仍保留缺小節「三」的排版方式。

□ □ □

既然是校對，則書本本身也可能有手民之誤，以下是所有我校對出的、我認為是書本本身的錯誤。前者錯，後者更正後。列出的目的就是留下記錄，如有人有疑義，可以質疑、討論：

p19.1 絕不會超個七個 / 絕不會超過七個 (原書 page 19 第一行)

p23.3 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會遇到些甚麼樣的人。 / 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會遇到些甚麼樣的人？  
(後面的句點應改為問號，才會和 p22.-5 的使用和表達一致)

p34.2 白玉京笑道：「官差甚麼時候也會在小巷子裏殺人了？」  
白玉京笑道：「官差甚麼時候也會在小巷子裏殺人了？」

p71.-5 溫柔而甜蜜黑暗終於將她擁抱。  
溫柔而甜蜜黑暗終於將她擁抱。

p78.-4 他很瞭解牠們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  
他很瞭解它們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

p78.-2 但現在，他捨棄了牠們  
但現在，他捨棄了它們

p89.-3 他顯然還在爲了自己親人的死而悲傷  
她顯然還在爲了自己親人的死而悲傷  
(她指老太婆，改用女字旁的她。原書的下一句：也許她並不完全是在哀悼別人的死，..... 用的也是女字旁的她。)

p114.10 方龍香：「你說。」  
方龍香道：「你說。」(缺字補上)

p128.-1 他彷彿突然有了勇氣，大聲道：「(書本印刷的前引號往左躺倒了 90 度。)

p145.2 因爲他若不死，你們黃金珠寶  
因爲他若不死，你們的黃金珠寶 (缺字補上)

=====附錄部份=====

161-1 從心所欲不逾矩 / 從心所欲不逾矩

p170.2 打字打到 "越俎代庖" 成語時，突然想到英語的 back seat driver (1/16/2005 11:54am 紀錄)

p177.-2 Why I amso Wise / Why I am so Wise

p178.1 "The Gay Scienoe", section61. / "The Gay Science", section 61.

p189.4 the Apollinian and Dionys-ian spirits / the Apollinian and Dionysian spirits (多了 - 刪除)

p194.-4 section10. / section 10.

p194.-3 section8. / section 8.

p195.6 Schocken Books, Ne"s / Schocken Books, New

還有值得一題的是：原書所印的一個詞彙「香疤」，在電子底稿中已被改為「戒疤」。猜想網路流傳的版本也多是變更過的「戒疤」，今據原書改回「香疤」。

## 關於武俠（代序）

聽說倪匡準備寫「中國武俠小說史」，對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說來，這實在是件非常值得歡喜興奮的事。

武俠小說之由來已久，武俠小說之不被重視，也由來已久，現在終於有人挺身而出，為這種小說作一個有系統的記錄，使它日後也能在小說的歷史中佔一席之地，這件工作的本身，已無疑是武俠小說歷史中的一大盛事；只要是寫武俠小說的人，都應該來共襄盛舉。

所以我也不免見獵心喜，只可惜我既沒有倪匡兄那麼大的魄力，也沒有那麼大的本事，我只不過是個獻曝的野人，想把我對武俠小說的一點點心得和感想寫出來，既不能算正式的記錄，更不能算嚴肅的評論。

假如它還能引起讀者諸君一點點興趣，為倪匡兄的工作，作一點鋪路的工作，我就已心滿意足了。

### 一

關於武俠小說的原起，一向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自太史公的「游俠列傳」開始，中國就有了武俠【1】小說——這當然是其中最堂皇的一種，但接受這種說法的人並不多。

因為武俠小說是傳奇的，如果一定將它和太史公那種嚴肅的傳記相提並論，就未免有點自欺欺人了。

在唐人的小說記事中，才有些故事和武俠小說比較接近。

「唐人說薈」卷五，張鷟的「耳目記」中，就有段故事是非常傳奇，非常「武俠」的。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爽，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鷄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豬羊等長八尺，薄餅闊丈餘，裹餡粗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作金剛舞以送之。——「屈」即邀請之意。

昂至後日，屈瓚所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磑礫蒜齏，唱夜叉歌獅子舞。

瓚明日，復烹一雙子十餘歲，呈其頭顱手足，座客皆喉而吐之。

昂後日報設，先令美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腿肉以啖，瓚諸人皆掩目，昂於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

瓚羞之，夜遁而去。」

但這故事却是片斷的，它的形式和小說還是有段很大的距離。

當時，民間的小說、傳奇、評話、銀字兒中，也有很多故事，是非常「武俠」的，譬如說：盜盒的紅【2】線、崑崙奴、妙手空空兒、虬髯客，這些人物，就幾乎已經和現代武俠小說中的人物互無分別。

武俠小說中，最主要的武器是劍，關於劍術的描寫，從唐時開始，就有很多比現代武俠小說中的描寫更神奇。

紅線和大李將軍的劍術，已被渲染得幾近神話，但有關公孫大娘的傳說，却無疑是有根據的，絕非空中樓閣。

杜甫的「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其中對公孫大娘和她弟子李十二娘劍術的描寫，就是非常生動而傳神的。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嬌如羿射九日落，燿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杜甫是個詩人，詩人的描寫，雖不免近於誇張，可是以杜甫的性格和他的寫作習慣看來，他縱然誇張也不會太離譜。

何況，號稱「草聖」的唐代大書法家張旭，也曾自言：「始吾聞公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由此可見，公孫大娘不但實有其人，她的劍術，也必定是非常可觀的——劍器雖然不是劍，是舞，但是舞劍也必然可以算是劍術的一種，只可惜後人看不到而已。

那麼，以此類推，武俠小說中有關武功的描寫，也並非全無根據，至少它並不像一些「文藝界的衛道【3】者」所說的那麼荒謬。

這些古老的傳說和記載，點點滴滴，都是武俠小說的起源，再經過民間的評話、彈詞和說書的改變，才漸漸演變成現在的這種型式。

「彭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和「三俠劍」等，就都是根據「說書」而寫成的，已可算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最早的一批武俠小說。

——「七俠五義」本來並沒有七俠而是「四俠五義」，後來經過一代文學大師俞曲園（樾）先生的增訂修改，加上黑妖狐智化，小諸葛沈仲元、小俠艾虎，才變為現在這種版本，而風行至今，所以，嚴格說來，俞曲園也是我們這些「寫武俠小說的」的前輩。

張杰鑫的「三俠劍」是比較後期的作品，所以它的型式和現在的武俠小說最接近。

這本小說中最主要的一個人物，本來應該是「金鏢勝英」，他的「迎門三不過，甩頭一只」和「魚鱗紫金刀」，都是「天下揚名」的武器，但他却並不是個可以令人熱血沸騰的英雄人物。

他太謹慎，太怕事，而且有點老奸巨猾，他掌門弟子黃三太的性格也一樣，比起來，傷在皇三太鏢下的山東竇爾墩，就比他們有豪氣得多，但竇爾墩後來却偏偏又被黃三太的兒子黃天霸擊敗了。

勝英、黃三太、黃天霸，本是一脈相承的英雄，但却又偏偏都不是真正的典型英雄人物。

勝英是「劍客」艾蓮遲的第四個徒弟，但武功比起他的師兄弟來，却差得很多，非但比不上他的大師兄「鎮三山，轄五嶽，趕浪無絲鬼見愁，大頭鬼王」夏侯商元，就算跟他的五師弟「飛天玉虎」蔣伯芳、【4】六師弟「海底撈月」葉潛龍比起來，也望塵莫及。

所以我以前一直想不通，張杰鑫為什麼要將他書中的英雄寫成這麼樣一個人，直到現在我才瞭解，他時這麼樣寫，是有他的苦衷的。

在清末那種社會環境裏，根本就不鼓勵人們做英雄，老成持重的君子，才是一般人認為應該受到表揚的。

武俠小說也和別的小說一樣，要受到社會習慣的影響，所以從一本武俠小說中，也不難看出作者當時的時代背景。

張杰鑫的這本「三俠劍」，非但結構散漫，人物也太多，並不能算是本成功的小說，因為這本小說，本來就不是有計劃的寫出來的，而是別人根據他的「說書」筆錄的，叫座的說書，應聽眾和書場老闆的要求，欲罷不能，只有漫無限制的延長下去，到後來當然難免會變得尾大不掉，甚至無法收場。

我特別提出這本書來，就因為後來所有的武俠小說，幾乎全都犯了這種通病，人物和故事的發展，常



常都會脫離主線很遠，最顯著的兩個例子，就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和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

## 二

平江不肖生和還珠樓主都是才氣縱橫，博聞強記的天才作家，他們的作品都是海濶天空，任意所之，**【5】**雄奇瑰麗，變化莫測的。

平江不肖生向愷然，和三湘奇俠柳森嚴是同一時代的人物，他的「江湖奇俠傳」據說就是根據柳森嚴的傳說再加以渲染而寫成的，書中的主角——「金羅漢」呂宣良的弟子柳遲，就是柳森嚴的化身。

但後來故事的發展，已完全脫離了這條主線，前面寫的絕頂高手，到後來竟變成了不堪一擊的人物，很多人看這本書，都是看了一半興趣就降低了，正如有些人看「紅樓」只看前八十回；看「三國」看到死諸葛嚇走活司馬後就罷手一樣。

因為後面的一段，看了實在有點叫人洩氣，但前面的一段，却是非常精彩的，甚至可以說百看不厭，所以「江湖奇俠傳」不但在當時可以轟動，而且在武俠小說中，也可算是本不朽的名著。

這種只有一半精彩的名著，例子並不少，「格列佛遊記」和「鏡花緣」也是這樣的——最妙的是，這兩本書本身也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前面的一半，都是假借一些幻想中的王國，來諷刺當時社會中的病態，和人性中可悲可笑的一面。

「格列佛遊記」中，有大人國和小人國，「鏡花緣」中，也有君子國和女兒國，這種奇妙的偶合，實在是非常有趣的，由此可見，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哲學思想，在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只可惜後世的讀者，往往只接受書中趣味的吸引，而忽略了其中的寓意。

□

□

□

「蜀山劍俠傳」的結構雖然也很散漫，趣味却是一致的，每一個人物的性格，都絕對能前後呼應，每個人的來歷和武功，都交代得非常清楚，而且層次分明，若單以武俠小說而論，這本書無疑是要比「江湖奇俠傳」成功。**【6】**

除了寫人物生動突出外，書中寫景，也是一絕，寫古代的居室之美，服用器皿之精，飲食之講究，更沒有任何一本武俠小說能比得上。看這本書的時候，無異同時也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食譜和遊記。

我一向認為武俠小說的趣味，本該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趣味，只有在武俠小說中，才能同時並存。

——偵探推理小說中沒有武俠，武俠小說却能有偵探推理，言情文藝小說中沒有武俠，武俠小說中却能有文藝言情。

這正是武俠小說一種非常奇怪的特性，像「蜀山劍俠傳」的寫法，正好能將這種特性完全發揮。

所以這種寫作的方式，一直在武俠小說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還珠樓主李壽民也因此而成為承先啟後、開宗立派的一代大師。

除了「蜀山」之外，還珠樓主的著作有「柳湖俠隱」、「長眉真人傳」、「峨嵋七矮」、「雲海爭奇記」、「兵書峽」、「青門十四俠」、「青城十九俠」、「蠻荒俠隱」、「黑森林」、「黑螞蟻」以及「力」等……其中大多數都和「蜀山」有很密切的關係。

這些書，幾乎沒有一部是真正完整結束的，因為他寫的局面實在太大，所以很難收拾殘局，直到現在為止，還是有很多武俠小說會犯同樣的毛病。

但是和還珠樓主同一時代作者中，却有一個人從未受到他的影響，這人就是王度廬。

**【7】**

### 三

王度廬的作品，不但風格清新，自成一派，而且寫情細膩，結構嚴密，每一部書都非常完整。

他的名著「鶴驚崑崙」、「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鐵騎銀瓶」，雖然是同一系統的故事，但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立的，都結束得非常巧妙。

他也是第一個將寫文藝小說的筆法，帶到武俠小說中來的人。

□

□

□

和他同時的名家，還有鄭證因、朱貞木、白羽，除了這幾人外，寫「勝字旗」的還素樓主，寫「碧血鴛鴦」的徐春羽，雖然也擁有很多讀者，但比起他們來，就未免稍遜一籌了。

鄭證因是我最早崇拜的一位武俠小說作家，他的文字簡潔，寫俠林中事令人如身歷其境，寫技擊更是專家，幾乎能將每一招、每一式都寫得極生動逼真，所以有很多人都認為他本身也必定精於技擊。

他是位多產作家，寫的書通常都很短，所以顯得很乾淨俐落，其中最長的一部是「鷹爪王」，最有名的一部也是「鷹爪王」，他的寫作路線，仿效的人雖不多，但是他書中的技擊招式，和幫會規模，却至今還被人在採用，所以他無疑也具有一派宗主的身份。

如果將當時的武俠小說分為五大派：還珠樓主、王度廬、鄭證因、朱貞木、白羽，就是這五大門派的掌門人。

#### 【8】

朱貞木的「七殺碑」、「羅刹夫人」、「艷魔島」、「龍岡恩仇記」……

白羽的「十二金錢鏢」、「毒砂掌」、「獅林三島」……

每一本都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名著，都曾經令我廢寢忘食，一看就是一個通宵。

除此之外，還有部書雖然不太為人所知，却是我最偏愛的。

那就是白羽和于芳合著的「神彈乾坤手」和「四劍震江湖」。

我一直不知道于芳是個怎麼樣的人，為什麼只寫了這樣短短的兩部書，就不再有作品問世了。

事實上，這些名家的作品都不太多，而且在二十年前，就已幾乎不再有新作問世，所以在四十年和五十年代之間的一段時候，可以算是武俠小說最消沉的一段時候。

在這段時期中，只出了一位抄襲的「名家」，將還珠樓主書中的「黑摩勒」和「女俠夜明珠」，抄成了一部很暢銷的武俠小說。

直到五十年代開始後，才有個人出來「復興」了武俠小說，為武俠小說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使得武俠小說又蓬勃發展了二十年。

在這二十年中名家輩出，作品之豐富，和寫作技巧的變化，都已到達一個新的高峯，比起還珠樓主他們的時代，尤有過之。

開創這個局面的人，就是金庸。

#### 【9】

### 四

我本不願討論當代的武俠小說作者，但金庸卻可以例外。

因為他對這一代武俠小說的影響力，是沒有人能比得上的，近十八年來的武俠小說，無論誰的作品，多多少少都難免受到他的影響。

他融合了各家各派之長，其中不僅是武俠小說，還融會了中國古典文學和現代西洋文學，才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風格，簡潔、乾淨、生動！

他的小說結構嚴密，局面雖大，但却能首尾呼應，其中的人物更躍躍如生，呼之欲出。

尤其是楊過。

楊過無疑是所有武俠小說中，最可愛的幾個人其中之一。

楊過、小龍女、黃蓉間的感情，也無疑可以算是武俠小說中最動人的愛情故事之一。

最重要的是他創造了這一代武俠小說的風格，幾乎很少有人能突破。

可是在他初期作品中，還是有別人的影子。

在「書劍恩仇錄」中，描寫「奔雷手」文泰來逃到大俠周仲英的家，藏在枯井裏，被周仲英無知的幼子，為了一架望遠鏡出賣，周仲英知道這件事後，竟忍痛殺了他的獨生子。

這故事幾乎就是法國文豪梅里美最著名的一篇短篇小說的化身，只不過將金錶改成了望遠鏡而已。

#### 【10】

但這絕不影響金庸先生的創造力，因為他已將這故事完全和他自己的創造聯成一體，看起來是一氣呵成的，看到「書劍恩仇錄」中的這一段故事，幾乎比看梅里美「尼爾的美神」故事集中的原著，更能令人感動。

看到「倚天屠龍記」中，寫張無忌的父母和金毛獅王在極邊冰島上的故事，我也看到了另一位偉大作家的影子——傑克倫敦的影子。

金毛獅王的性格，幾乎就是「海狼」。

但是這種模倣却是無可非議的。

因為他已將「海狼」完全吸引溶化，已令人只能看見金毛獅王，看不見海狼。

武俠小說最大的優點，就是能包羅萬有，兼收並蓄——你可以在武俠小說中寫「愛情文藝」，却不能在「文藝」小說中寫武俠。

每個人在寫作時，都難免會受到別人影響的，「天下文章一大抄」，這句話雖然說得有點過火，却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一個作家的創造力固然可貴，但聯想力、模倣力，也同樣重要。

我自己在開始寫武俠小說時，就幾乎是在拚命模倣金庸先生，寫了十年後，在寫「名劍風流」、「絕代雙驕」時，還是在模倣金庸先生。

我相信武俠小說作家中，和我同樣情況的人並不少。

#### 【11】

這一點金庸先生也無疑是值得驕傲的。

□

□

□

金庸先生所創造的武俠小說風格雖然至今還是足以吸引千萬萬的讀者，但武俠小說還是已到了要求新、求變的時候。

因為武俠小說已寫得太多，讀者們也已看得太多。

有很多讀者看了一部書的前兩本，就已經可以預測到結局。

最妙的是，越奇詭的故事，讀者越能猜到結局。

因為同樣「奇詭」的故事已被寫過無數次了，易容、毒藥、詐死、最善良的女人就是女魔頭——這些圈套，都已很難令讀者上鉤。

所以情節的詭奇變化，已不能再算是武俠小說中最大的吸引力。

人性的衝突才是永遠有吸引力的。

武俠小說中已不該再寫神，寫魔頭，已應該開始寫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

武俠小說中的主角應該有人的優點，也應該有人的缺點，更應該有人的感情。

寫「包法利夫人」的大文豪福樓拜爾曾經誇下一句海口。

他說：

「十九世紀後將再無小說。」

【12】

因為他覺得所有的故事情節，所有的情感變化，都已被十九世紀的那些偉大作家們寫盡了。

可是他錯了。

他忽略了一點。

縱然是同樣的故事情節，如果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寫出來的小說就是完全不同的。

人類的觀念和看法，本來就在永遠不停的改變，隨着時代改變。

武俠小說寫的雖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嘗不可注入作家自己新的觀念。

因為小說本來就是虛構的。

寫小說不是寫歷史傳記，寫小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吸引讀者，感動讀者。

武俠小說的情節若已無法再變化，為甚麼不能改變一下，寫寫人類的情感，人性的衝突，由情感的衝突中，製造高潮和動作。

## 五

武俠小說中當然不能沒有動作，但描寫動作的方式，是不是也應該改變了呢？

——這道人一劍削出，但見劍光點點，劍花錯落，眨眼間就已擊出七招，正是武當「兩儀劍法」中的精華，變化知奇幻曼妙，簡直無法形容。

.....

【13】

這大漢怒喝一聲，跨出半步，出手如電，一把就將對方的長劍奪過，輕輕一拗，一柄百煉精鋼製成的長劍，竟被他生生拗為兩段。

.....

這少女劍走輕靈，身隨劍走，劍隨身游，眨眼之間，對方只覺得四面八方都是她的劍影，也不知那一劍是實？那一劍是虛？

.....

這書生曼聲長吟：「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掌中劍隨着朗吟聲斜斜削出，詩句中那種高遠清妙、淒涼蕭疏之意，竟已完全溶入這一劍中。

.....

鄭證因派的正宗技擊描寫：「平沙落雁」、「玄鳥劃沙」、「黑虎偷心」、「撥草尋蛇」，還珠樓主派的奇秘魔力、裸裎魔女.....這些，固然已經有些落伍，可是我前面所寫的那些「動作」，讀者們也已看過多少遍了呢？

應該怎麼樣來寫動作，的確也是武俠小說的一大難題。

我總認為「動作」並不一定就是「打」。

小說中的動作和電影不同，電影畫面的動作，可以給人一種鮮明生猛的刺激，但小說中描寫的動作就沒有這種力量了。

**【14】**

小說中動作的描寫，應該是簡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氣的，不落俗套的。

小說中動作的描寫，應該先製造衝突，情感的衝突，事件的衝突，讓各種衝突堆積成一個高潮。

然後再製造氣氛，肅殺的氣氛。

用氣氛來烘托動作的刺激。

武俠小說畢竟不是國術指導。

武俠小說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殺人的。

血和暴力，雖然永遠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會令人反胃了。

幾乎所有的小說中，都免不了要有愛情故事。

愛情本來就是人類情感中最基本的一種，也是最早的一種，遠比仇恨還要早。

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愛情，就沒有人類。

幾乎所有偉大的愛情故事中都充滿了波折、誤會、困難和危機，令讀者為故事中相愛的人焦急流淚。

羅密歐與茱麗葉、梁山伯與祝英台，抱着橋柱而死的尾生.....他們的困難雖能解決，但最後還是因為「誤會」而死。

席格爾「愛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他們的愛情幾乎可以說是完全順利的，任何困難都沒有能阻擾他們的愛情。

最後的結局却還是悲劇。

**【15】**

好像有很多人都認為愛情故事一定要是悲劇，才更能感人。

在武俠小說中，王度廬的小說正是這一類故事的典型。

尤其是「寶劍金釵」中的李慕白和俞秀蓮，他們雖然彼此相愛很深，但卻永遠未能結合，有很多次他們眼見已將結合了，到最後却又分手。

因為李慕白心裏總認為俞秀蓮的未婚夫「小孟」是為他而死的，他若娶了俞秀蓮，就不夠義氣，就對不起朋友。

這就是他們唯一不能結合的原因。

我却認為這原因太牽強了。

不但我認為如此，就連故事中的江南鶴、史胖子、德嘯峯、連俞秀蓮的師兄楊鐵槍，也都認為這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為理由。

可惜李慕白是個非常固執的人，無論別人怎麼勸他，無論俞秀蓮怎麼樣對他表示愛慕之意，到了最後關頭，他還是用慧劍斬斷了情絲。

有很多人也許會因此認為李慕白是條有血性、够義氣的硬漢。

我却認為這是李慕白性格中最不可愛的一點。

我認為他提不起，放不下，不但辜負了俞秀蓮的深情，也辜負了朋友們的好意。

他甚至連「小孟」都對不起，因為小孟臨死時，是要他好好照顧俞秀蓮的，因為小孟知道俞秀蓮對李【16】慕白的感情。

可是他却讓俞秀蓮痛苦了一生。

以現代心理學的觀點看來，李慕白簡直可以說是個有心理變態的人。

因為他的家庭不幸，從小父母雙亡，他的叔父對他也不好，他從小就沒有得到過愛，所以他畏懼愛，畏懼負起家庭的責任。

所以只要有女孩子愛他，他總是要逃避，總是不敢挺起胸膛來接受。

他對俞秀蓮如此，對那可憐的風塵女子纖娘也一樣。

如果說得偏激些，他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自憐狂。

這故事雖然無疑是成功的，不但能感動讀者，而且能深入人心，我却不喜歡這故事。

我總認為人世間悲慘不幸的事已够多，我們為什麼不能讓讀者多笑一笑？為什麼還要他們流淚？

□ □ □

楊過和小龍女就不同了，他們的愛情雖然經過了無數波折和考驗，但他們的愛心始終不變。

楊過愛小龍女是不顧一切、沒有條件的，既不管小龍女的出身和年紀，也不管她是否被人玷污，他愛她，就是愛她，從不退縮，從不逃避。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

假如小龍女因為自覺身子已被人玷污，又覺得自己年紀比楊過大，所以配不上楊過，因此而將楊過讓【17】給了黃蓉■有誤！■，而且對他們說：「你們才是真正相配的，你們在一起才能得到幸福。」

假如這故事真是這樣的結局，我一定會氣得吐血。

有些人也許會認為這故事的傳奇性太濃，太不實際，但我却認為愛情故事本來就應該是充滿幻想和「羅曼蒂克」的。

□

□

□

就因為我自己從小就不喜歡結局悲慘的故事，所以我寫的故事，大多數都有很圓滿的結局。

有人說：悲慘的情操比喜劇高。

我一向反對這種說法，我總希望能為別人製造些快樂，總希望能提高別人對生命的信心和愛心。

假如每個人都能對生命充滿了熱愛，這世界豈非會變得更美麗得多？

有一次去花蓮，有人介紹了一位朋友給我，他居然是我的讀者。

他是個很誠實、很老實的人，這種人通常都吃過別人的虧，上過別人的當，他也不例外。

一夜在微醺之後，他告訴我，有一陣他也曾很消沉，甚至想死，但看了我的小說後，他忽然又發現生命還是值得珍惜的。

我聽了他的話，心裏的愉快真像得到了最榮譽的勳章一樣。

在我早期的小說「孤星傳」裏，我曾寫過一個很荒唐的故事。

一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在他們去捉蝴蝶的時候，他們的家忽然被毀滅，等他們帶着美麗的蝴蝶回【18】去時，他們的父母親人都已慘死，他們的家已變成一片廢墟。

他們的年紀還小，但世界上却已沒有他們可以依靠的人。

他們只有靠自己。

從此那男孩子就用盡一切力量，來照顧那女孩子，他吃盡了各種苦，受盡了飢寒的折磨，有了吃的和穿的，他總是先讓給他的小情人。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發育當然不能健全。

到後來他們終於遇到救星，有兩位世外高人分別收容了他們。

男孩子跟着一個住在塔上的孤獨老人走了，收容那女孩子的，却是位聲名很顯赫的女俠。

他們雖然暫時分別，但他們知道遲早總有再相聚的一天。

所以他們拼命努力，都練成了一身很高深的武功。

男孩子練的武功屬於陰柔一類的，而且大部份時候都就在那孤塔上，再加上他發育時所受到的折磨，他長大了後，當然是個很矮小的人。

那女孩子練的功夫却是健康的，發育也非常健全。

等他們歷盡千辛萬苦，重新相聚的時候，他們的滿懷熱望忽然像冰一樣被凍住了。

那男孩子站在女孩子面前，簡直就像是個侏儒。

這種結局本來充滿對人生的諷刺，本來應該是個很尖酸的悲劇。

【19】

但是我不肯。

我還是讓他們兩個人結合了，而且是江湖中最受人羨慕、最受人尊敬的一對恩愛夫妻。

因為他們的愛情並沒有因任何事改變，所以直得受人尊敬。

這悲劇竟變成了喜劇。

人生也是這樣子的，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有決心，有信心，就可以將悲劇變為喜劇。

邱吉爾是個偉人，也是個很樂觀的人，他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

「不幸的遭遇，常能使人逃避更大的不幸。」

只要你能抱着這種看法，生命中就沒有什麼事能打擾你了。

失敗雖然不好，但成功却往往是從失敗中得來的。

## 六

但人生中的確有很多悲劇存在，所以任何作者都不能避免要寫悲劇。

「蕭十一郎」就是個悲劇。

一對武林中最受人尊敬的夫妻，妻子竟然愛上了個聲名狼藉的大盜。

在當時的社會中，這無疑是個悲劇。

有很多寫作的朋友在談論這故事時，都說蕭十一郎最後應該為沈璧君而死的，這樣才能讓讀者留下一個雖辛酸，却美麗的回憶，這樣的格調才高。

我還是不願意。

在最後，我還是為這對戀人留下了一條路，還是為他們留下了希望。

「阿飛的故事」也是悲劇。

他愛上了一個最不值得他愛的女人，而她根本不愛他。

在這種情況下，悲劇的結局是無法避免的。

但阿飛却並沒有因此而倒下去，他反而因此而領悟了真正的人生和愛情。

他並沒有被悲哀擊倒，反而從悲哀中得到了力量。

這就是「多情劍客無情劍」和「鐵膽大俠魂」的真正主題。

但是這概念並不是我創造的，我是從毛姆的「人性枷鎖」中偷來的。

□

□

□

模倣絕不是抄襲。



我相信無論任何人在寫作時，都免不了要受到別人的影響。

「米蘭夫人」雖然是在德芬·杜·莫里哀的陰影下寫成的，但誰也不能否認它還是一部偉大的傑作。

在某一個時期的瓊瑤作品中，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蝴蝶夢」和「咆哮山莊」。

「藍與黑」這名字，也絕不是抄襲「紅與黑」的，因為他有他自己的思想和意念。

【21】

你若被一個人的作品所吸引所感動，在你寫作時往往就會不由自主的模倣他。

我寫「流星、蝴蝶、劍」時，受到「教父」的影響最大。

「教父」這部書已被馬龍白蘭度拍成一部非常轟動的電影，「流星、蝴蝶、劍」中的老伯，就是「教父」這個人的影子。

他是「黑手黨」的首領，頑強得像是塊石頭，却又狡猾如狐狸。

他雖然作惡，却又慷慨好義，正直無私。

他從不怨天尤人，因為他熱愛生命，對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充滿愛心。

我看到這麼樣一個人物時，寫作時就無論如何也丟不開他的影子。

但我却不承認這是抄襲。

假如我能將在別人的傑作中看到那些偉大人物全都介紹到武俠小說中來，就算被人侮罵譏笑，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武俠小說中，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些偉大的人，可愛的人，絕不是那些不近人情的神。

□

□

□

無論寫那種小說，都要寫得有血有肉，但却絕不是那種被劍刺出來的血，被刀割下來的肉，更不是那種「血肉橫飛」、「血肉模糊」的血肉。

我說的血肉，是活生生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22】

我說的血，是熱血，就算要流出來，也要流得有價值。

鐵中棠、李尋歡、郭大路……都不是喜歡流血的人。

但是他們寧可自己流血，也不願別人為他們流淚。

他們的滿腔熱血，隨時都可以為別人流出來，只要他們認為他們做的事有價值。

他們隨時可以為了他們真心所愛的人而犧牲自己。

他們的心裏只有愛，沒有仇恨。

這是我寫過的人物中，我自己最喜歡的三個人。

但他們是人，不是神。

因為他們也有人的缺點，有時也受不了打擊，他們也會痛苦、悲哀、恐懼。

他們都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但他們的性格却是完全不同的。

鐵中棠沉默寡言，忍辱負重，就算受了別人的冤屈和委曲，也從無怨言，他為別人所作的犧牲，那個人從來不會知道。

這種人的眼淚是往肚子裏流的，這種人就算被人打落牙齒，也會和着血吞下肚子裏去。

但郭大路却不同了。

郭大路是個大叫大跳、大哭大笑的人。

他要哭的時候就大哭，要笑的時候就大笑，朋友對不起他時，他會指着這個人的鼻子大罵，但一分鐘【23】之後，他又會當掉褲子請這個人喝酒。

他喜歡誇張，喜歡享受，喜歡花錢，他從不想死，但若他要出賣朋友，他寧可割下自己的腦袋來也絕不答應。

他有點輕佻，有點好色，但若真正愛上一個女人時，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令他改變。

李尋歡的性格比較接近鐵中棠，却比鐵中棠更成熟，更能了解人生。

因為他經歷的苦難太多，心裏的痛苦也隱藏得太久。

他看來彷彿很消極，很厭倦，其實他對人類還是充滿了熱愛。

對全人類都充滿了熱愛，並不僅是對他的情人，他的朋友。

所以他才能活下去。

他平生唯一折磨過的人，就是他自己。

□ □ □

李尋歡和鐵中棠、郭大路還有幾點不同的地方。

他並不是個健康的人，用現代的醫藥名詞來說，他有肺結核，常常會不停的咳嗽，有時甚至會咳出血來。

在所有的武俠小說主角中，他也許是身體最不健康的人。

但他的心理却是絕對健康的，他的意志堅強如鋼鐵，控制力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24】

他避世，逃名，無論做了什麼事，都不願讓別人知道。

可是在他活着時，就已成為個傳奇人物。

見過他的人並不多，沒有聽過他名字的人却很少，尤其是他的刀。

小李飛刀。

他的刀從不隨便出手，但只要一出手，就絕不會落空。

我一向很少寫太神奇的武功，小李飛刀却是絕對神奇的。

我從未描寫這種刀的形狀和長短，也從未描寫過它是如何出手，如何練成的。

我只寫過他常常以雕刻來使自己的手穩定，別的事我都留給讀者自己去想像。

武俠小說中的武功，本來就是全部憑想像創造出來的。

事實上，他的刀也只能想像，無論誰都無法描寫出來。

因為他的刀本來就是個象徵，象徵着光明和正義的力量。

所以上官金虹的武功雖然比他好，最後還是死在他的飛刀下。

因為正義必將戰勝邪惡。

黑暗的時候無論多麼長，光明總是遲早會來的。

所以他的刀既不是兵器，也不是暗器，而是一種可以令人心振奮的力量。

人們只要看到小李飛刀的出現，就知道強權必將被消滅，正義必將伸張。

【25】

這就是我寫「小李飛刀」的真正用意。

## 七

武俠小說中，出現過各式各樣奇妙的武器。

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鞭鐃鎚抓、練子槍、流星鎚、方便鏟、跨虎籃、盤龍棍、弧形劍、三節棍、降魔刀、判官筆、分水鏢、峨嵋刺、大白蠟竿子……

刀之中又有單刀、雙刀、鬼頭刀、九環刀、戒刀、金背砍山刀……

這些武器的種類已够多，但作者們有時還是喜歡爲他書中的主角創造出一種獨門的奇特武器，有的甚至可以作七八種不同的武器使用，甚至還可以在危急時射出暗器和迷藥來。

但武器是死的，人却是活的。

一件武器是否能令讀者覺得神奇刺激，主要還是得看使用它的是什麼人。

在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有幾種。

張杰鑫的「三俠劍」中，「飛天玉虎」蔣伯芳用的亮銀盤龍棍。

這條棍的本身，並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絕對比不上「金鏢」勝英用的魚鱗紫金刀，更比不上「海底撈月」葉潛龍用的削鐵如泥的寶劍，也比不上「混海金鯨」孟金龍用的降魔杵。

就因為使用它的人是「飛天玉虎」蔣伯芳，所以才讓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26】

二十年前我看這本小說時，只要一看到蔣伯芳亮出他的盤龍棍，我的心就會跳。

「鷹爪王」的手是種武器。

但是武俠小說最常見的武器，還是刀和劍。

尤其是劍。

正派的大俠們，用的好像大多數是劍。

一塵道長的劍，李慕白的劍，上官瑾的劍，展昭的劍，金蛇郎君的劍，紅花會中無塵道長的劍，「蜀山」中三英二雲的劍.....

這些都是令人難忘的。

但武功到了極峯時，就不必再用任何武器了，因為他「飛花摘葉，已可傷人」，任何東西到了他手裏都可以變成武器。

因為他的劍已由有形，變為無形。

所以武俠小說中的絕頂高手，通常都是寬袍大袖，身無寸鐵的。

這也是種很有趣的現象。

好像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一個人的血肉之軀，是不是能比得上殺人的利器？

□ □ □

暗器也是殺人的利器。

【27】

有很多人都認為，暗器是雕蟲小技，既不够光明正大；也算不了什麼本事，所以真正的英雄好漢，是不該用暗器的。

其實暗器也是武器的一種。

你若仔細想一想，就會發現現代的武器其實就是暗器。

手槍和袖箭又有什麼分別？機關槍豈非就是古時的連珠弩箭？

練暗器也跟練刀練劍一樣，也是要花苦功夫的，練暗器有時甚至比練別的武器還要困難些。

若練暗器的人，不但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還要有一雙穩定的手。

如果你不在背後用暗器傷人，暗器就是完全不可非議的。

武俠小說中令人難忘的暗器也很多。

俞三絕的「十二金錢鏢」、「彈指神通」的毒砂、柳家父女的鐵蓮子.....

這些雖不是白羽所創造的暗器，但是他的確描寫得很好。

王度廬的小說中，描寫的玉嬌龍的小弩箭，也跟她的人一樣，驕縱、潑辣，絕不給人留餘地。

他已將玉嬌龍的性格和她的暗器溶為一體，這種描寫無疑是非常成功的。

「書劍恩仇錄」中的「千手如來」趙半山，是武俠小說中暗器最犀利，心腸却最慈最軟的人。

「七俠五義」中的「白眉毛」徐良也一樣，他的全身上下都是暗器，無論在任何情況、任何角度下，都可以發出暗器來。

【28】

「金鏢」勝英的甩頭一只、迎門三不過，孟金龍的飛抓，上官瑾的鐵膽，鄭證因寫的子母金梭，出手雙絕.....

這些都是描寫得很成功的暗器。

但在武俠小說被寫得最多的，還是四川「唐門」的毒藥暗器。

四川是不是真的有「唐門」這一家人，誰也不能確定。

但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跟我自己一樣，幾乎都已相信他的存在。

因為這一家人和他們的毒藥暗器，幾乎在每一個武俠小說作家的作品中都出現過，幾乎已和少林、武當，這些門派同樣真實。

假如它只不過是憑空創造出來的，那麼這創造實在太成功了。

只可惜現在誰也記不得究竟是那一位作者先寫出這一家人來的。

在「名劍風流」中，我曾將這一家人製造暗器的方法加以現代化，就好像現在的間諜小說中，製造秘密武器一樣。

我寫的時候自己覺得很愉快，很得意，因為我認為唐家既能以他的暗器在武林中獨樹一幟，那麼這種暗器當然是與眾不同的，製造它的方法當然應該要保密。

但現在我的觀念已改變了。

唐家暗器的可怕，也許並不在於暗器的本身，而在於他們暗器的手法。

【29】

暗器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一張平凡的弓，一支平凡的箭，到了養由基手裏，就變成神奇了。

所以現在我已將寫作的重點，完全放在「人」的身上。

各式各樣的人，男人，女人。

□ □ □

無論誰都不能否認，這世界上絕不能沒有女人。

「永恒的女性，引導人類上昇。」

所以連武俠小說中也不能沒有女人。

女人也跟男人一樣，有好的，有壞的，有可愛的，也有可恨的。

俞秀蓮是個典型的北方大姑娘，豪爽、坦白、明朗，但她也是個典型的舊式女性。

所以她雖然深愛着李慕白，却從不敢採取主動來爭取自己的幸福。

她雖然很剛強，但心裏有了委曲和痛苦時，也只有默默的忍受。

若是我寫這故事，結局也許就完全不同了。

我一定會寫她跟定了李慕白，李慕白走到那裏，她就跟到那裏，因為她愛他，愛得很深。

這種寫法當然不如王度廬的寫法感人，我自己也知道。

但我還是會這麼樣寫的。

【30】

因為我實在不忍讓這麼一個可愛的女人，痛苦孤獨一生。

王度廬寫玉嬌龍，雖然驕縱、任性，但始終還是不敢，也不願意光明正大的嫁給羅小虎。

因為她總覺得自己是個千金小姐，羅小虎是個強盜，總認為羅小虎配不上她，世俗的禮教和看法，已在她心裏生了根。

俞秀蓮不能嫁李慕白，是被動的，玉嬌龍不能嫁羅小虎，却是她自己主動的。

所以我不喜歡玉嬌龍。

所以我寫沈璧君，她雖然溫柔、順從，但到了最後關頭，她還是寧願犧牲一切，去跟着蕭十一郎。

我總認為女人也有爭取自己幸福的權利。

這種觀念在那種時代當然是離經叛道，當然是行不通的。

但又有誰能否認，當時那種時代裏，沒有這種女人？

「鐵膽大俠魂」中的孫小紅，「絕代雙驕」中的蘇櫻，「大人物」中的田思思……就都是在這種觀念下寫成的。

她們敢愛，也敢恨，敢去爭取自己的幸福，但她們的本性，並沒有失去女性的溫柔和嫵媚，她們仍然是個女人。

女人就應該是個女人。

這一點看法我和張徹先生完全相同，我的小說中是完全以男人為中心的。

【31】

在很小的時候，我就不喜歡看那種將女人寫得比男人還要厲害的武俠小說。

我不喜歡「羅刹夫人」，就因為朱貞木將羅刹夫人寫得太厲害了，沐天瀾在她面前，簡直就像是個只會吮手指的孩子。

這並不是因為我看不起女人——我從來也不敢看不起女人，英雄如楚之霸王項羽，在虞姬面前也服貼得很。

但虞姬若也像項羽一樣，叱咤風雲，躍馬橫槍於千軍萬馬之中，那麼她就不是個可愛的女人了。

女人可以令男人降服的，應該是她的智慧、體貼和溫柔，絕不該是她的刀劍。

我尊敬聰明溫柔的女人，就和我尊敬正直俠義的男人一樣。

□ □ □

「俠」和「義」本來是分不開的，只可惜有些人將「武」寫得太多，「俠義」却寫得太少。

男人間那種肝膽相照、至死與共的義氣，有時甚至比愛情更偉大，更感人！

王度廬寫李慕白和俞秀蓮之間的感情固然寫得好，寫李慕白和德嘯峯之間的義氣寫得更好。

德嘯峯對李慕白的友情，是完全沒有條件的，他將李慕白當做自己的兄弟手足，他為李慕白做事，從不希望報答。

他獲罪後被發放離家時，還高高興興的拍着李慕白的肩膀，說自己早就想到外面去走動走動了，還再三要李慕白不要為他難受。

【32】

他被人欺負時，還生怕李慕白為了替他出氣而殺人獲罪，竟不敢讓李慕白知道。

這種友情是何等崇高，何等純潔，何等偉大！

李尋歡對阿飛也是一樣的，他對阿飛只有付出，從不想收回什麼。

愛情是美麗的，美麗如玫瑰，但却有刺。

「世上唯一無刺的玫瑰就是友情！」

愛情雖然比友情強烈，但友情却更持久，更不計條件，不問代價。

勇氣也應該是持久的。

在一瞬間憑血氣之勇去拼命，無論是殺了人，還是被殺，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勇氣。

蘇軾在他的「留侯論」中，曾經說過：「匹夫見薄，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這段文章對勇氣已解釋得非常透澈。

勇氣是知恥，也是忍耐。

一個人被侮辱，被冤枉時，還能夠咬緊牙關，繼續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事，這才是真正的勇氣。

所以楊過是個有勇氣的人，鐵中棠也是，他們絕不會因為任何外來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意志。

敢承認自己的錯誤，也是種了不起的勇氣。

武俠小說中若能多描寫一些這種勇氣，那麼武俠小說的作者一定比現在更受人尊敬了。

【33】

【34】

七個不平凡的人。

七種不可思議的武器。

七段完全獨立的故事。

**【1】**

**【2】**



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城；  
仙人撫我頂，結髮授長生。

## 風雲客棧

一

黃昏。

石板大街忽然出現了九個怪人，黃麻短衫，多耳麻鞋，左耳上懸着個碗大的金環，滿頭亂髮竟都是赤紅色的，火焰般披散在肩上。

這九個人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容貌雖然不同，臉上却全都死人般木無表情，走起路來肩不動、膝不彎，也像是殭屍一樣。

他們慢慢的走過長街，只要他們經過之處，所有的聲音立刻全都停止，連孩子的哭聲都被嚇得突然停頓。

### 【3】

大街盡頭，一根三丈高的旗桿上，挑起了四盞斗大的燈籠。

朱紅的燈籠，漆黑的字。

「風雲客棧」。

九個赤髮黃衫的怪人，走到客棧門前，停下腳步，當先一人摘下了耳上金環，一揮手，「奪」的，釘在黑漆大門旁的石牆上。

火星四濺，金環竟嵌入石頭裏。

第二人左手扯起肩上一束赤髮，右掌輕輕一削，宛如刀鋒。

他將這束用掌緣割下來的赤髮，繫在金環上，九個人就又繼續往前走。

赤髮火焰般在風中飛捲，這九個人却已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

就在這時，暮色中却又馳來八匹健馬，馬蹄踏在石板大街上，如密雨敲窗，戰鼓雷鳴。

馬上人一色青布箭衣，青帕包頭，腳上搬尖洒鞋，繫着倒趕千層浪的綁腿，一個個全都是神情剽悍，身手矯捷。

八匹馬在風雲客棧門前飛馳而過，八個人同時一揮手。

刀光如閃電一般一亮，又是「奪」的一聲响，海碗般粗的旗桿上，已多了八柄雪亮的鋼刀。

刀柄猶在不停的顫動，柄上的紅綢刀衣「呼」的一聲捲起。

八匹馬却已看不見了。

#### 【4】

□ □ □

暮色更濃，大街上突又响起了一陣蹄聲，彷彿比那八騎馳來時更急更密。

但來的却只有一匹馬。

一匹白馬，從頭到尾，看不到絲毫雜色，到了客棧門前，突然一聲長嘶，人立而起。

大家這才看清馬上的人，是個精赤着上身的虬髯大漢，一身黑肉就像是鐵打的。

這大漢收韁勒馬，看見了門側的金環赤髮，也看見了旗桿上的八把刀，突然冷笑了一聲，自馬鞍上一躍而下，左右雙手握住了兩條馬腿。

只聽他吐氣開聲，霹靂般一聲大吼，竟將這匹馬高高的舉了起來，送到門簷上。

白馬又一聲長嘶，馬鬃飛舞，四條腿却似已釘在門簷上，動也不動。

虬髯大漢仰天一聲長笑，洒開大步，轉瞬間也已走得不知去向，只留下一匹白馬孤伶伶的站在暮雲西風裏，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異。

□ □ □

長街上已看不見人影，家家戶戶都閉上了門。

風雲客棧中也寂無人聲，本來住店的客人，看到這一枚金環、八柄鋼刀時就早已從後門溜了。那匹白馬却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西風裏，就像是石頭雕成的。

這時靜寂的長街上，忽然又有個藍衫白襪，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士施施然走了過來，神情彷彿很悠閒，**【5】**但一雙眸子裏却閃着精光。

他背負着雙手，施施然走到客棧門前，抬頭看了一眼，長嘆道：「好馬！端的是好馬！只可惜主人無情，委屈你了。」他背負着的手突然一揚，長袖飛捲，帶起了一陣急風。

白馬受驚，又是一聲長嘶，從門簷上躍下。

這中年文士雙手一托，竟托住了馬腹，將這匹馬輕輕放在地上，拍了拍馬腹，道：「回去載你的主人來，就說這裏有好朋友在等着他。」

白馬竟似也懂得人意，立刻展開四蹄，飛馳而去。

中年文士隨手拔下了門側的金環，走入客棧，在旗桿上一敲。

八柄鋼刀立刻同時落了下來。

中年文士長袖又捲，已將這八柄刀捲在袖裏，沉聲道：「掌旗何在？」

客棧中突然掠出一條瘦小的人影，猿猴般爬上旗桿，一眨眼間人已在桿頭。

桿頭上立刻有一面大旗飛捲而出。

雪白的旗幟上，繡着條張牙舞爪的烏黑長龍，彷彿也將破雲飛去。

## 二

夜。

### 【6】

無星無月，雲暗風高。

院子裏却是燈火通明，還擺着一桌酒。

中年文士正在曼聲低吟，自斟自飲，忽然舉起酒杯，對着院外一株大榕樹笑了笑，道：「久聞苗幫主有江海之量，既已來了，爲何還不下來共飲一杯？」

榕樹濃蔭中，立刻也响起了一陣夜梟般的怪笑聲，一條人影箭一般射下來，落在地上，却輕得像是四兩棉花。

這人獅鼻濶口，滿頭赤髮，耳垂却戴着三枚金環，人已落下，金環還在不停的「叮噹」作响，正是赤髮髯的總瓢把子，「火焰神」苗燒天。

他的一雙眼睛裏，也彷彿有火焰在燃燒着，盯着這中年文士，沉聲道：「閣下可是青龍會中的公孫堂主？」

中年文士長身抱拳，道：「正是公孫靜。」

苗燒天夜梟般的笑聲又响了起來，大笑道：「果然不愧是青龍會的第一號人物，好亮的一雙招子。」

突聽馬蹄响，如密雨連珠般急馳而來。

苗燒天兩道火焰般的濃眉皺了皺，道：「小張三也來了，來得倒真不慢。」

馬蹄聲突然停頓，一人朗聲笑道：「青龍老大的約會，江湖中有誰敢來慢了的？」

朗笑聲中，一個人已越牆而入，一身雪白的急服勁裝，特地將衣襟敞開，露出堅實強壯的胸膛，却比【7】衣裳更白。

苗燒天一挑大拇指，哈哈大笑道：「好一個白馬小張三，幾年不見，你怎麼反倒越長越年青，越長越漂亮了！老苗若有女兒，一定挑你做女婿。」

白馬張三淡淡道：「你就算有女兒，也沒有人敢要的。」

苗燒天瞪眼道：「爲甚麼？」

白馬張三道：「像閣下這副尊容，生出來的女兒也一定好不了那兒去。」

苗燒天瞪着他，瞪了半天，道：「今天我們是專做買賣的，要打架也不必着急。」

白馬張三道：「要喝酒呢？」

苗燒天大笑道：「那就越急越好了，來，咱們哥兒倆先來敬公孫堂主三杯。」

公孫靜笑了笑，道：「在下酒量不好，不如還是讓在下先敬三位一杯。」

苗燒天又皺了皺眉，道：「三位？」

只聽對面屋脊上一人笑道：「河東赤髮、河西白馬既然都已來了，趙某怎敢來遲？」

苗燒天道：「太行趙一刀？」

他已用不着再等人回答。

他已看見了一柄雪亮的刀，快刀！

□ □ □

【8】

沒有刀鞘。

雪亮的刀就插在他的紅腰帶上。

青布箭衣，青帕包頭，一條腰帶布比苗燒天的頭髮還紅，恰巧和他血紅的刀衣相配。

公孫靜目光却像是他的刀，刀一般從他們臉上刮過，緩緩道：「青龍會發出了十二張請帖，今夜却只到了三位，還有九位莫非已不會來了？」

趙一刀道：「好，問得乾脆。」

公孫靜道：「三位不遠千里而來，當然不是來聽廢話的。」

趙一刀道：「的確不是。」

苗燒天癡笑道：「還有那九位客人，至少已有三位不會來了。」

趙一刀道：「六位。」

苗燒天道：「青竹幫、鐵環門和太原李家來的人是我做了的。」

趙一刀道：「十二連環塢，長江水路，和辰州言家拳的三位朋友，半路上忽然得了怪病，頭痛如裂，所以……」

苗燒天道：「所以怎麼樣？」

趙一刀道：「他們的頭現在已不疼了。」

苗燒天道：「誰替他們治好了的？」

【9】

趙一刀道：「我。」

苗燒天道：「怎麼治的？」

趙一刀道：「我砍下了他們的腦袋。」

他淡淡的笑着道：「無論誰的頭被砍下來後，都不會再疼的。」

苗燒天大笑，道：「好法子，真痛快。」

白馬張三忽然道：「萬竹山莊和飛魚塘來的兩位前輩，只怕也不能來了。」

苗燒天道：「哦？」

白馬張三道：「他們都已睡着，而且睡得很深很沉。」

苗燒天道：「睡在那裏？」

白馬張三道：「洞庭湖底。」

苗燒天大笑道：「妙極，那裏睡覺不但涼快，而且絕不會被人吵醒。」

白馬張三淡淡道：「我對武林前輩們，一向照顧得很周到的。」

趙一刀道：「該來的人，想必都已來了，却不知青龍會的貨在那裏？」

公孫靜微笑道：「好，問得乾脆。」

趙一刀道：「堂主專程請我們來，當然也不是爲了要聽廢話的。」

公孫靜慢慢的點了點頭，道：「的確不是。」

**【10】**

趙一刀道：「堂主是不是想着先聽聽我們的價錢？」

公孫靜道：「現在還不急。」

趙一刀道：「還等甚麼？」

公孫靜道：「這批貨我們得來不易，總希望出價的人多些，出的價才會高些。」

苗燒天瞪眼道：「堂主還要等人？」

公孫靜道：「莫忘記本堂還有九位客人要來，閣下却只做掉了八位。」

苗燒天道：「還有一個人是誰？」

公孫靜笑了笑，道：「是個頭既不疼，也不會睡着的人。」

苗燒天冷笑道：「老實說，這批貨赤髮幫已勢在必得，無論再有甚麼人來，也一樣沒用。」

白馬張三冷冷道：「青龍會做生意一向公道，只要赤髮幫的價錢高，這批貨自然歸赤髮幫。」

苗燒天厲聲道：「莫非你還想搶着出價？」

白馬張三道：「否則我爲何要來？」



苗燒天霍然長身而起，瞪着他，耳上的金環又在叮叮作响。

突聽車麟馬嘶，一輛六匹馬拉的華麗大車，停在門外。

四個挺胸凸肚的彪形大漢，跨着車轅，一躍而下，躬身拉開了車門。

過了半晌，才有個面白無鬚，癡肥臃腫的白胖子，喘着氣從車廂裏出來，還沒有走到三步路，已累得【11】氣喘如牛。

他身後還有個又高又瘦的黑衣人，像影子般緊緊跟着他，一張焦黃的臉，兩隻眼睛凹了下去，像是個癆病鬼，但腳步却極輕健，腰上掛着對鐵光閃閃的東西，仔細一看，竟是對弧形劍。

這種外門兵刃不但難練，而且打造也不容易。江湖中使這種兵刃的人一向不多，能使這種兵刃的，十個人中就有九個是高手。

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三雙銳利的眼睛立刻盯在這對弧形劍上。

白馬張三皺了皺眉，沉聲道：「這人是誰？」

公孫靜道：「蘇州萬金堂的朱大少。」

白馬張三道：「他的保鏢呢？」

公孫靜微笑道：「只怕是個保鏢的。」

白馬張三沉吟着，霍然轉向趙一刀，道：「他是不是從你那條路上來的？」

趙一刀道：「好像是。」

白馬張三道：「他的頭怎麼不疼？」

趙一刀道：「他就算頭疼，我也治不了。」

白馬張三道：「爲甚麼？」

趙一刀淡淡道：「他的頭太大了。」

【12】

□ □ □

朱大少已經坐下來，却還是在不停的擦着汗，喘着氣。

他一共也只不過走了二三十步路，看來却像是剛爬過七八座山似的。

那黑衣人也還是影子般貼在他身後，寸步不離。一雙鷹爪般乾枯瘦削的手，也始終未離開過腰畔的那對奇門弧形劍。

他深凹的漆黑眼睛裏，帶着種奇特的嘲弄之意，彷彿正在嘲笑着眼前這些人，爲甚麼要來白跑這麼一趟。

風雲客棧的燈籠在風中搖盪，苗燒天耳上的金環猶在叮噹發响。

白馬張三似乎覺得有些寒意，悄悄的將自己敞開的衣襟拉緊了些。

趙一刀却在看着面前的酒杯沉思，心裏彷彿有個很大的難題要他來下決定。

沒有人說話，因爲彼此之間都充滿敵意。

公孫靜却顯然很欣賞他們這種敵意，長長的鬆了口氣，微笑着道：「四位縱不相識，想必也已彼此聞名，用不着我再引見了。」

苗燒天道：「的確用不着。」

白馬張三道：「我們本就不是來交朋友的。」

苗燒天斜眼盯着他，道：「就算本來是朋友，爲了這批貨，也不是朋友了。」

【13】

白馬張三冷笑一聲道：「苗峒主一向是個明白人。」

苗燒天也冷笑了兩聲，道：「現在人既已到齊，貨呢？」

公孫靜道：「當然有貨的，只不過……」

苗燒天道：「只不過怎麼樣？」

公孫靜道：「青龍會做生意，一向規規矩矩，講究的是童叟無欺，現金交易。」

苗燒天道：「好！」

他一拍手，那九個麻衣赤髮的怪人，就已忽然自黑暗中出現，每個人手裏都提着個麻布包袱，份量顯然不輕。

這時門口已又响起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那虬髯大漢雙手高舉着個大鐵箱，一步步走了進來，黑鐵般的肌肉一塊塊凸起，每一步踩下去，地上就立刻多出個很深的脚印。

公孫靜微笑道：「金環八牆，白馬嘯風，在下一見，就知道赤髮九傑和金剛力士都已來了。」

白馬張三道：「莫忘了還有急風八刀。」

趙一刀終於抬起頭笑了笑，道：「河東赤髮，河西白馬，全部財雄勢大，太行快刀怎麼敢來爭鋒，這批貨，咱們兄弟就算放棄了。」

苗燒天仰面狂笑道：「好，趙老大才真的是明白人。」

他笑聲忽然停頓，目光火焰般盯着朱大少，沉聲道：「却不知萬金堂的少主人意下如何？」

【14】

朱大少的喘息總算已停止，正在凝視着自己的手，就好像一個少年在看着他的初戀情人的手兒一樣。

可是他還是回答了苗燒天問他的話，他反問道：「你在問我有甚麼意見？」

苗燒天道：「哼。」

朱大少道：「我沒有意見，我一向很懶得動腦筋。」

苗燒天面上已現出怒容，道：「沒有意見？有沒有金子？」

朱大少道：「有。」

苗燒天道：「帶來了多少？」

朱大少道：「你想看看？」

苗燒天道：「這裏一向講究的是現金交易。」

朱大少道：「你已經看過了。」

苗燒天道：「在那裏？」

朱大少道：「我說出來的話就是現金。」

苗燒天的臉沉了下來，道：「所以你說多少，就算多少？」

朱大少道：「不錯。」

苗燒天道：「我若出價十萬，你就說十萬另一百兩？」

朱大少道：「你果然是個明白人。」

【15】

苗燒天的目光，忽然移向那對弧形劍。

那九個麻衣赤髮的怪人，已悄悄展動身形，將朱大少包圍。

朱大少却還是在凝視着自己的一雙手，好像世上除了這雙手外，已沒有任何值得他看的東西。

突聽「叮」的一聲，金環相擊，苗燒天的手已向弧形劍抓了過去。

他的出手快而準。

他從未想到還有一雙手比他更快——一雙肥胖而保養得極好的手。

他的手還未搭上弧形劍，這雙手已忽然間將耳上的金環解下來。

金環相擊，又是「叮」的一响。

苗燒天凌空翻身，退出兩丈。

黑衣人還是影子般貼在朱大少身後，一動也不動。

朱大少還是凝視着自己的手，只不過手裏却已赫然多了對金環。

□

□

□

白馬張三的臉色也變了。

趙一刀看着面前的酒杯，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白馬張三道：「甚麼意思？」

趙一刀道：「他就算頭疼，我也治不好的。」

【16】

白馬張三也不禁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不錯，他的頭實在太大了。」

□ □ □

公孫靜面上又露出微笑，緩緩道：「既然大家都已帶來了現金，現在先不妨去看貨了。」

苗燒天眼睛裏佈滿紅絲，瞪着朱大少。

朱大少却悠然道：「不錯，還是先看貨的好，也許我還未必肯出價哩。」

他將手裏的金環放在桌面上，掏出雪白的絲巾，仔細的擦了擦手，才慢慢的站起來，道：「請，請帶路。」

公孫靜道：「請，請隨我來。」

他第一個走向客棧，朱大少慢慢的跟在身後，彷彿又開始在喘氣。

黑衣人還是寸步不離的跟着他，現在，白馬張三總算已明白他眼睛裏，爲甚麼會有那種奇特的嘲弄之色了。

他嘲笑的並不是別人，是他自己。

因爲只有他自己明白，他在保護着的人，根本就不需要他來保護。

苗燒天走在最後，手裏緊緊的抓着那對金環，手背上青筋凸起。

【17】

他本已不該來的，却非來不可。

那批貨就像是有種奇怪的吸力，將他的脚步一步步吸了過去。

不到最後關頭，他絕不肯放棄任何機會的。

石階本來向上，但這時却忽然向下沉落，露出了條陰暗的地道。

地道的入口，石像般站着兩個人，以後每隔十幾步，都有這麼樣兩個人站着，臉色陰沉得就像是牆上的青石一樣。

石牆上刻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青龍。

青龍會據說有三百六十五處秘密的分壇，這地方無疑就是其中之一。

地道的盡頭處，還有道很粗的鐵柵。

公孫靜從貼身的腰帶裏，拿出一大串鎖匙，用其中三根，打開了門上的三道鎖，防守在鐵柵後的兩個人將這道門拉開。

但這道門却還不是最後的一道門。

公孫靜面帶着微笑，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能到得了這裏，這裏的守衛並不是很難對付的人，但無論誰到了這裏，再想往前走，就很難了。」

朱大少道：「爲甚麼？」

公孫靜道：「從這裏開始，到前面的那扇門之間，一共有十三道機關埋伏，我可以保證，世上能闖【18】過這十三道埋伏的人，絕不會超過七個。」

朱大少嘆了口氣，道：「幸好我絕不會是這七個人其中之一。」

公孫靜笑得更溫和有禮，道：「你爲甚麼不試試？」

朱大少道：「以後我說不定會來試試的，但現在還不行。」

公孫靜道：「爲甚麼？」

朱大少道：「因爲我現在活得還很有趣。」

□ □ □

從鐵柵到石門其實並不遠，但聽過公孫靜說的話之後，這段路就好像立刻遠了十倍。

石門更沉重。

公孫靜又用三把鎖匙開了門，兩尺厚的石門裏，是一間九尺寬的石屋子；屋裏陰森而寒冷，彷彿已到了古代帝王陵墓的中心；本來應該停放棺材的地方，現在却擺着個巨大的鐵箱，打開這鐵箱，當然至少還需要三把鎖匙，但這三把鎖匙還不是最後的三把，因爲大鐵箱中還有個小鐵箱。

朱大少又嘆了口氣，道：「就憑這種防守之嚴密，我們也該多出些價錢才是。」

公孫靜微笑道：「朱大少的確是個明白人。」

他捧出那小鐵箱，打開。

他溫和動人的微笑突然不見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嘴裏被人塞入了個爛柿子。

【19】

□ □ □

鐵箱竟是空的，裏面只有一張紙，紙上只有九個字：「謝謝你，你真是個好人。」



#### 四

石室中陰森而寒冷，公孫靜却已開始在流汗，黃豆般大的冷汗，一粒一粒從他蒼白的臉上流下來。

朱大少看着他，目光溫柔得就像是在看着自己的手時一樣，柔聲道：「你一定知道的。」

公孫靜道：「知……知道甚麼？」

朱大少道：「知道是誰在謝你。」

公孫靜雙拳緊握，突然轉身衝了出去。

朱大少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他的確是個好人，只可惜好人據說都活不長的……」

□

□

□

「假如世上真的只有七個人能闖過這十三道埋伏，是那七個人呢？」

「其中至少有一個人是絕無疑問的，無論你怎麼算，他都必定是這七個人其中之一。」

「這人是誰？」

「白玉京！」

## 天上白玉京

—

白玉京並不在天上，在馬上。

他的馬鞍已經很陳舊，他的靴子和劍鞘同樣陳舊，但他的衣服却是嶄新的。

劍鞘輕敲着馬鞍，春風吹在他臉上。

他覺得很愉快，很舒服。

舊馬鞍坐着舒服，舊靴子穿着舒服，舊劍鞘絕不會損傷他的劍鋒，新衣服也總是令他覺得精神抖擻，活力充沛。

但最令他愉快的，却還不是這些，而是那雙眼睛。

前面一輛大車裏，有雙很迷人的眼睛，總是在偷偷的瞟着他。

他已不是第一次看到這雙眼睛。

他記得第一次看見這雙眼睛，是在一個小鎮上的客棧裏。

【21】

他走進客棧，她剛走出去。

她撞上了他。

她的笑容中充滿了羞澀和歉意，臉紅得就像是雨天的晚霞。

他却希望再撞見她一次，因為她實在是個很迷人的美女，他却並不是個道貌岸然的君子。

第二次看見她，是在一家飯館裏。

他喝到第三杯酒的時候，她就進來了，看見他，她垂下頭嫣然一笑。

笑容中還是充滿了羞澀和歉意。

這次他也笑了。

因為他知道，他若撞到別的人，就絕不會一笑再笑的。

他也知道自己並不是個很討厭的男人，對這點他一向很有信心。

所以他雖然先走，却並沒有急着趕路。

現在她的馬車果然已趕上了他，却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

有意也好，無意豈非更有趣。

他本是個浪子，本喜歡流浪。在路上，他曾結識過各式各樣的人。

那其中有叱咤關外的紅鬍子，也有馳騁在大沙漠上的鐵騎兵，有瞪眼殺人的綠林好漢，也有意氣風發的江湖俠少。

## 【22】

在流浪中，他的馬鞍和劍鞘漸漸陳舊，鬍子也漸漸粗硬。

但他的生活，却永遠是新鮮而生動的。

他從來預料不到在下一段旅途中，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會遇到些甚麼樣的人？

□ □ □

風漸冷。

纏綿的春雨，忽然從春雲中洒了下來，打濕了他的春衫。

前面的馬車停下來了。

他走過去，就發現車簾已捲起，那雙迷人的眼睛正在凝視着他。

迷人的眼睛，羞澀的笑容，瓜子臉上不施脂粉，一身衣裳却艷如紫霞。

她指了指纖秀的兩腳，又指了指他身上剛被打濕的衣衫。

她的纖手如春蔥。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車廂。

她點點頭，嫣然一笑，車門已開了。

車廂裏舒服而乾燥，車墊上的緞子光滑得就像是她的皮膚一樣。

他下了馬，跨入了車廂。

□ □ □

## 【23】

雨下得纏綿而綿密，而且下得正是時候。

在春天裏，老天彷彿總是喜歡安排一些奇妙的事，讓一些奇妙的人在偶然中相聚。

既沒有絲毫勉強，也沒有多餘的言語。

他彷彿天生就應該認得這個人，彷彿天生就應該坐在這車廂裏。

寂寞的旅途，寂寞的人，有誰能說他們不應該相遇相聚。

他正想用衣袖擦乾臉上的雨水，她却遞給他一塊軟紅絲巾。

他凝視着她，她却垂下頭去弄衣角。

「謝謝你。」

「不客氣。」

「我姓白，叫白玉京。」

她盈盈一笑，道：「天上白玉京？五樓十二城，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他也笑了，道：「你也喜歡李白？」

她將衣角纏在纖纖的手指上，曼聲低吟：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

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慚還歸家，

#### 【24】

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

願隨夫子天壇上，

閒與仙人掃落花。」

唸到勞山那一句，她聲音似乎停了停。

白玉京道：「勞姑娘？」

她的頭垂得更低，輕輕道：「袁紫霞。」

突然間，馬蹄急响，三匹馬從馬車旁飛馳而過，三雙銳利的眼睛，同時向車廂裏盯了一眼。

馬已馳過，最後一個人突然自鞍上騰空掠起，倒縱兩丈，却落在白玉京的馬鞍上，腳尖一點，已將掛在鞍上的劍勾起。

馳過去的三匹馬突又折回。

這人一翻身，已經飄飄的落在自己馬鞍上。

三匹馬眨眼間就沒入濛濛雨絲中，看不見了。

袁紫霞美麗的眼睛睜得更大，失聲道：「他們偷走了你的劍。」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道：「你看着別人拿走了你的東西，你也不管？」

【25】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據說江湖中有些人，將自己的劍看得就像是生命一樣。」

白玉京道：「我不是那種人。」

袁紫霞輕輕嘆息了一聲，彷彿覺得有些失望。

有幾個少女崇拜的不是英雄呢？

你若爲了一把劍去跟別人拚命，她們也許會認爲你是個傻瓜，也許會爲你流淚。

但你若眼看着別人拿走你的劍，她們就一定會覺得很失望。

白玉京看着她，忽又笑了笑，道：「江湖中的事，你知道得很多？」

袁紫霞道：「不多，可是——我喜歡聽，也喜歡看。」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一個人出來？」

袁紫霞點點頭，又去弄她的衣角。

白玉京道：「幸好你看得還不多，看多了你一定會失望的。」

袁紫霞道：「爲甚麼？」

白玉京道：「看到的事，永遠不會像你聽到的那麼美。」

袁紫霞還想再問，却又忍住。

就在這時，忽然又有一陣蹄聲急响，剛才飛馳而過的三匹馬，又轉了回來。

【26】

最前一匹馬上的騎士，忽然倒扯順風旗，一伸手，又將那柄劍輕輕的掛在馬鞍上。

三個人同時在鞍上抱拳欠身，然後才又消失在細雨中。

袁紫霞睜大了眼睛，覺得又是驚奇，又是興奮，道：「他們又將你的劍送回來了。」

白玉京笑笑。

袁紫霞眨着眼，道：「你早就知道他們會將劍送回來的？」

白玉京又笑笑。

袁紫霞看着他，眼睛裏發着光，道：「他們好像很怕你。」

白玉京道：「怕我？」

袁紫霞道：「你……你這把劍一定曾殺過很多人！」

她似已興奮得連聲音都在顫抖。

白玉京道：「你看我像殺過人的樣子？」

袁紫霞道：「不像。」

她只有承認。

白玉京道：「我自己看也不像。」

袁紫霞道：「可是，他們爲甚麼要怕你？」



白玉京道：「也許他們怕的是你，不是我。」

【27】

袁紫霞笑了，道：「怕我？爲甚麼要怕我？」

白玉京嘆道：「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再鋒利的劍，只怕也比不上美人的一笑。」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眨着眼，道：「你……你怕不怕我。」

她眼睛裏彷彿帶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彷彿是在向他挑戰。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我想不怕都不行。」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你怕我，是不是就應該聽我的話？」

白玉京道：「當然。」

袁紫霞嫣然道：「好，那末我就要你先陪我喝杯酒去。」

白玉京很吃驚，道：「你也能喝酒？」

袁紫霞道：「你看我像不像能喝酒的樣子？」

白玉京又嘆了口氣，道：「像。」

他只有承認。

因爲他知道，殺人和喝酒這種事，你看樣子是一定看不出來的。

白玉京醉過，時常醉，但卻從來沒有醉成這樣子。

【28】

他很小的時候，就聽過一個教訓。

江湖中最難惹的有三種人——乞丐、和尚、女人。

你若想日子過得太平些，就最好莫要去惹他們，無論是想打架，還是想喝酒，都最好莫要去惹他們。

只可惜他已漸漸將這教訓忘了，這也許只因為他根本不想日子過得太平。

所以他現在才會頭疼如裂。

他只記得最後連輸了三拳，連喝了三大碗酒，喝得很快，很威風。

然後他的腦子就好像忽然變成空的，若不是有冰冰冷冷的東西，忽然放在他臉上，他也許直到現在還不會醒。

這樣冰冰涼涼的東西，是小方的手。

□ □ □

沒有任何人的手會這麼冷，只不過小方已沒有右手。

他的右手是個鐵鉤子。

小方叫方龍香，其實已不小。

但聽到這名字，若認為他是個女人，就更錯了，世上也許很少有比他更男人的男人。

他眼角雖已有了皺紋，但眼睛却還是雪亮，總是能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事。

現在他正在看着白玉京。

【29】

白玉京也看見他了，立刻用兩隻手抱着頭，道：「老天，是你，你怎麼來了。」

方龍香道：「就因為你祖上積了德，所以我才會來了。」

他用鐵鉤輕輕的磨擦着白玉京的脖子，淡淡地道：「來的若是『雙鉤』韋昌，你腦袋只恐怕早已搬了家。」

白玉京嘆了口氣，喃喃道：「那豈非倒也落得個痛快。」

方龍香也嘆了口氣，道：「你這人的毛病，就是一直都太痛快了。」

白玉京道：「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方龍香道：「你知不知道你怎麼會在這裏？」

這裏是間很乾淨的屋子，窗外有一棵大白菓樹的樹蔭。

白玉京四面看了看，苦笑道：「難道是你送我到這裏來的？」

方龍香道：「你以為是誰？」

白玉京道：「那位袁姑娘呢？」

方龍香道：「也已經跟你醉得差不多了。」

白玉京笑了，道：「我早就知道，她一定喝不過我。」

方龍香道：「她喝不過你？你為甚麼會比她先醉？」

白玉京道：「我喝得本就比她多。」

【30】

方龍香道：「哦。」

白玉京道：「喝酒的時候，我當然不好意思跟她太較量，划拳的時候，也不好意思太認真，你說我怎麼會不比她喝得多。」

方龍香道：「你若跟她打起來，當然也不好意思太認真了。」

白玉京道：「當然。」

方龍香嘆道：「老江湖說的話果然是絕不會錯的。」

白玉京道：「甚麼話？」

方龍香道：「就因為男人大多都有你這種毛病，所以老江湖才懂得，打架跟喝酒，都千萬不能找上女人。」

白玉京道：「你是老江湖？」

方龍香道：「但我却還是想不到，你現在的派頭居然有這麼大了。」

白玉京道：「甚麼派頭？」

方龍香道：「你一個人在屋裏睡覺，外面至少有十個人在替你站崗。」

白玉京怔了怔，道：「十個甚麼樣的人？」

方龍香道：「當然是來頭都不小的人。」

白玉京道：「究竟是誰？」

【31】

方龍香道：「只要你還能站得起來，就可以看見他們了。」

□ □ □

這裏是小樓上最右面的一間房，後窗下是條很窄的街道。

一個頭上戴着頂破毡帽，身上還穿着破棉袍的駝子，正坐在春日的陽光下打瞌睡。

方龍香用鐵鉤挑起了窗戶，道：「你看不看得出這駝子是甚麼人？」

白玉京道：「我只看得出他是個駝子。」

方龍香道：「但他若摘下頭上那頂破毡帽，你就知道他是誰了。」

白玉京道：「爲甚麼？」

方龍香道：「因他頭髮的顏色跟別人不同。」

白玉京皺了皺眉，道：「河東赤髮？」

方龍香點點頭，道：「看他的樣子，不是赤髮九怪中的老三，就是老七。」

白玉京不再問下去，他一向信任小方的眼睛。

方龍香道：「你再看看巷口樹下的那個人。」

巷口也有棵大白菓樹，樹下有個推着車子賣藕粉的小販，正將一壺滾水沖在碗中的藕粉裏。

壺很大，很重，他用一隻手提着，却好像並不十分費力。

白玉京道：「這人的腕力倒還不錯。」

【32】

方龍香道：「當然不錯，否則他怎麼能使得了二十七斤重的大刀？」

白玉京道：「二十七斤重的刀？莫非是從太行山來的？」

方龍香道：「這次你總算說對了，他的刀就藏在車子裏。」

白玉京道：「那個吃藕粉的人呢？」

一個人捧着剛沖好的藕粉，蹲在樹下面，慢慢的吸着，眼睛却好像正在往這樓上瞟。

方龍香道：「車子裏有兩把刀。」

白玉京道：「兩個人都是趙一刀的兄弟？」

方龍香道：「他就是趙一刀。」

他拍了拍白玉京的肩，道：「你能叫趙一刀在外面替你守夜，派頭是不是不能算小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我派頭本來就不小。」

□

□

□

一個戴着紅纓帽，穿着青皂衣的捕快，正從巷子的另一頭慢慢的走過來，走到樹下，居然也買了碗藕粉吃。

白玉京笑道：「看來趙一刀真應該改行賣藕粉才對，他的生意倒真不錯，而且絕沒有風險。」

方龍香道：「沒有風險？」

白玉京道：「有？」

【33】

方龍香道：「這戴着紅纓帽的，說不定隨時都會給他一刀。」

白玉京笑道：「官差甚麼時候也會在小巷子裏殺人了？」

方龍香道：「他戴的雖然是紅纓帽，却是騎着匹白馬來。」

白玉京道：「白馬張三？」

方龍香道：「你想不到？」

白玉京道：「白馬張三一向獨來獨往，怎麼會跟他們走上一條路的？」

方龍香道：「我也正想問你。」

白玉京道：「會不會是湊巧？」

方龍香道：「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

白玉京倒了盞冷茶，一口喝下去，才又問道：「除了他們四個外，這地方還來了些甚麼人？」

方龍香道：「你想不想出去看看？」

白玉京道：「這些人很好看？」

方龍香道：「好看，一個比一個好看，一個比一個精采。」

白玉京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人來了？」

方龍香笑了笑：「你莫忘了這地方是誰的地盤。」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我若忘了，怎麼會在這裏喝得爛醉如泥？」

【34】

方龍香瞪眼道：「原來你早就算計好了，要我來做你的保鏢的。」

白玉京笑道：「保鏢的是你，付帳的也是你，我既已到了這裏，甚麼事就全歸你一手包辦。」

方龍香道：「你管甚麼呢？」

白玉京道：「我只管大吃大喝，吃得你叫救命時爲止。」

方龍香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這個人倒很少會走錯地方的。」

□ □ □

前面的窗口下，是個不大不小的院子。

院子裏一棚紫籐花下，養着缸金魚。

一個年青的胖子，正背負着雙手，在看金魚，一個又瘦又高的黑衣人，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扶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蹣跚的穿過院子。

三個青衣勁裝的彪形大漢，一排站在西廂房前，正目光灼灼的盯着大門，彷彿在等着甚麼人從門外進來。

白玉京道：「這三個人我昨天見過。」



方龍香道：「在那裏？」

白玉京道：「路上。」

方龍香道：「他們找過你？」

【35】

白玉京道：「只不過借了我的劍去看了看。」

方龍香道：「然後呢？」

白玉京淡淡道：「然後當然就送回來了，就算青龍老大借了我的劍去，也一樣會送回來的。」

方龍香皺皺眉，道：「你知道他們是青龍會的人？」

白玉京道：「若不是青龍會裏的，別人只怕還沒那麼大的膽子。」

方龍香用眼角瞟着他，搖着頭嘆道：「你以為你自己是甚麼人？」

白玉京道：「是白玉京。」

方龍香眨了眨眼睛，道：「白玉京又是個甚麼人？」

白玉京笑道：「是個死不了的人。」

突聽「叮」的一聲響，那金魚缸也不知被甚麼打碎，缸裏的水飛濺而出，眼見水花就要濺得那胖子一身。

誰知他百把斤重的身子，忽然就輕飄飄飛了起來，用一根手指勾住了花棚，整個人吊在上面，居然輕得就像是個紙人。

那黑衣人的褲子反而被打濕了。

白玉京道：「想不到這小胖子輕身功夫倒還不弱。」

方龍香道：「你看不出他是誰？」

【36】

白玉京道：「看他的身法，好像是峨嵋一路的，但近三十年來，峨嵋門下已全剩了尼姑，而且終年吃素，怎麼會突然多了個這樣的小胖子。」

方龍香道：「你難道忘了峨嵋的掌門大師，未出家前是那一家的人？」

白玉京道：「蘇州朱家。」

方龍香道：「對了，這小胖子就是朱家的大少爺，也就是素因大師的親侄兒。」

白玉京道：「他那保鏢呢？」

方龍香道：「不知道，看他的武功，最多也只不過是江湖中的三流角色。」

白玉京道：「他自己明明有第一流的武功，爲甚麼要請個三流角色的保鏢？」

方龍香道：「因爲他高興。」

□ □ □

缸裏的金魚隨着水流出來，在地上跳個不停。

那黑衣人却還是站在水裏，動也不動，一雙深凹的眼睛裏，却帶着七分憂鬱，三分悲痛。

方龍香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人倒是個可憐人。」

白玉京道：「你同情他？」

方龍香道：「一個人若不是被逼得沒法子，誰願意做這種事？何況，看他用的兵刃，在江湖中本來也該小有名氣，但現在……」

【37】

他忽然改變話題，道：「你看不看得出是誰打破水缸的？」

白玉京道：「司馬光。」

方龍香瞪了他一眼，冷冷道：「滑稽，簡直滑稽得要命。」

白玉京笑了，道：「打破水缸的人若不是司馬光，就是躲在東邊第三間屋裏的人。」

朱大少已從花棚上落下，正好對着那間屋子冷笑。

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却捧着個臉盆走出來，彷彿想將地上的金魚撿到盆裏，一不小心，腳下一個踉蹌，臉盆裏的水又潑了一地。

白玉京道：「這位老太太又是誰？」

方龍香道：「是個老太太。」

白玉京道：「老太太怎麼也會到這裏來了？」

方龍香道：「這裏本來就是個客棧，任誰都能來。」

白玉京道：「她總不是爲我來的吧？」

方龍香道：「你還不够老。」

白玉京道：「青龍快刀，赤髮白馬，這些人難道就是爲我來的？」

方龍香道：「你看呢？」

白玉京道：「我看不出。」

【38】

方龍香道：「你沒有得罪他們？」

白玉京道：「沒有。」

方龍香道：「也沒有搶他們的財路？」

白玉京道：「我難道是強盜？」

方龍香道：「就算不是，也差不多了。」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淡淡道：「他們若真是爲我而來的，爲甚麼還不來找我？」

方龍香道：「這也許是因爲他們怕你，也許是因爲他們還在等人。」

白玉京道：「等甚麼人？」

方龍香道：「青龍會有三百六十五處分壇，無論那一壇的堂主，都不是好對付的。」

白玉京又笑了，淡淡道：「我好像也不是很好對付的。」

方龍香道：「可是她呢？」

白玉京道：「她？」

方龍香道：「你那位女醉俠。」

白玉京道：「她怎麼樣？」

方龍香道：「她既然是跟你來的，你難道還能不管她？別人既知道她是跟你來的，難道還會輕易放過她？」

【39】

白玉京皺了皺眉，不說話了。

方龍香嘆道：「你明明是在天上的，爲甚麼偏偏放着好日子不過，要到這裏來受罪？」

白玉京冷笑道：「我還沒有受罪。」

方龍香笑道：「就算現在還沒有受，只怕也快了。」

他的話剛說完，就聽到隔壁有人在用力敲打着牆壁。

白玉京道：「她在隔壁？」

方龍香點點頭，拍了拍他的肩，道：「現在你只怕就要受罪了。」

白玉京道：「受甚麼罪？」

方龍香道：「有時候受罪就是享福，享福也就是受罪，究竟是享福還是受罪，恐怕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 □ □

袁紫霞枕着一頭亂髮，臉色蒼白得就像是剛生過一場大病。

門是虛掩着的，也不知是她剛才將門拴拔開的，還是根本沒有拴門。

她手裏還提着隻鞋子，粉牆上還留着鞋印。

白玉京悄悄的走進來，看着她。

他忽然發現一個喝醉了的女人，在第二天早上看來，反而有種說不出的魅力。

**【40】**

他的心在跳。

一個喝醉了的男人，第二天早上若看見女人，反而特別容易心跳。

袁紫霞也在看着他，輕輕的咬着嘴唇，道：「人家的頭已經疼得快裂開，你還在笑。」

白玉京道：「我沒有笑。」

袁紫霞道：「你臉上雖然沒有笑，可是你的心裏却在笑。」

白玉京笑了，道：「你能看到我心裏去？」

袁紫霞道：「嗯。」

她這聲音彷彿是從鼻子裏發出來的。

女人從鼻子發出來的聲音，通常都比從嘴裏說出來的迷人得多。

白玉京忍不住道：「你可看得出我心裏在想甚麼？」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你說。」

袁紫霞道：「我不能說。」

白玉京道：「爲甚麼？」

袁紫霞道：「因爲……因爲……」她的臉突然紅了，拉起被單蓋住了臉，才吃吃的笑着道：「因爲你心裏想的不是好事。」

【41】

白玉京的心跳得更厲害。

他心裏的確沒有在想甚麼好事。

一個喝醉了的男人，在第二天早上，總算會變得軟弱些，總是禁不起誘惑的。

喝醉了的女人呢？

白玉京幾乎已忍不住要走過去了。

袁紫霞的眼睛，正藏在被裏偷偷的看他，好像也希望他走過去。

他並不是君子，但想到外面那些在替他「站崗」的人，他的心就沉了下去。

袁紫霞臉上帶着紅霞，咬着嘴唇道：「我看見你昨天晚上拚命想灌醉我的樣子，就知道你原來不是個好人。」

白玉京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想灌醉你？」

袁紫霞道：「你不想？你爲甚麼要用大碗跟我喝酒？你幾時看見過女人用大碗喝酒的？」

白玉京說不出話來了。

女人若要跟你講歪理的時候，你就算有話說，也是閉着嘴的好。

這道理他也明白。

只可惜袁紫霞還是不肯放過他，緊釘着又道：「現在我的頭疼得要命，你怎麼賠我？」

白玉京苦笑道：「你說。」

【42】

袁紫霞道：「你……你至少應該先把我的頭疼治好。」

突聽一人道：「那容易得很，你只要一刀砍下她的頭就好了。」

□ □ □

聲音是從門外的走廊上傳來的。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白玉京已竄出了門。

小樓上的走廊很狹，白菓樹的葉子正在風中搖曳。

沒有人，連個人影都看不見，方龍香剛才就已溜之大吉了。

他不喜歡夾在別人中間做蘿蔔乾。

說話的人是誰呢？

□ □ □

院子裏又平靜下來。

地上的金魚已不知被誰收走，朱大少和他的保鏢想必已回到屋裏。



只剩下青龍會的那條大漢，還站在那裏盯着大門，却也不知道是在等誰？

白玉京只好回去。

袁紫霞已坐了起來，臉色又發白，道：「外面是甚麼人？」

白玉京道：「沒有人。」

【43】

袁紫霞瞪大了眼睛，道：「沒有人？那麼是誰在說話？」

白玉京苦笑，他只能苦笑。

袁紫霞眼睛充滿了恐懼，道：「他……他叫你砍下我的頭來，你會不會？」

白玉京嘆了口氣，他只有嘆氣。

袁紫霞忽然從床上跳起來，撲到他懷裏，顫聲道：「我怕得很，這地方好像有點奇怪，你千萬不能把我一個人甩在這裏。」

她一雙手緊緊勾着他的脖子，衣袖已滑下，手臂光滑如玉。

她身上只穿着件很單薄的衣裳，她的胸膛溫暖而堅挺。

白玉京既不是木頭，也不是聖人。

袁紫霞道：「我要你留在屋裏陪着我！你……你爲甚麼不關起門？」

她溫軟香甜的嘴唇就在他耳邊。

就在這時，院子裏突又傳來一陣哭聲，哭得好傷心。

是誰在哭？哭得真要命。

袁紫霞的手鬆開了，無論誰聽到這種哭聲，心都會沉下去的。

她赤着足站在地上，眼睛裏又充滿驚懼，看來就像是個突然發現自己迷了路的孩子。

哭聲也像是孩子發出來的。

#### 【44】

白玉京走到窗口，就看見一口棺材，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和那十三四歲的小男孩，正伏在棺材上痛哭，已哭得聲嘶力竭。

棺材也不知是誰抬起來的，就擺在剛才放魚缸的地方。

這地方來的活人已够多了，想不到現在居然又來了個死人。

白玉京嘆了口氣，喃喃道：「至少這死人總不會是爲我來的吧……」

### 三

袁紫霞拴上了門，搬了張椅子，坐在窗口，院子裏有兩個剛請來的和尚，正在唸經。

從小樓看下去，和尚的光頭顯得很可笑，但他們的誦經聲却是莊嚴而哀痛的，再加上單調的木魚聲，老太婆和孩子的哭聲，更使人聽了覺得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悲傷和空虛。

袁紫霞嘆了口氣，仰頭看了看天色。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時候起來，但現在却似已將近黃昏。

天色陰暝，彷彿又有雨意。

青龍會的那三條大漢，也全都搬了張椅子，坐在廊下，看着，等着，臉上的表情也已顯得有些焦急不

耐。

白玉京和方龍香正從他們面前走了過去，慢慢的走出了門。

【45】

他們並沒有看別人，但却感覺到有很多雙眼睛都在後面盯着他們。

但等到他們一回頭，這些人的目光立刻就全都避開了。

袁紫霞當然是例外。

她眼睛裏帶着種無法描敘的情意，就像是千萬根柔絲，纏住了白玉京的脚跟。

【46】

## 殺人金環

一

門外風景如畫。

暗褐色的道路，從這裏開始蜿蜒伸展，穿過翠綠的樹林，沿着湛藍的湖水，伸展向鬧市。

遠山在陰暝的天色中看來，彷彿在霧中，顯得更美麗神秘。

這裏距離市鎮並不遠，但這一泓湖水，一帶綠林，却似已將紅塵隔絕在遠山外。

白玉京長長的呼吸着，空氣潮濕而甜潤，他忍不住嘆了口氣，道：「我喜歡這地方。」

方龍香道：「有很多人都喜歡這地方。」

白玉京道：「有活人，也有死人。」

方龍香道：「這裏通常都不歡迎死人的。」

白玉京道：「今天爲甚麼例外。」

方龍香道：「無論誰只要是住進了這裏的客人，客人無論要做甚麼，都不能反對的。」

【47】

白玉京道：「若要殺人呢？」

方龍香笑了笑，道：「那就得看是誰要殺人，殺的是誰了。」

白玉京冷冷地道：「這倒真是標準生意人說的話。」

方龍香道：「我本來就是個生意人。」

白玉京往前面走了幾步，又走了回來，道：「我看他們好像並沒有不讓我走的意思。我走出來，也沒有人想攔住我。」

方龍香道：「嗯。」

白玉京又道：「也許，他們並不是爲了我而來的。」

方龍香道：「也許。」

白玉京忽然拍了拍他的肩，笑道：「這次算你運氣。」

方龍香道：「甚麼運氣？」

白玉京道：「這次你不必怕被我吃窮，明天我一早就走。」

方龍香道：「今天晚上你……」

白玉京道：「今天晚上我還想喝你櫃子裏藏着的女兒紅。」

方龍香的臉色忽然變得有些憂鬱，遙視着陰暝的遠山，緩緩道：「今天晚上一定很長。」

白玉京道：「哦。」

#### 【48】

方龍香道：「這麼長的一個晚上，已足夠發生很多事了。」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也已足夠殺死很多人。」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忽然轉過頭，凝視着他，道：「你是不是一定要等那個人來了才肯走？」

白玉京道：「那個人是誰？」

方龍香道：「青龍會也在等的人。」

白玉京微笑着，眼睛裏却帶着種很奇特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老實說，我的確已漸漸覺得這個人很有趣了。」

方龍香道：「但你連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都還不知道。」

白玉京道：「就因為不知道，所以才更覺得有趣。」

方龍香道：「只要是有趣的事，你就一定要去做？」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方龍香道：「有沒有人使你改變過主意？」

白玉京道：「沒有。」

方龍香嘆了口氣，道：「好，我去拿酒，帶你的女醉俠下來喝吧。」

#### 【49】

白玉京道：「我還要去換套新衣服。」

方龍香道：「現在？」

白玉京道：「喝好酒的時候，我總喜歡穿新衣服。」

方龍香目光閃動，道：「殺人的時候你是不是也喜歡換上套新衣服？」

白玉京笑了笑，淡淡道：「那就得看我要殺的是誰了。」

□ □ □

袁紫霞坐在床上，抱着棉被，道：「我們爲什麼不把酒拿上來，就在這屋裏喝。」

白玉京微笑道：「喝酒有喝酒的地方。地方若不對，好酒也會變淡的。」

袁紫霞道：「這地方有什麼不對？」

白玉京道：「這是睡覺的地方。」

袁紫霞道：「可是……樓下一定有很多人，我又沒新衣服換，怎麼下樓？」

白玉京道：「我就是你的新衣服。」

袁紫霞道：「你？」

白玉京道：「跟我在一起，你用不着穿新衣服，別人也一樣會看你。」

袁紫霞笑了，嫣然道：「你是不是一向都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白玉京道：「通常都是的。」

【50】

袁紫霞道：「你有沒有臉紅過？」

白玉京道：「沒有。」

他忽然轉身，道：「就在樓下等你。」

袁紫霞道：「爲什麼？」

白玉京道：「因爲我現在已經臉紅了，我臉紅的時候，一向不願被人看見的。」

□ □ □

袁紫霞打開隨身帶着的箱子，拿出套衣服。

衣服雖不是全新的，但却艷麗如彩霞。她喜歡色彩鮮艷的衣服，喜歡色彩鮮艷的人。

白玉京好像就是這種人。

他驕傲，任性，有時衝動得像是個孩子，有時却又深沉得像是條狐狸。

她知道這種男人不是好對付的，女人想要俘虜他，實在不容易。

可是她決心要試一試。

## 二

這裏吃飯的地方並不大，但却很精緻。

桌子是紅木的，還鑲着白雲石，牆上掛着適當的書畫，架上擺着剛開的花，讓人一走進來，就會覺得【51】自己能在這種地方吃飯是種榮幸。所以價錢就算比別的地方貴，也沒有人在乎了。

青龍會的三個人，佔據了靠門最近的一張桌子，眼睛還是在盯着門。



他們顯然還在等人。

朱大少的桌子靠近窗戶，他已經開始大吃大喝，那黑衣人却還是影子般站在他身後。

「這位客官不用飯？」

「他可以等我吃完了再吃。」

讓人走在前面，等人吃完了再吃，這就是某種人自己選擇的命運。

法事已做完了，那兩個和尚居然也在這裏吃飯，燈光照着他們的頭，亮得就像是葫蘆。

他們好像剛刮過了頭。

風中隱隱還可以聽到那位老太太的哭聲。究竟是誰死了？她為什麼哭得如此傷心？

打破金魚缸的人還沒有露面？他為什麼一直躲在屋子裏不敢見人？

□

□

□

茶不錯，酒也是好酒。

白玉京換上件寶藍色的新衣服，喝了幾杯酒，似已將所有不愉快的事全都忘了。

方龍香却顯得有些沒精打采的樣子，酒喝得很少，菜也吃得不多。

袁紫霞嫣然道：「你吃起東西來，怎麼比小姑娘還秀氣？」

## 【52】

方龍香苦笑道：「因為我是自己吃自己的，總難免有些心疼。」

白玉京道：「我不心疼。」

他忽然招手叫了個伙計過來，道：「替我送幾樣最好的酒菜到後面巷子裏去，送給一個戴紅纓帽的官差，和一個賣藕粉的。」

方龍香冷冷道：「還有個戴毡帽的呢？」

白玉京道：「據說他們自己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得到東西吃。譬如蜈蚣，壁虎，小蛇。」

袁紫霞臉色忽然蒼白，像是已忍不住要嘔吐。

屋子裏每個人好像都在偷偷的看着她，甚至連那兩個和尚都不例外。

他們的嘴吃素，眼睛並不吃素。

突聽蹄聲急响，健馬長嘶，就停在門外。

青龍會的三個人立刻霍然飛身而起，臉上露出了喜色。

他們等的人終於來了。

方龍香看了白玉京一眼，舉起酒杯，道：「我敬你一杯。」

白玉京道：「爲什麼忽然敬我？」

方龍香嘆了口氣，道：「我只怕再不敬你以後就沒機會了。」

白玉京笑了笑，道：「你不妨先看看來的是誰，再敬我也不遲。」

## 【53】

用不着他說，每個人的眼睛都在盯着門口。

健馬長嘶不絕，已有個人匆匆趕了進來。

□ □ □

一個青衣勁裝的壯漢，滿頭大汗，大步而入。

青龍會的三個人看見他，面上却又露出失望之色，有兩個人已坐了下來。

來的顯然並不是他們等的人。

只見一個人迎了上去，皺眉道：「爲什麼……」

別人能聽見的只有這三個字，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低如耳語。

剛進來的那個人聲音更低，只說了幾句話，就又匆匆而去。

青龍會的三個人對望了一眼，又坐下開始喝酒，臉上的焦躁不安之色却已看不見了。

他們等的人雖然沒有來，却顯然已有了消息。

是甚麼消息？

□ □ □

朱大少皺起了眉，別人的焦躁不安，現在似已到了他臉上。

兩個和尚忽然同時站起，合什道：「貧僧的帳，請記在郭老太太帳上。」

出家人專吃四方，當然是一毛不拔的。

□

□

□

【54】

但也不知爲了什麼，白玉京總覺得這兩個和尚看着不像是出家人。

他眼睛帶着深思的表情，看着他們走出去，忽然笑道：「聽說你天生有雙比狐狸還厲害的眼睛，我想考考你。」

方龍香道：「考什麼？」

白玉京道：「兩件事。」

方龍香嘆了口氣，道：「考吧。」

白玉京道：「你看剛才那兩個和尚，身上少了樣什麼？」

袁紫霞正覺得奇怪，這兩個和尚五官俱全，又不是殘廢，怎麼會少了樣東西？

方龍香却連想都沒有想，就已脫口道：「香疤。」

袁紫霞忍不住嘆道：「你的眼睛果然厲害，他們頭上好像真的沒有香疤。」

白玉京道：「連一個都沒有。」

袁紫霞道：「他們……他們難道不是真的和尚？」

白玉京笑了笑，道：「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真假假，何必認真？」

袁紫霞抿嘴一笑，道：「你幾時也變成和尚的？怎麼打起機鋒來了？」

方龍香道：「他不但跟和尚一樣會打機鋒，而且也會白吃。」

他不讓白玉京開口，又道：「你已考過了一樣，還有一樣呢？」

【55】

白玉京壓低聲音，道：「你知不知道青龍會的人究竟在等誰？」

方龍香搖搖頭。

白玉京道：「他們在等衛天鷹！」

方龍香立刻皺起了眉，道：「衛天鷹？『魔刀』衛天鷹？」

白玉京點點頭。

方龍香動容道：「這人豈非已經被仇家逼到東瀛扶桑去了？」

白玉京道：「扶桑不是地獄，去了還可以再回來的。」

方龍香眉皺得更緊，道：「據說這人不但刀法可怕，而且還學會了扶桑的『忍術』。他既已入了青龍會，想必就是傳說中的『青龍十二煞』其中之一。」

白玉京淡淡道：「想必是的。」

袁紫霞瞪着眼，道：「什麼叫忍術？」

白玉京道：「忍術就是種專門教你怎麼去偷偷摸摸害人的武功，你最好還是不要聽的好。」

袁紫霞道：「可是我想聽。」

白玉京道：「想聽我也不能說。」

袁紫霞道：「爲什麼？」

白玉京道：「因為我也不懂。」

【56】

其實他當然並不是真的不懂。

忍術傳自久米仙人，到了德川幕府時，又經當代的名人「猿飛佐助」和「霧隱才藏」發揚光大，而雄霸扶桑武林。

這種武功傳說雖神秘，其實也不過是輕功，易容，氣功，潛水——這些武功的變形而已。比較特別的是他們能利用天上地下的各種禽獸器物，來躲避敵人的追蹤，其中又分為七派。

伊賀，甲賀，芥川，根來，那黑，武田，秋葉。

甲賀善於用貓，伊賀善於用鼠。

這些事白玉京雖然懂，却懶得說，因為說起來實在太麻煩了。

你若想跟女人解釋一件很麻煩的事，那麼不是太有耐性，就是太笨。

方龍香沉思着，忽又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們等的是衛天鷹？」

白玉京道：「剛才他們自己說的。」

方龍香道：「他們說的話你能聽見？」

白玉京道：「聽不見，却看得見。」

袁紫霞又不懂了，忍不住問道：「說話也能看見？怎麼看？」

白玉京道：「看他們的嘴唇。」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個可怕的人，好像什麼事都瞞不過你。」

【57】

白玉京道：「你怕我？」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你怕我，是不是就應該聽我的話？」

袁紫霞笑了，這句話正是她問過白玉京的，她輕輕笑着道：「你真不是個好人。」

□ □ □

朱大少已大搖大擺的走了。

「你在這裏吃，吃完了立刻就回去。」

黑衣人匆匆扒了碗飯，就真的匆匆趕回去。

白玉京忽然道：「朋友等一等！」

黑衣人停下腳步，却沒有回頭。

白玉京笑道：「這裏的酒不錯，爲何不過來共飲三杯？」

黑衣人終於慢慢的轉過身，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但目中的悲哀之色却更深沉。

他的雙拳已握緊，一字字道：「我也很想喝酒，只可惜我家裏還有八個人要吃飯。」

這雖然是很簡單的一句話，但其中却帶着種說不出的沉痛之意。

白玉京道：「你怕朱大少叫你走？」

黑衣人的回答更簡單：「我怕。」

【58】

白玉京道：「你不想做別的事？」

黑衣人道：「我只會武功。我本來也是在江湖中混的，但現在……」

他垂下頭，黯然道：「我雖已老了，但却還不想死，也不能死。」

白玉京道：「所以你才跟着朱大少？」

黑衣人道：「是的。」

白玉京道：「你跟着他，並不是爲了保護他，而是爲了要他保護你！」

他說的話就和他的目光同樣尖銳。

黑衣人彷彿突然被人迎面攔了一掌，蹣跚後退，轉身衝了出去。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你……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傷人的心？」

白玉京目中也露出了哀痛之色，過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因爲我本就不是個好人……」

沒有人能聽清他說的這句話，因爲就在這裏靜夜中忽然發出一聲慘呼。

一種令人血液凝結的慘呼。

呼聲好像是從大門外傳來的，方龍香一個箭步竄出，鐵鈎急揮，「砰」的，擊碎了窗戶。



大門上的燈光，冷清清照着空曠的院落，棺材已被抬進屋裏。

院子裏本來沒有人，但這時却忽然有個人瘋狂般自大門外奔入。

一個和尚。

【59】

冷清清的燈光，照在他沒有香疤的光頭上。

沒有香疤，却有血！

血還在不停的往外流，流過他的額角，流過他的眼睛，流入他眼角的皺紋，在夜色燈光下看來，這張臉真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他衝入院子，看到了窗口的方龍香，踉蹌奔過來，指着大門外，像是想說什麼？

他眼睛裏充滿了驚懼悲憤之色，嘴角不停的抽動，又像是有隻看不見的手，用力扯住了他的嘴角。

方龍香一掠出窗，沉聲道：「是誰？誰下的毒手？」

這和尚喉嚨裏格格的响，嘶聲道：「青……青……青……」

方龍香道：「青什麼？」

這和尚第二個字還未說出，四肢突然一陣痙攣，跳起半尺，撲地倒下。

方龍香皺着眉，喃喃道：「青什麼？……青龍？」

他慢慢的轉過頭，青龍會的三個人一排站在簷下，神色看來也很吃驚。

鮮血慢慢的從頭頂流下，漸漸凝固，露出了一點金光閃動。

方龍香立刻蹲下去，將他的頭擺到燈光照來的一邊。

他立刻看到了一枚金環。

□ □ □

# 【60】

直徑七寸的金環，竟已完全嵌在頭殼裏，只留一點邊。

方龍香終於明白這和尚剛才爲何那麼瘋狂，那麼恐懼。

一枚直徑七寸的金環，無論嵌入任何人的頭殼裏，這人都立刻會變得瘋狂的。

白玉京皺着眉，道：「赤髮幫的金環？」

方龍香點點頭，站起來，眼睛盯着對面的第三個門，喃喃自語：「他爲什麼要殺這和尚？」

「你爲什麼不問他去？」

說話的人是朱大少。

他雖然也被慘呼聲驚動，匆匆趕出，正背負着雙手，站在燈下。

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方龍香看着他，淡淡道：「萬金堂是幾時和赤髮幫結下深仇的？」

朱大少道：「深仇？誰說萬金堂跟他們那些紅頭髮的怪物有仇？」

方龍香道：「金魚缸是怎麼破的？」

朱大少笑了笑，道：「也許他們跟金魚有仇……你爲什麼不問他去？」

方龍香道：「你想要我去問他？」

朱大少道：「隨便你。」

方龍香忽然冷笑着，突然走過去。

## 【61】

第三個門一直是關着的，但却不知在什麼時候亮起了燈光。

方龍香沒有敲門，門就開了。

一個人站在門口，耳上的兩枚金環在風中「叮叮」的响，眼睛裏彷彿有火焰在燃燒着。

方龍香看着他耳上的金環，道：「苗峒主？」

苗燒天沉着臉，道：「方老闆果然好眼力。」

方龍香道：「剛才……」

苗燒天道：「剛才我在吃飯，我吃飯的時候從不殺人的。」

桌上果然擺着個金盤，盤子裏還有半條褪了皮的蛇。

苗燒天的嘴角彷彿還留着血跡。

方龍香忽然覺得胃部一陣收縮，就好像被條毒蛇纏住。

苗燒天用眼角瞟着院子裏的朱大少，冷冷道：「莫忘記只要有金子的人，就可以打金環，只要有手的人，就可以用金環殺人。」

方龍香點點頭，他已不能開口。

他生怕會嘔吐。

隔壁的屋子裏，又有那老太太淒慘的哭聲隱隱傳了出來。

苗燒天「砰」的關上門，又去繼續享受他那頓豐富的晚餐。

## 【62】

青龍會的三個人已退了回去。

袁紫霞緊緊拉住白玉京的手，好像生怕他會忽然溜走。

和尚的屍體已僵硬。

方龍香皺着眉走過來，道：「是誰殺了他？爲什麼要殺他？」

白玉京道：「因爲他是個假和尚。」

方龍香道：「假和尚？……爲什麼有人要殺假和尚？」

沒有人能回答這句話。

方龍香嘆了口氣，苦笑道：「若是我算的不錯，外面一定還有個死和尚。」

白玉京道：「死的假和尚。」

## 三

袁紫霞緊緊拉住白玉京的手，走上小樓。

她的手冰凉。

白玉京道：「你冷？」

袁紫霞道：「不是冷，是怕，這地方忽然怎會來了這麼多可怕的人？」

白玉京笑了笑，道：「也許他們都是爲了你而來的。」

【63】

袁紫霞臉色更蒼白，道：「爲了我？」

白玉京道：「越可怕的人，越喜歡好看的女人。」

袁紫霞笑了，展顏道：「你呢？你豈非也是個很可怕的人？」

白玉京道：「我……」

他忽然發現袁紫霞的房門是開着的。他記得他們下樓時曾經關上門，而且還留着一盞燈。

現在燈猶未熄，屋裏却已亂得好像剛有七八個頑童在這裏打過架一樣。

袁紫霞隨手帶的箱子，也被翻得亂七八糟。一些女人不該讓男人看到的東西，散落一地。

袁紫霞又羞，又急，又害怕，失聲道：「有……有賊。」

白玉京的手推開隔壁的窗子，他的屋裏更亂。

袁紫霞不讓他再看，已拉着他奔入自己的屋裏，先將一些最不能讓男人看的東西藏在被裏，連耳根都紅了。

白玉京道：「有沒有什麼東西不見？」

袁紫霞紅着臉，道：「我……我根本就沒什麼東西好讓賊偷的。」

白玉京冷笑道：「來的也許不是賊。」

袁紫霞道：「不是賊爲什麼要闖進別人屋裏來亂翻東西？」

白玉京道：「看來他們果然是來找我的。」

#### 【64】

袁紫霞道：「找你？誰？爲什麼要找你？」

白玉京沒有回答，走過去推開後窗。

陰沉沉的小巷子裏，已沒有人。

要飯的，賣藕粉的，戴紅纓帽的官差，已全部不知到那裏去了。

白玉京道：「我出去看看。」

他剛轉身，袁紫霞已衝過來拉住他的手，道：「你……你千萬不能走，我……我……我死也不敢一個人留在這屋子裏。」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可是我……」

袁紫霞道：「求求你，求求你，現在我真的怕得要命。」

她的臉蒼白如紙，豐滿堅實的胸膛起伏不停。

白玉京看着她，目光漸漸柔和，道：「現在你真的怕得要命？」

袁紫霞道：「嗯。」

白玉京道：「剛才呢？」

袁紫霞垂下頭，道：「剛才……剛才我還有點假裝的。」

白玉京道：「爲什麼要假裝？」

袁紫霞道：「因爲我……」

#### 【65】

她蒼白的臉又紅了，忽然用力搥他的胸，道：「你爲什麼一定要逼着人家說出來？你真不是好人。」

白玉京道：「我既然不是好人，你還敢讓我留在屋子裏？」

袁紫霞的臉更紅，道：「我……我可以把床讓給你睡，我睡在地上。」

白玉京道：「我怎麼忍心讓你睡在地上。」

袁紫霞咬着嘴唇，道：「沒關係，只要你肯留下來，什麼都沒關係。」

白玉京道：「還是你睡床。」

袁紫霞道：「不……」

## 四

袁紫霞睡在床上。

白玉京也睡在床上。

他們都脫了鞋子躺在床上——只脫了鞋子，其餘的衣服却還穿得整整齐齊的。

兩個人都睜大了眼睛，看着屋頂。

過了很久，袁紫霞才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真沒有想到你是個這樣的人。」

白玉京道：「我也沒有想到。」

袁紫霞道：「你……是不是怕有人闖進來？」

【66】

白玉京道：「不完全是。」

袁紫霞道：「不完全是？」

白玉京道：「我雖然不是君子，却也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他伸出手，輕撫着她的手，柔聲道：「也許就因為我喜歡你，所以才不願意乘你害怕的時候欺負你，何況，這種情況本就是造成的。」

袁紫霞瞪着眼，道：「你難道故意叫那些人來嚇我？」

白玉京苦笑道：「那倒不是，但他們却的確是來找我的。」

袁紫霞道：「為什麼來找你？」

白玉京道：「因為我身上有樣東西，是他們很想要的東西。」

袁紫霞眼波流動，道：「你會不會認為我也是為了想要你那樣東西，才來找你的？」

白玉京道：「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袁紫霞道：「假如我也是呢？」

白玉京道：「那麼我就給你。」



袁紫霞道：「把那樣東西給我？」

白玉京道：「嗯。」

袁紫霞道：「那樣東西既然如此珍貴，你爲什麼隨隨便便就肯給我呢？」

白玉京道：「無論什麼東西，只要你開口，我立刻就給你。」

【67】

袁紫霞道：「真的？」

白玉京道：「我現在就給你。」

他真的已伸手到懷裏。

袁紫霞却忽然翻過身，緊緊的抱住了他。

她全身都充滿了感情，柔聲道：「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你陪着我……」

她聲音哽咽，眼淚忽然流了下來。

白玉京道：「你在哭？」

袁紫霞點點頭，道：「因爲我太高興了。」

她在白玉京臉上，擦乾了她自己臉上的眼淚，道：「可是我也有些話要先告訴你。」

白玉京道：「你說，我聽。」

袁紫霞道：「我是從家裏偷偷跑出來的，因爲我母親要逼我嫁給個有錢的老頭子。」

這是個很平凡，也很俗的故事。

可是在這一類的故事裏，却不知包含着多少人的辛酸眼淚。

只要這世上還有貪財的母親，好色的老頭子，這一類的故事就永遠都會繼續發生。

袁紫霞道：「我跑出來的時候，身上只帶了一點點首飾，現在却已經快全賣光了。」

白玉京在聽着。

#### 【68】

袁紫霞道：「我自己又沒有賺錢的本事，所以.....所以就想找個男人。」

女人在活不下去的時候，通常都一定會想去找個男人。

這種事也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袁紫霞道：「我找到你的時候，並不是因為我喜歡你，只不過因為我覺得你好像很能幹，一定可以養得活我。」

白玉京在笑，苦笑。

袁紫霞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可是現在不同了。」

白玉京道：「有什麼不同？」

他的聲音還是有點發苦。

袁紫霞柔聲道：「現在我才知道，我永遠再也不會找到比你更好的男人，我能找到你，實在是我的運氣，我.....我實在太高興。」

她的淚又流下，緊擁着他，道：「只要你肯要我，我什麼都給你，一輩子不離開你.....」

白玉京情不自禁，也緊緊的抱住了她，柔聲道：「我要你，我怎麼會不要你。」

袁紫霞破涕爲笑，道：「你肯帶我走？」

白玉京道：「從今以後，無論我到那裏，都一定帶你去。」

袁紫霞道：「真的？」

#### 【69】

她不讓白玉京開口，又掩住他的嘴，道：「我知道你是真的，我只求你不要再去跟那些人嘔氣，我們可以不理他們，可以偷偷的走。」

白玉京輕吻着她臉上的淚痕，道：「我答應你，我絕不再去跟他們嘔氣。」

袁紫霞道：「我們現在就走？」

白玉京嘆道：「現在他們只怕還不肯就這樣讓我們走，只要等到明天早上，我一定有法子帶你走的，以後誰也不會再來麻煩我們。」

袁紫霞嫣然一笑，目光中充滿了喜悅，也充滿了對未來幸福的憧憬。

她終於已得到她所要的。

□ □ □

美麗的女人，豈非總是常常能得到她們所要的東西。

#### 【70】

## 長夜未盡

—

長夜未盡。

剛剛有星升起，又落了下去。大地寂靜，靜得甚至可以聽見湖水流動的聲音。

大門上的燈籠，輕輕的在微風中搖曳，燈光也更暗了。

袁紫霞蜷伏在白玉京懷裏，已漸漸睡着。

她實在太疲倦，疲倦得就像是一隻迷失了方向的鴿子，現在終於找到了她可以安全棲息之處。

也許她本來不想睡的，但眼簾却漸漸沉重，溫柔而甜蜜的黑暗終於將她擁抱。

白玉京看着她，看着她挺直的鼻子，長長的睫毛，他的手正輕撫着她的腰。

然後他的手突然停下，停在她的睡穴上。

他沒有用力，只輕輕一按，却已足夠讓她甜睡至黎明了。

於是他悄悄的下床，提起了他的靴子，悄悄的走了出去。

【71】

他怎麼能放心留下她一個人在屋裏呢？難道他不怕那些人來傷害她？

他不怕。因為他已決心要先去找那些人，他決心要將這件事在黎明前解決。

那時他就可以帶着她走了。

他答應過她的。

他不是鴿，是鷹，但他也已飛得太疲倦，也想找個可以讓他安全棲息之處。

□ □ □

燈光冷清清的照着院子裏的一棚紫籐花，花也在風中搖曳。

白玉京穿上靴子，靴子陳舊而舒服。

他心裏也覺得很舒服，因為他知道他已作了最困難的決定，他今後一生都已將從此改變。

奇怪的是，一個人生命中最重大的改變，却往往是在一剎那間決定的。

這是不是因為這種情感太強烈，所以才來得如此快？

——愛情本就是突發的，只有友情才會因累積而深厚。

□ □ □

方龍香住的地方，就在小樓後。

白玉京剛走過去，就發現方龍香已推開門，站在門口看着他。

他看來完全清醒，顯然根本沒有睡過。

【72】

白玉京道：「你屋裏有女人？」

方龍香道：「今天的日子不好，所以這地方連女人都忽然缺貨。」

白玉京道：「你爲什麼不娶個老婆，也免得在這種時候睡不着。」

方龍香道：「我還沒有瘋。」

白玉京道：「我却瘋了。」

方龍香道：「每個男人都難免偶而發一兩次瘋的，只要能及時清醒就好。」

白玉京笑了笑，只笑了笑。

他知道自己現在的感情，絕不是小方這種人能瞭解的。

方龍香也笑了笑，道：「但我倒沒想到你這麼够朋友，今天晚上居然還有空來找我。」

白玉京道：「我不是來找你的，我要你去找人。」

方龍香道：「找誰？」

白玉京道：「你知不知道那戴紅纓帽的官差，和那賣藕粉的到那裏去了？」

方龍香皺了皺眉，道：「他們沒有去找你，你反倒要找他們？」

白玉京道：「你難道不懂得先發制人？」

方龍香想了想，道：「也許我可以找得到他們。」

白玉京道：「好，你去找他們來，我在吃飯的餐廳等。」

方龍香看着他，有些猶疑，又有些懷疑，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想幹什麼？」

白玉京道：「只不過想送點東西給他們。」

方龍香道：「什麼東西？」

白玉京道：「他們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方龍香嘆了口氣，道：「好吧，我去找，只希望你不要在那裏殺人，也不要被人殺，免得我以後吃不下飯去。」

## 二

朱大少似也睡着。

突然間，窗子「砰」的被震開，一個人站在窗口，在一瞬間，這人已到了他床前，手裏的劍鞘已抵住了他的咽喉。

「跟我走。」

朱大少只有跟着走。

他從未想到世上竟有這麼快的身手。他走出門時，那黑衣人又影子般跟在了他身後——不是爲了保護他，是爲了要他保護。

□ □ □

### 【74】

他走出門，就發現苗燒天和青龍會的那三個人已站在院子裏，臉色也並不比他好看多少。

□ □ □

燈已燃起，十盞燈。

燈光雖明亮，但每個人的臉色却還是全都難看得很。

白玉京却是例外，他臉上甚至還帶着微笑。

只可惜沒有人去看他的臉，每個人眼睛都盯在他的劍上。

陳舊的劍鞘，纏在劍柄上的緞子也同樣陳舊，已看不出本來是什麼顏色。

「這把劍一定殺過很多人的。」

在這陳舊劍鞘中的劍，一定鋒利得可怕，因為這本就是江湖中最可怕的一把劍。

長生劍！

他只有殺人，從沒有人能殺死他。

朱大少忽然懊悔，不該得罪苗燒天，否則他們兩人若是聯手，說不定還有希望，但現在……

現在他忽然看到白馬張三和趙一刀走了進來，這兩人無疑也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朱大少眼睛裏立刻又充滿希望——

□ □ □

每個人心裏都知道現在自己只有兩種選擇。

【75】

殺人！或者被殺！



每個人都想錯了。

白玉京也知道他們想錯了，却故意沉下了臉，道：「各位爲什麼到這裏來，原因我已知道。」

沒有人答話，在這屋裏的人，簡直沒有一個不是老江湖，老江湖不到必要時，是絕不肯開口說話的。

白玉京說完了這句話也停下來，目光盯着朱大少，然後一個個看過去，直看到趙一刀，才緩緩道：「我是誰，各位想必也知道？」

每個人都點了點頭，眼睛不由自主又往那柄劍上瞟了過去。

白玉京忽然笑了笑，道：「各位想要的東西，就在我身上。」

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大了，眼睛裏全都充滿了渴望，企求，貪婪之色。

白馬張三本來是個很英俊的男人，但現在却忽然變得說不出的可憎。

只有那黑衣人，臉上還是全無表情，因爲他心裏沒有慾望。

他平常本是個很醜陋的人，但在這羣人中，看來却忽然變得可愛起來。

白玉京道：「各位若想要這樣東西，也簡單得很，只要各位答應我一件事。」

朱大少忍不住道：「什麼事？」

【76】

白玉京道：「拿了這樣東西後，立刻就走，從此莫要再來找我。」

大家的眼睛睜得更大了，顯得又是驚奇，又是歡喜，誰也想不到他的條件竟是如此簡單容易。

朱大少輕咳了兩聲，勉強笑道：「我們和白公子本沒有過節，白公子的俠名，我們更早已久仰，只要能拿到這樣東西，我們當然立刻就走，而且，我想以後也絕不會有人敢再來打擾白公子。」

趙一刀立刻點頭表示同意；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個人當然也沒什麼話可說；苗燒天却有話說。

他忽然問道：「却不知白公子打算將這樣東西給誰？」

白玉京道：「這就是你們自己的事了，你們最好自己先商量好。」

白馬張三看了看苗燒天，又看了看朱大少，皺眉不語。

青龍會的三個人好像要站起來說話，但眼珠子一轉，却又忍住。

朱大少忽然道：「這東西本是從青龍會出來的，自然應該交還給青龍會的大哥們。」

趙一刀拊掌道：「不錯！有道理。」

青龍會的三個人也立刻站起來，向他們兩人躬身一揖。

其中一人道：「兩位仗義執言，青龍會絕不敢忘記兩位的好處。」

趙一刀欠身道：「不敢。」

朱大少微笑道：「萬金堂日後要仰仗青龍會之處還有很多，三位大哥又何必客氣！」

這人看來雖然像是個飽食終日的大少爺，但說話做事，却全都精明老練得很，正是個標準的生意人。

## 【77】

見風轉舵，投機取巧，這些事他好像天生就懂得的。

苗燒天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裏雖然不服，却也無可奈何。

白玉京道：「這件事是不是就如此決定了？」

苗燒天道：「哼。」

白玉京長長吐出口氣，從懷裏拿出個織金的錦囊，隨手拋在桌上，不管囊中裝的是什麼，這錦囊看來已經是價值不菲之物，但他却隨手一拋，就好像拋垃圾一樣。

大家眼睛盯着這錦囊，面面相覷，却沒有一個人說得出話來。

白玉京冷冷道：「東西已經在桌上，你們爲什麼還不拿去？」

青龍會的三個人對望了一眼，其中一人走過來，解開錦囊一抖，幾十樣彩色繽紛的東西，就立刻滾落在桌上，有波斯貓眼石，天竺的寶石，和闐的美玉，龍眼般大的明珠，連燈光都彷彿亮了起來。

白玉京懶洋洋的靠在椅子上，看着這堆珠寶，眼睛裏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這些東西得來並不容易，他也曾花過代價。

他很瞭解它們所代表的是什麼東西——好的酒，華麗的衣服，乾淨舒服的床，溫柔美麗的女人，和男人們的羨慕尊敬。

這些都是一個像他這樣的男人不可缺少的，但現在，他捨棄了它們，心裏却絲毫沒有後悔惋惜之意。

因爲他知道他已得到更好的，因爲世上所有的財富，也不能填滿他心裏的寂寞空虛。

【78】

而現在他却已不再寂寞空虛。

□ □ □

財富就擺在桌上，奇怪的是，到現在還沒有人伸手來拿。

更奇怪的是，這些人眼睛裏非但沒有歡喜之色，反而顯得很失望。

白玉京抬起頭，看着他們，皺眉道：「你們還想要什麼？」

朱大少搖搖頭，青龍會的三個人也搖了搖頭。

朱大少忽然道：「白公子在這裏稍候，我們出去一趟，馬上就回來。」

白玉京道：「你們還要商量什麼？」

朱大少勉強笑道：「一點點小事。」

白玉京看着他，遲疑着，終於讓他走了出去。

所有的人全都走了出去。

白玉京冷笑着，對這些人，他根本全無畏懼，也不怕他們有什麼陰謀詭計。

他甘心付出這些，只因為他要好好的帶着她走，不願她再受到任何驚嚇傷害。

他自己也不願再流血了，爲了這些東西流血，實在是件愚蠢可笑的事。

但他們現在還想要什麼呢？他猜不透。

□ □ □

## 【79】

窗戶是開着的，他可以看見他們的行動，沒有一個人到小樓那邊去，小樓上還是很平靜。

她一定還睡得很甜。

睡着了時，她看來就像是個嬰兒，那麼純真，那麼甜蜜。

白玉京嘴角不禁露出一絲笑意——

忽然間，所有的人居然真的全回來了，每個人手裏都提着個包袱，放在桌上，解開。

白馬張三帶來的是一斛明珠。

苗燒天是一疊金葉子。

青龍會是一箱白銀。

朱大少是一張嶄新的銀票。

這些東西無論對誰說來，都已是一筆財富，價值絕不在白玉京的珠寶之下。

白玉京忍不住問道：「各位這是做什麼？」

朱大少站起來，道：「這是我們對白公子的一點敬意，請白公子收下。」

白玉京本是很難被感動的人，但現在却也不禁怔住。

他們不要他的珠寶，反而將財富送來給他。

這是爲了什麼？

他也想不通。

【80】

朱大少輕輕的咳嗽着，又道：「我們……我們也想請白公子答應一件事。」

白玉京道：「什麼事？」

朱大少道：「白公子在這裏不知道還打算逗留多久？」

白玉京道：「我天亮就要走的。」

朱大少展顏笑道：「那就好極了。」

白玉京道：「你說是什麼事？」

朱大少笑道：「白公子既要走了，還有什麼別的事！」

白玉京又怔住。

他本來以為他們不讓他走的，誰知他們却只希望他快走，而且還情願送他一筆財富。

這又是爲了什麼？

他更想不通。

朱大少遲疑着，又道：「只不過，不知道白公子是不是一個人走？」

白玉京忽然明白了。

原來他們要找的並不是他，而是袁紫霞，只不過因爲顧忌着他的長生劍，所以才一直都不敢下手。

他們不惜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也要得到她，對她究竟有什麼目的？

她若真的只不過是個逃婚出走的女孩子，又怎麼會引動這麼多威鎮一方的武林高手？

難道她說的全是謊話？

難道她這麼樣說，只不過是爲了要打動他，要他保護她？

是不是就因爲這緣故，所以她才求他不要再理這些人，求他帶着她悄悄的走？

□ □ □

白玉京的心沉了下去。

每個人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回答。

桌上的珠寶黃金，在燈下閃着令人炫目的光，但却沒有人去看一眼。

他們所要的，價值當然更大。

那是什麼呢？

是袁紫霞這個人，還是她身上帶的東西？

朱大少看着他臉上的表情，試探着道：「我們也已知道，白公子和那位袁姑娘，只不過是萍水相逢而已，白公子當然不會爲了她而得罪朋友。」

白玉京冷冷道：「你們不是我的朋友。」

朱大少陪笑道：「我們也不敢高攀，只不過，像袁姑娘那樣的女人，白公子以後一定還會遇見很多，又何必……」

白玉京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們要的不是她這個人？」

【82】

朱大少笑了，道：「當然不是。」

白玉京道：「你們究竟要的是什麼？」

朱大少目光閃動，道：「白公子不知道？」

白玉京搖搖頭。

朱大少臉上露出了詭譎的笑容，緩緩道：「也許白公子還是不知道的好。」

他顯然生怕白玉京也想來分他們一杯羹，所以還是不肯說出那樣東西是什麼。

那東西的價值，無疑比這裏所有的黃金珠寶更大。

白玉京却更想不通了。

袁紫霞身上那有什麼珍貴之物？她整個房子豈非已全都被他們翻過。

朱大少道：「依我看，這件事白公子根本就不必考慮，有了這麼多金銀珠寶，還怕找不着美如天仙的女人？」

白玉京慢慢的將自己的珠寶，一粒粒拾起來，放回錦囊裏。

然後他就走了出去。

他連一句話都不再說，就走了出去。

每個人都在瞪着他，目中都帶着懷恨之色，但却沒有人出手。

因為他們還要等一個人，一個能對付長生劍的人。

# 【83】

他們對這個人有信心。



#### 四

長夜猶未盡。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但空氣却是寒冷清新的。

白玉京抬起頭，長長的呼吸——

他忽然發現小樓上的窗戶裏，被燈光映出了兩條人影。

一個人的影子苗條纖秀，是袁紫霞，還有一個人呢？

□ □ □

兩個人的影子距離彷彿很近。

他們是不是正在悄悄的商議着什麼？

朱大少，趙一刀，苗燒天，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個全都在樓下。

樓上這個人是誰呢？

□ □ □

白玉京手裏緊握着劍鞘，他的手比劍鞘更冷。

他實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應該上樓去。

## 殭屍

一

長夜未盡。風中却似已帶來黎明的消息，變得更清新，更冷。

白玉京靜靜的站在冷風裏。

他希望風越冷越好，好讓他清醒些。

從十三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在江湖中流浪，到現在已十四年。

這十四年來，他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他直到現在還活着。

無論誰若經歷過他遭遇到的那些折磨，打擊和危險，要想活着都不太容易。

「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

他心裏在冷笑。

江湖中對他的傳說，他當然也聽說過，只有他自己心裏知道，他能活到現在，只不過因為他頭腦一直都能保持冷靜。

【85】

現在他更需要冷靜。

□

□

□

窗上的人影，彷彿又靠近了些。

他儘量避免去猜這個人是誰，因為他不願猜疑自己的朋友。

小方是他的朋友。

既然別的人都在樓下，樓上這人不是方龍香是誰？

小方無疑也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也許比他更有力量保護她。

她就算投向小方的懷抱，也並不能算是很對不起他，因為他們之間本就沒有任何約束。

「這樣也許反倒好些，反倒沒有煩惱。」

白玉京長長吐出口氣，儘力使自己不要再去想這件事。

但也不知爲了什麼，他心裏却還是好像有根針在刺着，刺得很深。

他決心要走了，就這樣悄悄的走了也好，世上本沒有什麼值得太認真的事。

他慢慢的轉過身。

但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袁紫霞的一聲驚呼。

□ □ □

呼聲中充滿了驚懼之意，就像是一個人看見毒蛇時發出的呼聲一樣。

【86】

白玉京已箭一般竄上了小樓。「砰」的，撞入了窗戶。

□ □ □

屋裏當然有兩個人。

袁紫霞臉上全無血色，甚至比看見毒蛇時還要驚慌恐懼。

她正在看着對面的一個人，這人的確比毒蛇可怕。

他長髮披肩，身子僵硬，一張臉上血跡淋漓，看來就像是個殭屍。

這人不是小方。

在這一剎那，白玉京心裏不禁掠過一絲歉疚之意，一個人實在不該懷疑朋友的。

但現在已沒有時間來讓他再想下去。

他的人剛撞進窗戶，這殭屍已反手向他抽出了一鞭子。

鞭子如靈蛇，快而準。

這殭屍的武功竟然也是江湖中的絕頂高手。

白玉京身子凌空，既不能退，也無力再變招閃避，眼見長鞭已將捲上他的咽喉。

但世上還沒有任何人的鞭子能捲住他咽喉。

他的手一抬，就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間，用劍鞘纏住了長鞭，扯緊。

他另一隻手已閃電般拔出了劍。

## 【87】

劍光是銀色的，流動閃亮，亮得令人幾乎睜不開眼睛。

他脚尖在窗櫺上一點，水銀般的劍光已向這殭屍削了過去。

這殭屍長鞭撒手，凌空翻身。

猝然間，滿天寒星，暴雨般向白玉京撒下。

白玉京劍光一捲，滿天寒星忽然間就已全都沒有了消息。

但這時殭屍却已「砰」的撞出了後面的窗戶。

白玉京怎麼能讓他走？

他身形掠起，眼角却瞥見袁紫霞竟似已嚇得暈了過去。

那些人就在樓下，他也不忍將她一個人留在這裏。

是追？還是不追呢？

在這一瞬間，他實在很難下決定，幸好這時他已聽見了小方的聲音：「什麼事？」

「我把她交給你……」

一句話未說完，他的人已如急箭般竄出窗子。

□ □ □

誰知這個殭屍看來雖僵硬如木，身法却快如流星。

就在白玉京微一遲疑間，他已掠出了七八丈外，人影在屋脊上一閃。

【88】

白玉京追過去時，他的人已不見了。

遠聲忽然响起鷄啼。

難道他真的是殭屍，只要一聽見鷄啼聲，就會神秘的消失？

□ □ □

東方已露出淡青，視界已較開濶。

附近是空曠的田野，空曠的院子，那樹林還遠在三十丈外。

無論誰也不可能在這一瞬間，掠出三四十丈的，就連昔日輕功天下無雙的楚香帥，也絕不可能有這種能力！

風更冷。

白玉京站在屋脊上，冷靜的想了想，忽然跳了下去。

下面是一排四間廂房，第三間本是苗燒天住的地方，現在屋裏靜悄悄的，連燈光都已熄滅。

第二間屋裏，却還留着盞孤燈。

慘淡的燈光，將一個人的影子照在窗上，佝僂的身形，微駝的背，正是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

她顯然還在爲了自己親人的死而悲傷，如此深夜，還不能入睡。

也許她並不完全是在哀悼別人的死，而是在爲自己的生命悲傷。

一個人到了老年時，往往就會對死亡特別敏感恐懼。

【89】

白玉京站在窗外，靜靜的看着她，忍不住輕輕嘆息了一聲。

奇怪的是，人在悲傷時，有些感覺反而會變得特別敏銳。

屋子裏立刻有人在問：「誰？」

「我。」

「你是誰？」

白玉京還沒有回答，門已開了。

這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手扶着門，駝着背站在門口，用懷疑而敵視的目光打量着他，又問了一句：「你是誰？來幹什麼？」

白玉京沉吟着，道：「剛才好像有個人逃到這裏來了，不知道有沒有驚動你老人家？」

老太婆怒道：「人？三更半夜的那有什麼人，你是不是活見鬼了。」

白玉京知道她心情不好，火氣難免大些，只好笑了笑，道：「也許是我看錯了，抱歉。」

他居然什麼都不再說了，抱了抱拳，就轉過身，走下院子，長長的伸了個懶腰，彷彿覺得非常疲倦。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咕咚」一聲。

那老太婆竟倒了下去，疲倦、悲哀，和蒼老，就像是一包看不見的火藥，忽然在她身體裏爆炸，將她擊倒。

白玉京一個箭步竄過去，抱起了她。

【90】

她的脈搏還在跳動，還有呼吸，只不過都已很微弱。

白玉京鬆了口氣，用兩根手指捏住她鼻下人中，過了很久，她蒼白的臉上才漸漸有了血色，脈搏也漸漸恢復正常。

但她的眼睛和嘴却都還是緊緊閉着，嘴角不停的流着口水。

白玉京輕聲道：「老太太，你醒醒——」

老太婆忽然長長吐出口氣，眼睛也睜開了一線，彷彿在看着白玉京，又彷彿甚麼都沒有看到。

白玉京道：「你不要緊的，我扶你進去躺一躺就沒事了。」

老太婆掙扎着，喘息着，道：「你走，我用不着你管。」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白玉京又怎麼能拋下她不管。

他用不着費力，就將她抱起來。

這也許還是他第一次抱着個超過三十歲的女人進房門。

棺材就停在屋裏，一張方桌權充靈案，點着兩支白燭，三根線香。

香烟繚繞，燭光暗淡，屋子裏充滿了陰森淒涼之意，那小男孩躺在床上，也像是個死人般睡着了。

小孩子只要一睡着，就算天塌下來，也很難驚醒的。

白玉京遲疑着，還不知道該將這老太婆放在那裏。

忽然間，老太婆的人在他懷裏一翻，兩隻鳥爪般的手已扼住了他的咽喉。



她出手不但快，而且有力。

白玉京呼吸立刻停止，一雙眼珠子就像是要在眼睛中迸裂。

他的劍剛才已插入腰帶，此刻就算還能抓住劍柄，也已沒力氣拔出來。

老太婆臉上露出獠笑，一張悲傷、疲倦、蒼老的臉，忽然變得像是條惡狼。

她手指漸漸用力，獠笑看着道：「長生劍，你去死吧！……」

這句話還未說完，突然覺得有件冰冷的東西刺入了自己的肋骨。

是柄劍。

再看白玉京的臉，非但沒有扭曲變形，反而好像在微笑。

她忽然覺得自己扼住的，絕不像是一個人的脖子，却像是一條又滑又軟的蛇。

然後又是一陣尖錐般的刺痛，使得她十根手指漸漸鬆開。

劍已在白玉京手上。

劍尖已刺入她的肋骨，鮮血已滲出，染上她剛換上的麻衣。

白玉京看着她，微笑道：「你的戲演得實在不錯，只可惜還是瞞不過我。」

老太婆目中充滿驚慌恐懼，顫聲道：「你……你早已看出來了。」

白玉京笑道：「真正老太婆，醒得絕沒有那麼快，也絕沒有這麼重。」

劍光一閃，削去了她頭上一片頭髮。

【92】

她蒼蒼的白髮下，頭髮竟烏黑光亮如綢緞。

老太婆嘆了口氣，道：「你怎麼知道老太婆應該有多重。」

白玉京道：「我就是知道。」

他當然知道，他抱過的女人也不知有多少，很少有人的經驗能比他更豐富。

老太婆的肌肉已鬆，骨頭也輕了，他一抱起她，就知道她絕不會超過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的女人，若是保養得好，胴體仍然是堅挺而有彈性的。

老太婆道：「現在你想怎麼樣？」

白玉京道：「這就得看你了。」

老太婆道：「看我？」

白玉京道：「看你是不是肯聽話？」

老太婆道：「我一向聽話。」

她的眼睛忽然露出了一種甜蜜迷人的笑意，用力在臉上搓了搓，就有層粉末細雨般掉了下來。

一張成熟、美麗、極有風韻的臉出現了。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你果然不是老太婆。」

這女人媚笑道：「誰說我老？」

她的手還在解着衣鈕，慢慢的拉開了身上的白麻衣服。

【93】

衣服裏沒有別的，只有一個豐滿、堅挺、成熟而誘人的胴體，甚至連胸膛都沒有下墜。

白玉京看着她胸膛時，她胸膛上頂尖的兩點就漸漸挺硬了起來。

她用自己的指尖輕撫着，一雙眼睛漸漸變成了一條線，一根絲。

她輕咬着嘴唇，柔聲道：「現在你總該已看出，我是多麼聽話了。」

白玉京只有承認。

她媚笑道：「我看得出你是個有經驗的男子，現在爲甚麼却像個孩子般站着。」

白玉京道：「你難道要我就在這裏？」

她笑得更媚更蕩，道：「這裏爲甚麼不行？老鬼已死了，小鬼也已睡得跟死人差不多，你只要關上房門……」

門是開着的，白玉京不由自主，去看了一眼，忽然間，床上死人般睡着的孩子鯉魚打挺，一個翻身，十餘點寒星暴射而出，這孩子的出手竟也又快又毒，更可怕的是，絕沒有人能想到這麼樣一個孩子出手也會如此狠毒，何況白玉京面前是站着個赤裸裸的女人，世上還有甚麼能比一個赤裸着的美麗女人更令男人變得軟弱迷糊？

這暗器幾乎已無疑必可致命。

但白玉京却似又早已算準這一着，劍光一圈，這些致命暗器已全沒了消息。

女人咬了咬牙，厲聲道：「好小子，老娘跟你拚了。」

【94】

那孩子身子躍起，竟從枕頭下拔了兩柄尖刀，拋了柄給女人。

兩柄尖刀立刻閃電般向白玉京劈下。

就在這時，棺材的蓋子突然掀起，一根鞭子毒蛇般捲出，捲住了白玉京的腰。

這一鞭才是真正致命的。

□

□

□

白玉京的腰已被鞭子捲住，兩柄尖刀已閃電般向他刺了過來，他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他沒有閃避，反而向尖刀上迎了過去，棺材裏的人只覺得一股極大的力量將他一拉，已將他的人從棺材裏拉出，這人正是剛才突然在曙色中消失了的殭屍。

她眼看着兩柄刀已刺在白玉京身上，誰知突然又奇蹟的跌下，「噹」的，跌在地上。女人和孩子的手腕已多了一條血口。

白玉京的劍本身就像是奇蹟，劍光一閃，削破了兩人的手腕，再一閃，就削斷了長鞭。

殭屍本來正在用力收鞭，鞭子一斷，他整個人就立刻失去重心，「砰」的一聲撞在後面的窗戶上。

孩子和女人的驚呼還沒有出聲，白玉京已反手一個肘拳，打中孩子的胃。他只覺眼前一陣黑暗，連痛苦都沒有感覺到，就已暈了過去，那女人的臉已因驚懼而扭曲，轉身想逃，她上身剛轉過去，白玉京的劍柄已敲在她後腦上——她暈得比孩子還快。

殭屍背貼着窗戶，看着白玉京，眼睛裏也充滿了恐懼之色，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現在看着的是一個人，**【95】**人怎會有這麼快的出手。

白玉京也在看着他，冷冷道：「這次你為甚麼不逃了？」

殭屍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本就沒有得罪你，為甚麼要逃。」

白玉京道：「你的確沒有得罪我，只不過想要我的命而已。」

殭屍道：「那也是你逼着我們的。」

白玉京道：「哦。」

殭屍道：「我想要的，只不過是那女人從我這裏騙走的東西。」

白玉京皺了皺眉，道：「她騙走了你甚麼？」

殭屍道：「一張秘圖。」

白玉京道：「秘圖！甚麼秘圖？藏寶的秘圖？」

殭屍道：「不是。」

白玉京道：「不是？」

殭屍道：「這張圖的本身就是寶藏，無論誰有了這張圖，不但可以成爲世上最富有的人，也可以成爲世上最有權力的人。」

白玉京道：「爲甚麼？」

殭屍道：「你不必問我爲甚麼，但只要你答應放過我，我就可以幫你找到這張圖。」

【96】

白玉京道：「哦。」

殭屍道：「只有我知道，這張圖一定在她身上。」

白玉京沉吟着，忽然笑了笑，道：「既然一定在她身上，又何必要你幫我去找？」

殭屍道：「因爲她絕不會對你說實話的，她絕不會對任何人說實話的，可是我不但知道她的秘密，還

知道……」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斷絕，一隻鐵鉤從窗外伸進來，一下子就鉤住了他的咽喉，他沒有再說一個字，眼睛已凸出，鮮血已從迸裂的眼角流下來。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是突然被抽乾，突然萎縮，若不是親眼看見的人，絕想不到這種情況有多麼可怕。看見過的人，這一生就永遠不會忘却。

□ □ □

白玉京只覺得自己的胃也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開始要嘔吐。

他看着方龍香慢慢的走進來，用一塊雪白的絲巾，擦着鐵鉤上的血。

白玉京沉着臉，道：「你不該殺他的。」

方龍香笑了笑，道：「你爲甚麼不看看他的手？」

殭屍已倒下，兩隻手却還是握得很緊。

方龍香淡淡道：「你以爲他真的在跟你聊天，我若不殺了他，你現在只怕已變成了蜂窩。」

#### 【97】

他用鐵鉤挑斷了殭屍手上筋絡，手鬆開，滿把暗器散落了下來，一隻手裏，就握着四種形狀不同的暗器。

方龍香道：「我知道你的長生劍是暗器的剋星，但我還是不放心。」

白玉京道：「爲甚麼？」

方龍香道：「因爲我也知道這人的暗器一向很少失手的。」

白玉京道：「他是誰？」

方龍香道：「長江以南，用暗器的第一高手公孫靜。」

白玉京道：「青龍會的公孫靜？」

方龍香道：「不錯。」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但你還是不該這麼快就殺了他的。」

方龍香道：「爲甚麼？」

白玉京道：「我還有很多話要問他。」

方龍香道：「你可以問我。」

他走過去，帶着欣賞的眼光，看着地上的女人，嘆息着道：「想不到公孫靜不但懂得暗器，也很懂得選女人。」

白玉京道：「這是他的女人？」

【98】

方龍香道：「是他的老婆。」

白玉京道：「這小孩是他的兒子？」

方龍香又笑了，道：「小孩子？……你以爲這真是個小孩。」

白玉京道：「不是。」

方龍香道：「這小孩子的年紀至少比你大十歲。」

他用腳踢這孩子的臉，臉上也有粉末落了下來。

這孩子的臉上竟已有了皺紋。

方龍香道：「這人叫毒釘子，是個天生的侏儒，也是公孫靜的死黨。」

白玉京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死人不是死人，孩子不是孩子，老太婆不是老太婆——這倒真妙得很。」

方龍香淡淡道：「只要再妙一點點，你就已經是個死人了。」

白玉京道：「青龍會的勢力遍佈天下，他們既然是青龍會的人，行踪爲甚麼要如此詭秘？」

方龍香道：「因爲最想要他們命的，就是青龍會。」

白玉京道：「爲甚麼？」

方龍香道：「因爲公孫靜做了件讓青龍會丟人的事。」

白玉京道：「甚麼事？」

【99】

方龍香道：「一樣關係很重大的東西，在他的手裏被人騙走了，當然他知道青龍會的規矩。」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帶着他的老婆和死黨，易容改扮到這裏，爲的就是想追回那樣東西？」

方龍香道：「不錯。」

白玉京道：「這些事你怎麼會知道的？」

方龍香笑了笑，道：「你難道忘了我是幹甚麼的？」



白玉京道：「那樣東西真的在袁紫霞身上？」

方龍香道：「這你就該問她自己了。」

白玉京道：「她的人呢？」

方龍香道：「就在外面。」

白玉京立刻走出去，方龍香就讓路給他出去，突然間，一把鐵鉤劃破他手腕，長生劍「叮」的跌落在地，接着，一個比鐵鉤還硬的拳頭，已打在他腰下京門穴上，他也倒了下去。

燭光在搖動，整個屋子都像是在不停的搖動着，白玉京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已感覺到有個冰冷的鐵鉤在磨擦着他的咽喉。

他終於醒了，也許他永遠不醒反倒好些，他實在不願再看到方龍香的臉，那本是張非常英俊的臉，現在却似也已變得說不出的醜陋。

這張臉正在微笑着，面對着他的臉，道：「你想不到吧！」

#### 【100】

白玉京道：「我的確想不到，因為我一直認為你是我的朋友。」

他儘力使自己保持平靜——既然已輸了，為甚麼不輸得漂亮些？

方龍香微笑道：「誰說我不是你的朋友，我一直都是你的朋友。」

白玉京道：「現在呢？」

方龍香道：「現在就得看你了。」

白玉京道：「看我是不是肯聽話？」

方龍香道：「一點也不錯。」

白玉京道：「我若不肯聽話呢？」

方龍香忽然長長嘆了口氣，看看自己手上的鐵鉤，慢慢道：「我是個殘廢，一個殘廢了的人，要在江湖上混，並不是件容易事，若沒有很硬的後台支持我，我就算死不了，也絕不會活得這麼舒服。」

白玉京道：「誰在支持你？」

方龍香道：「你想不出？」

白玉京終於明白，苦笑道：「原來你也是青龍會的人。」

方龍香道：「青龍會的壇主。」

白玉京道：「這地方也是青龍會的三百六十五處分壇之一？」

方龍香嘆道：「我知道你遲早總會完全明白的，你一向是個聰明人。」

**【101】**

白玉京只覺滿嘴苦水，吐也吐不出。

方龍香道：「三年前，我也跟你現在一樣，躺在地上，也有人用刀在磨擦我咽喉。」

白玉京道：「所以你非入青龍會不可？」

方龍香道：「那人倒也沒有一定要逼我入青龍會，他給了我兩條路走。」

白玉京道：「那兩條路？」

方龍香道：「一條是進棺材的路，一條是進青龍會的路。」

白玉京道：「你當然選了後面一條。」

方龍香笑了笑：「我想很多人都會跟我同樣選這條路的。」

白玉京道：「不錯，誰也不能說你選錯了。」

方龍香道：「我們既然一向是好朋友，我當然至少也得給你兩條路走！」

白玉京道：「謝謝你，你真是個好朋友。」

方龍香道：「第一條路近得很，現在棺材就在你旁邊。」

白玉京道：「這口棺材太薄了，像我這樣有名氣的人，你至少也得給我口比較像樣的棺材。」

方龍香道：「那倒用不着，我可以保證你躺進去的時候，已分不出棺材是厚是薄了。」他手上的鐵鉤又開始在動，微笑着說：「但無論如何，睡在床上總比睡在棺材裏舒服些，尤其是在床上還有個女人的時候。」

#### 【102】

白玉京點點頭，道：「那倒一點都不假，只不過還得看床上睡的是個甚麼樣的女人。」

方龍香道：「哦！」

白玉京道：「裏邊床上睡的若是條母猪，我則情願睡在棺材裏了。」

方龍香道：「你當然不會認為那位袁姑娘是母猪。」

白玉京道：「她的確不是，她是母狗。」

方龍香又笑了，道：「憑良心講，說她是母狗的人，你則不是第一個。」

白玉京道：「第一個是公孫靜？」

方龍香笑道：「你又說對了。誰能想到像公孫這樣的老狐狸，也會栽在母狗手裏呢。」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憑良心講，我倒真有點同情他。」

方龍香道：「我也同情他。」

白玉京道：「所以你殺了他。」

方龍香嘆道：「我若不殺他，他死得也許還要更慘十倍。」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青龍會對付像他這樣的人，至少有一百三十種法子，每一種都可以讓他後悔自己爲甚麼要生到這世上來。」

白玉京道：「他究竟做了甚麼丟人的事？」

### 【103】

方龍香沉吟着，道：「你聽說過『孔雀翎』這三個字沒有？」

白玉京動容道：「孔雀山莊的孔雀翎？」

方龍香道：「你果然聽說過。」

白玉京嘆道：「江湖中沒有聽說過這三個字的人，也許比沒有聽過長生劍的還少。」

方龍香笑道：「你倒真謙虛得很。」

白玉京也微笑着道：「謙虛本就是我這人的美德之一。」

方龍香道：「哦？你還有些甚麼美德？」

白玉京道：「我不賭錢，不喝酒，不好色，我只有一種毛病。」

方龍香道：「甚麼毛病？」

白玉京道：「我說謊，只不過每天只說一次而已。」

方龍香道：「今天你說過沒有？」

白玉京道：「還沒有，所以我現在就要趕快說一次，免得以後沒機會了。」

他笑了笑，又道：「所以現在我無論說甚麼，你最好都不要相信。」

方龍香笑道：「多謝你提醒，我一定不會相信的。」

白玉京道：「我若說剛被你殺了的公孫靜又復活了，你當然不信。」

## 好亮的刀

方龍香道：「當然！」

白玉京微笑道：「我說她的老婆已醒了過來，正準備暗算你，你還是不信。」

方龍香道：「還是不信。」

他嘴裏雖然說不信，還是忍不住回過頭去，他的手也跟着動了動，手上的鐵鈎，距離白玉京的咽喉也就遠了些。

白玉京的肘、背、股，突然同時用力，向右翻出，彈起。

長生劍就落在公孫靜的屍體旁。

他的人一翻出去，手已握住了劍柄。

但就在這時，他剛提起的力氣，突然又莫名其妙的消失。

他的人剛躍起三尺，又重重的跌了下去。

然後他就聽到了方龍香得意而愉快的笑聲，他的心也沉了下去……

因為他知道這已是他最後一次機會，現在機會已錯過，就永遠不會再來了。

【105】

地上冷而潮濕。

白玉京伏在地上，連動都不願再動，但鐵鈎卻又鈎住了他的腰帶，將他的身子翻了過來。

方龍香正在看着他微笑，笑得就像是條正在看着他爪下老鼠的貓。

貓抓到一隻老鼠時，通常都會給老鼠一兩次機會逃走的，因為牠知道這老鼠一定逃不了。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你點穴的手法又進步了些，可喜可賀。」

方龍香道：「其實你根本用不着騙我回頭，我也會讓你試一次的。」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你以為剛才真的騙過了我。」

白玉京道：「若換了是我，也忍不住要回頭去看看的。」

方龍香道：「但我却不必。」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笑得更愉快，道：「因為我知道公孫靜的老婆已死了。」

白玉京道：「你……你剛才已經殺了她。」

方龍香道：「我不喜歡讓活人留在我背後，雖然現在女人缺貨，我也只好忍痛犧牲了。」

白玉京嘆道：「我記得你以前好像是個很憐香惜玉的人。」

方龍香目中露出一絲怨毒之色，冷冷道：「以前我也是個有兩隻手的人。」

#### 【106】

白玉京道：「自從你只剩下一隻手之後，就不再信任女人？」

方龍香道：「只信任一種，死的。」他臉上忽又露出愉快的微笑，道：「現在我們是不是可以接着繼續談下去了。」

白玉京道：「談甚麼？孔雀翎？」

方龍香點點頭，道：「據說天下的暗器一共有三百六十幾種，但自從世上有暗器以來，孔雀翎無疑是最成功，最可怕的一種。」

白玉京道：「我承認。」

這一點幾乎沒有人會不承認。

據說這種暗器發出來時，美麗得就像孔雀翎開屏一樣，不但美麗，而且輝煌燦爛，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比擬。

但就在你被這種驚人的神靈感動得目瞪口呆時，它已經要了你的命。

方龍香道：「最可怕的是，除了孔雀山莊的嫡系子孫外，世上從沒有任何人能知道這種暗器的秘密，更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打造的。」

白玉京道：「的確沒有。」

方龍香道：「但現在却有了。」他眼睛裏發着光，道：「公孫靜被人騙去的那張秘圖，就是打造孔雀翎的圖形，和使用孔雀翎的方法。」

#### 【107】

白玉京也不禁動容道：「這張圖怎麼會落在他手上的呢？」

方龍香微笑道：「青龍會若想得到一樣東西，通常都有很多種法子的。」

白玉京道：「難道是從孔雀山莊盜出來的？」

方龍香道：「也許。」他不讓白玉京再問，接着又道：「孔雀山莊就因為有這樣暗器，所以才能雄踞江湖數十年，從沒有任何人敢去打他們的主意，甚至連青龍會都不願去惹這種麻煩。」



白玉京道：「我知道青龍會一向對孔雀山莊很不滿意。」

方龍香道：「但別人若也能打造孔雀翎，孔雀山莊的威風還能剩下來的就不多了，這些年來，他們傳下來的仇怨却不少。」

白玉京沉思着，道：「白馬、赤髮、快刀、萬金堂，這些人好像都跟他們有很大的仇恨。」

方龍香道：「所以他們才會不惜傾家蕩產，來搶購這張秘圖，何況，他們若能將孔雀翎打造成功，非但立刻可以報仇出氣，而且很快就會將本錢收回來的。」

白玉京道：「不錯，江湖中肯不惜重價來買孔雀翎的人，一定還有很多。」

方龍香道：「也許比想買你的長生劍的人還多。」

白玉京道：「但青龍會爲甚麼不自己打造這孔雀翎？爲甚麼要賣給別人？」

方龍香道：「因爲青龍會老大只對一樣東西有興趣。」

白玉京道：「黃金。」

#### 【108】

方龍香道：「白銀珠寶也行。」他笑得很神秘，又道：「青龍會能得到這樣東西，當然也化了本錢，青龍會的開支可大得嚇人，所以青龍老大才急着要將這東西脫手。」

白玉京也笑了笑，道：「而且這東西本就燙手得很，能早點甩出去，麻煩豈非就是別人的了。」

方龍香道：「對極了。」

白玉京道：「何況，江湖中擁有孔雀翎的人若是多了起來，死的人也就多了，你若用孔雀翎殺了他，他的家人想必也免不了要弄個孔雀翎來復仇。」

方龍香目中露出讚賞之意，道：「那想必是一定免不了的。」

白玉京道：「這種事若是一天天多了起來，江湖中就難免要一天比一天亂，江湖越亂，青龍會混水摸魚的機會就越多。」

他嘆了口氣，接着道：「你們的青龍老大真是個天才，連我都不能不佩服他。」

方龍香大笑，道：「想不到你居然是他的知己，我也佩服你。」

白玉京淡淡道：「我手裏若有了這麼樣一件東西，至少是絕不會被人騙走的。」

方龍香道：「公孫靜機智深沉，辦事老練，本也是青龍會裏的第一流好手，只可惜他也犯了個和你一樣的毛病。」

白玉京道：「他也說謊？」

方龍香笑了一笑，道：「他好色，比你還好色，更不幸的是，他也跟你一樣，他也是看上了那位袁姑【109】娘。」他嘆息了一聲，道：「她實在是見到的女人中，最懂得騙男人的。男人遇見她，不上吊只怕也要跳河。」

白玉京目中已露出痛苦之色，却還是微笑着道：「幸好我現在已用不着上吊，也用不着跳河了，我有個好朋友照顧我。」

方龍香居然沒有臉紅，微笑着道：「所以我說你運氣一向不錯。」他接着又道：「袁姑娘究竟是怎麼樣將這東西盜走的，現在我倒還是不大清楚，據我所猜想，她一定是乘着公孫靜累極了的時候，將他的鑰匙打成模子，另外做了一付，再買通了看守地道的人盜走的。」

白玉京道：「你們想得很合理。」

方龍香道：「她算準事發之後，公孫靜一定也會趕快逃走，被她買通了的守衛，自己也脫不了罪，當然也不會將這件事洩露出來。」他接着道：「這位袁姑娘的確算得很精，只可惜還是忘了一件事。」

白玉京道：「哦！」

方龍香道：「她忘了青龍會若要人說話，只怕連死人都會開口的。」

白玉京道：「是不是那守衛說出了她的行踪了。」

方龍香點點頭，道：「她買通了兩個守衛，乘着換班的時候，混入秘道，用她自己複製的鑰匙，盜走了孔雀圖，再乘着換班時溜了出來。」

白玉京淡淡道：「她爲甚麼不將這兩個守衛殺了滅口？」

【110】

方龍香道：「因爲她怕驚動別人，因爲她武功本不高明，何況那時她剩下的時間已不多。」他又笑了笑，接着道：「所以你若認爲她的心還不够狠，你就錯了。」

白玉京道：「我看人總是常常看錯的，否則我怎會交到你這樣的好朋友。」

方龍香也不睬他，道：「青龍會耳目遍佈天下，既然已知道她是這麼樣一個人，當然就不會查不出她的行踪下落。」

白玉京道：「當然。」

方龍香道：「公孫靜當然也不甘心，也想將這東西要回來，但青龍會處置叛徒的法子，他也一向清楚得很。」

白玉京道：「所以他才假裝死人，躲在棺材裏。」

方龍香冷笑道：「他以爲這法子已經高明極了，安全極了，但他只怕永遠也不會想到，他買棺材那家店，也是青龍會開的。」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青龍會對自己兄弟照顧得倒真周到，你只要一進了青龍會，他就已將後事替你準備好了。」

方龍香淡淡道：「那至少總比死了被人拋去餵狗好。」

白玉京道：「那兩個和尚呢？已經餵了狗？」

方龍香道：「那兩人當然也是他的同黨，臨時扮成和尚混到這裏來。」

【111】

白玉京道：「只可惜他們的頭太光，衣服太新，而且眼睛太喜歡看大姑娘。」

方龍香道：「就因為他們的行跡被看破，所以毒針才會將他們殺了滅口，却想嫁禍在苗燒天身上。」

白玉京道：「去翻箱子的人是誰呢？是不是你？」

方龍香笑道：「這種事又何必我自己動手，別人把東西搜出來，豈非也一樣是我的。」

白玉京點點頭，道：「若不是你，就一定是張三或趙一刀，那時只有他們有機會。」

方龍香道：「我只可惜你送去的那些好菜好酒。」

白玉京道：「公孫靜雖然沉得住氣，但也怕夜長夢多，所以發現我們都在樓下時，就急着去找袁紫霞了。」

方龍香笑道：「我看着他上去的，他本來還想跟袁紫霞好好商量，誰知道這位小姐竟是軟硬不吃，因為她知道只要一叫起來，你就會趕上去英雄救美的。」

白玉京苦笑道：「最好笑的事，我居然還將她交給了你，居然還要你去保護她。」

方龍香道：「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一定會將她保護得很好的。」

白玉京道：「現在你總算已大功告成了，你還要甚麼？」

方龍香道：「大功還沒有告成，還差一點。」

白玉京道：「那一點？」

方龍香道：「孔雀圖還在別人手裏。」

【112】

白玉京道：「在誰手裏？」

方龍香道：「你。」

白玉京道：「在我手裏？」

方龍香沉下臉道：「你不承認？」

白玉京嘆了口氣，喃喃道：「女人……唉，她自己明明叫我死也不要說出這秘密，誰知道她自己反而先說了出來。」

方龍香面上又露了得意的微笑，道：「我早已告訴過你，青龍會若要人說話，連死人都要開口，何況女人？」

白玉京嘆道：「你若要女人保守秘密，只怕比要死人開口還困難些。」

方龍香悠然道：「我也告訴過你，你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二條路保證比第一條路愉快多了。」

白玉京道：「第二條路怎麼走？」

方龍香道：「帶着你的孔雀圖入青龍會，公孫靜那一壇就讓給你做壇主。」

白玉京忽然笑了。方龍香道：「你笑甚麼？」

白玉京道：「我笑我自己。」

方龍香道：「笑你自己？爲甚麼？」

白玉京道：「因爲我幾乎又要相信你的話了。」

【113】

方龍香道：「你不信？」

白玉京道：「其實你顯然已知道孔雀圖在我這裏，既然有法子能要我開口，又何必說這種好聽的話來騙我高興？」

方龍香道：「因為你是個人才，青龍會需要各種人才。」

白玉京沉吟着，道：「但我還是不相信。」

方龍香道：「要怎麼樣你才相信？」

白玉京道：「你先放了我，我就將孔雀圖交出來，絕不騙你。」

方龍香也笑了，道：「幸好你剛才提醒過我，否則幾乎又要相信你的話了。」

白玉京嘆道：「我也知道這交易是談不成功的，但我也有件事要告訴你。」

方龍香道：「你說。」

白玉京道：「我若不想說話的時候，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要我開口，我若不說出孔雀圖在那裏，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找得到。」

方龍香目光閃動，微笑道：「這一日一夜裏，你根本沒有到別的地方去過，我最多將這地方每一寸都翻過來，還怕找不到？」

方龍香沉下了臉，道：「要找，自然要從你身上找起。」

白玉京道：「歡迎得很。」

#### 【114】

方龍香盯着他，目光就像是正在追狐狸的獵狗。

白玉京一雙眼睛却在東張西望，絕不去接觸他的目光，彷彿生怕被他從自己眼睛裏看出甚麼秘密來。

屋子裏的東西很多，他一樣樣的看過去，從牆上掛着的畫，看到桌上的白燭，看到棺材，從棺材看到地上的死人，他並沒有去看自己的那柄劍，連一眼都沒有看。

方龍香的眼睛突然亮了，忽然道：「我若是你，我會將那孔雀圖藏在甚麼地方呢？」

白玉京道：「你不是我。」

方龍香笑道：「不錯，我不是你，我也沒有你的長生劍。」

白玉京的臉色似乎變了，變得全無血色。方龍香已大笑着從他身上掠過，「叮」的，用鐵鈎抓起了地上的長生劍，劍光燦爛如銀，劍柄上纏着的緞子却已變成紫黑色。

方龍香輕撫着劍脊，用眼角瞟着白玉京，喃喃道：「好劍，果然是好劍，可惜劍柄做得太壞了些。」

白玉京勉強笑道：「以後有機會，我一定會去換一個。」

方龍香忽然笑道：「用不着，我現在就可以替你換。」

白玉京笑得更勉強，道：「不必費神了，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就是。」

方龍香道：「大家既然是好朋友，又何必客氣。」

他慢慢的倒轉劍鋒，「哧」的，插入地上，劍柄猶在不停的搖曳。

他用兩根手指一彈，聽見了聲音，道：「咦，這裏面怎麼好像是空的？」

【115】

他用舌頭舐了舐發乾的嘴唇，連舌頭都乾得像是條鹹魚。

方龍香慢慢的點一點頭，道：「嗯，果然不是空的，——裏面好像有卷紙。」

白玉京長長嘆息了一聲，閉上眼睛。方龍香大笑，用三根手指拍着劍柄上的鏢一轉——劍柄果然是空的，一轉就開了，但藏在劍柄裏的却不是一捲紙，是一篷針，牛芒般的毒針。

□

□

□

「叮」的一响，幾十根牛芒般的毒針，已全部打在方龍香臉上，打在他眼睛裏。

他以手掩面，狂吼着，撲到白玉京身上，彷彿還想跟白玉京拚命，可是他的人一跌，就已不會動了。

他身上的鐵鈎已鈎入了自己的臉，將半邊臉都扯了下來。

他雖然只有一隻手，却是個兩面人，就正像他現在的樣子——一邊臉蒼白，一邊臉血紅。

地上冷而潮濕，但曙色却已從窗外淡淡的照了進來，長夜總算真已將過去。

白玉京躺在地上，甚至還可以感覺到方龍香臉上的血在流，血已浸透了他的衣裳，他心裏忽然覺得一陣說不出的傷痛，無論如何，這人總曾經是他的朋友，假如還有選擇的餘地，他實在不願這麼做，可是他知道沒有，他就算交出孔雀圖，小方還是不會放過他的，何況他根本連看都沒有看見過那見鬼的孔雀圖。

小方當然絕不會放過他的，因為他們曾經是朋友。

你若出賣過你的朋友一次，以後就絕不會放過他，因為你已無顏再見他。

門窗都已關緊，拴上，遠處的鷄啼聲此起彼落，曙色已漸漸染白窗紙。

#### 【116】

門外忽然响起了很多人的脚步聲。

白玉京在心裏嘆息着：「終於來了。」他知道小方剛才的那些大吼，必定會將這地方所有的人全都引來的。

「方店主，你在那裏？」



「出了甚麼事？」

「你能斷定剛才是方老闆的聲音？」

「絕不會錯。」

「但這間房却是那老太婆住的。」

「我早就覺得那老太婆有點鬼鬼祟祟的樣子。」

朱大少，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和青龍會的三人果然全都來了。

白玉京只希望他們能在外面多商議一陣子，等他以真氣將穴道撞開後再進來，但這時窗口已發出一聲輕呼，剛才小方用鐵鉤穿過的破洞裏，已露出一個人的眼睛——滿佈血絲像火燄般燃燒着的眼睛。

白馬張三道：「你看見了甚麼？」

苗燒天道：「死人，一屋子死人。」

這句話剛說完，門已「砰」的被撞開，青龍會的三個人當先衝進來，只看了一眼，立刻又退了回去。

這屋子裏的情況實在太悲慘，太可怕。

#### 【117】

又過了半晌，趙一刀和白馬張三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了進來，兩個人同時輕呼一聲。

白馬張三道：「果然全都死了。」

趙一刀道：「方店主怎麼會跟這老……」他忽然發現老太婆並不老，瞪大了眼睛，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來。

白馬張三道：「這人又是誰？……公孫靜？怎麼會是公孫靜？」

突聽朱大少冷笑道：「各位難道未看出這裏還有個活的。」

趙一刀道：「誰。」

朱大少道：「當然是位死不了的人。」

白玉京本來的確是想暫時裝裝死的，但朱大少却已走到他面前，蹲下來，看着他，帶着微笑道：「白公子睡着了麼？」那個黑衣人當然還是影子般貼在他身後。

白馬張三失聲道：「白玉京也在這裏，他果然還沒有死。」

朱大少悠然道：「莫忘記白公子是長生的。」

白馬張三用眼角瞟着趙一刀，冷冷道：「却不知他的頭疼不疼？」

趙一刀道：「想必是疼的。我試試。」

白玉京剛張開眼睛，就看到一柄雪亮的鋼刀已向他咽喉砍了下來——

好亮的刀！

## 衛天鷹的陰影

—

好亮的刀！

冰冷的刀鋒，一下子就已砍在白玉京咽喉上，他却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這一刀並沒有砍下去，刀鋒到了他咽喉上，就突然停頓。

趙一刀盯着他的眼睛，忽然笑着道：「白公子莫不知道這一刀砍在脖子上，頭就會掉的。」

白玉京道：「我知道。」

趙一刀道：「可是你不怕。」

白玉京道：「我知道這一刀絕不會砍下來。」

趙一刀道：「哦！」

白玉京道：「因為我脖子上有樣東西撐着。」

趙一刀道：「甚麼東西？」

【119】

白玉京道：「孔雀圖。」

趙一刀動容道：「你已知道孔雀圖？」

白馬張三搶着道：「你知道孔雀圖在那裏？」

白玉京却閉起了嘴。

趙一刀沉下了臉，道：「你爲甚麼不開口？」

朱大少淡淡道：「我脖子上若有柄刀，也一樣說不出話的。」

趙一刀哈哈一笑，「噲」的，刀已入鞘。

朱大少又蹲了下來，微笑道：「我們剛才答應白公子的話，現在還是一樣算數，只要白公子幫我們找到孔雀圖，我們立刻就恭送白公子上路——帶着終身享受不盡的黃金珠寶上路。」

白玉京笑了笑，道：「果然還是萬金堂的少東講理些。」

朱大少道：「我是個生意人，當然懂得只有公道的交易，才能談得成。」

白玉京道：「這交易我們一定談得成。」

朱大少道：「我早就看出白公子是個明白人。」

白玉京道：「孔雀圖當然還在那位袁姑娘手裏，只要你解開我穴道，我就帶你去找她。」

白玉京這句話說出，心裏已後悔。

他本不該讓別人知道他穴道已被點住的，現在別人顯然已看出，也未必能確定。

#### 【120】

一個人心裏光是太急切想去做一件事，就難免會做錯了。

誰知朱大少却答應得很快，立刻道：「好。」

好字一出口，他的手已拍下——並沒有拍開白玉京的穴道，反而又點了他左右雙膝上的環跳穴。

白玉京胃裏在流着苦水，面上却不動聲色，淡淡道：「你莫非不想要孔雀圖了？」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當然還想要，只不過若是勞動白公子的大駕，也是萬萬不敢當的。」

白玉京道：「朱大少真客氣。」

朱大少道：「只要白公子說出那位袁姑娘在那裏，只要我們能找到她，立刻就回來送白公子上路，這樣豈非就不要勞動白公子的大駕了？」

白玉京道：「好，這法子好極了。」

趙一刀忍不住插嘴道：「你既然也覺得好，爲甚麼還不說？」

白玉京道：「只可惜我雖然知道她在那裏，却說不出來。」

趙一刀道：「怎麼會說不出來。」

白玉京道：「我忘記那地方的名字了。」

朱大少嘆了口氣，道：「各位有誰能令白公子想起那名字來？」

苗燒天冷冷道：「我。」

他忽然走過來，一隻手從腰畔的麻布袋伸出，手裏竟赫然盤着條毒蛇。赤練蛇。

【121】

連趙一刀都不由自主，後退了兩步。

苗燒天冷笑道：「蛇肉最是滋補，白公子若是吞下了這條蛇，記性想必就會變得好些的。」

他的手忽然向白玉京伸出，蛇的紅信幾乎已舔上了白玉京的鼻子。

白玉京只覺面上的肌肉漸漸僵硬，冷汗已漸漸自掌心泌出。

突然院子裏有個非常迷人的聲音，帶着笑道：「各位可是在找我麼？」

## 二

晨霧剛升起，煙雲般繚繞在院子裏，紫籐花上彷彿蒙上層輕紗，看起來更美了。

袁紫霞就站在紫籐花下，就站在這輕紗般的迷霧裏，手裏還舉着根蠟燭。

她看起來也更美了，一種神秘而朦朧的美，使得她身旁的紫籐花却似已失去顏色。

苗燒天與白馬張三已想衝出去。

袁紫霞道：「站住。」她忽然將另一隻手也舉起，道：「兩位若真的過來，我就將這樣東西燒了。」

燭光閃動，她晶瑩如玉的纖手裏，高舉着一捲素紙，距離燭光才半尺。

苗燒天和白馬張三果然立刻站住，眼睛裏已不禁露出貪婪之色。

白馬張三勉強笑了一笑，道：「姑娘想必也知道這樣東西就等於是座金山，當然捨不得真燒了的。」

袁紫霞道：「我當然明白，可是我若死了，要金山又有甚麼用？」

### 【122】

苗燒天和白馬張三對望了一眼，慢慢的退了回去。

朱大少却走了出來，長長一揖，微笑道：「姑娘芳踪忽然不見，在下還着急得很，想不到姑娘竟又翩然歸來了。」

袁紫霞嫣然道：「多蒙關心，真是不敢當。」

朱大少道：「好說好說。」

袁紫霞道：「久聞朱大少不但年少多金，而且溫柔有禮，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下無虛。」

朱大少道：「像姑娘這樣仙子般的佳人，在下今日有緣得見，更是三生有幸。」

苗燒天忍不住冷笑道：「這裏又不是萬金堂的客廳，那裏來的這麼多廢話。」

袁紫霞笑道：「苗峒主這你就不懂了，女人最愛聽的，就是廢話，各位若想要我心裏歡喜，就應該多說幾句廢話才是。」

苗燒天瞪眼道：「我爲甚麼要你心裏歡喜？」

袁紫霞悠然道：「因爲我心裏一歡喜，說不定就會將這東西送給各位了。」

朱大少忽然大聲道：「不行不行，萬萬不行，這東西姑娘得來不易，怎麼能隨隨便便就送給我們。」

袁紫霞笑得更甜了，道：「我本來也在這麼樣想，可是現在却不同了。」

朱大少道：「哦！」

袁紫霞道：「我只不過是個孤苦伶仃的女人，若是身上帶着這樣東西，遲早總有一天，難免會死在別【123】人手裏的。」

朱大少嘆息了一聲，顯得無限同情，道：「江湖中步步都是凶險，姑娘的確還是小心些好。」

袁紫霞道：「但我若將這東西送了出去，豈非就沒有人會來找我了。」

朱大少勉強掩飾住面上的喜色，道：「這倒也有道理，只不過，姑娘就算要將這東西送出去，也得多少收回些代價才行。」

袁紫霞眨着眼，道：「那麼，朱大少你看，我應該收回多少呢？」

朱大少正色道：「至少也得要一筆足夠姑娘終生享受不盡的財富，而且絕不能收別的，一定要珠寶黃金。」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我也這麼想，可是……這麼大一筆財富，又有誰肯給我呢？」

苗燒天忍不住大聲道：「只要你肯要，這裏每個人都肯給的。」

袁紫霞大喜道：「那就太好了，只不過……」

苗燒天搶着問道：「只不過怎樣？」

袁紫霞道：「裏面還有個人是我的朋友，你們能不能讓我看看他？」

忽然間沒有人說話了，誰也不肯負這責任。

袁紫霞嘆道：「我的手已舉酸了，若是一不小心，把這東西燒了，怎麼辦呢？——只要燒掉一個角，也是麻煩的。」

#### 【124】

她手裏的紙卷距離燭光似已越來越近。

朱大少忽又笑了，道：「白公子既然是姑娘的朋友，姑娘要看他，當然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姑娘就請過來吧。」

袁紫霞用力搖着頭，道：「不行，我不敢過去。」

朱大少道：「爲甚麼？」



袁紫霞道：「你們這麼多大男人站在那裏，我怕得很。」

朱大少道：「姑娘要我們走？」

袁紫霞道：「你們若是能退到走廊那邊去，我才敢進去。」

朱大少道：「然後呢？」

袁紫霞抿嘴笑道：「有這麼多人在外面，我難道還會跟他做甚麼事？只不過說兩句話，我就會出來，然後就可以將這東西交給各位了，各位也正好乘此機會，先商量好是誰來拿這東西。」

朱大少看了看趙一刀，趙一刀看了看白馬張三。

白馬張三忽然道：「我先進去問問他，看他肯不肯見你。」

他不等別人開口，已竄進屋子，閃電般出手，又點了白玉京五處穴道，然後才轉身推開窗戶。

點穴的道理雖然相同，但每個人的手法却並不一定相同的。

無論誰若被三種不同的手法點住穴道，要想解開就很難了。

#### 【125】

他們若發現袁紫霞有替他解開穴道的意思，再出手也還來得及。

朱大少微微一笑，道：「白公子想必是一定很想見姑娘的，我們爲甚麼不識相些呢？」

白玉京躺在地上，看着袁紫霞走進來，却像是在看着個陌生人似的，臉上全無表情。

袁紫霞也在凝視着他，臉上的表情却複雜得很，也不知是歉疚？是埋怨？是悲傷？還是歡喜。

白玉京冷冷道：「你來幹甚麼？」

袁紫霞淒然一笑，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來幹甚麼？」

白玉京冷笑道：「你當然是來救我的，因為你又善良又好心，而且跟方龍香一樣，都是我的朋友。」

袁紫霞垂下頭，道：「我本可以溜走的，但若不是爲了關心你，爲甚麼要來？」

她眼眶已紅了，眼淚似已將流下。

突然青龍會的一個人在外面大聲道：「這東西本是青龍會的，自然該交還給青龍會，朱大少和趙幫主剛才豈非也已同意。」

袁紫霞眼睛裏雖然已有淚盈眶，但嘴角却似乎露出了一絲笑意。

□ □ □

一陣風吹過；苗燒天耳上的金環叮噠作響，一雙火燄般燃燒着的眼睛，瞪着青龍會的三個人。

趙一刀倚着欄杆，對這件事彷彿漠不關心，但目光却在不停的閃動着。

白馬張三用手指輕敲着柱子，好像受不了這種難堪的靜寂，似是故意弄出點聲音來。

#### 【126】

黑衣人動也不動的貼在朱大少身後，臉上還是全無表情。

這件事本就和他無關係，他關心的好像只是家裏等着他拿錢回去吃飯的那八個人。

青龍會的三個人緊握着雙拳，其中一人突又忍不住道：「朱大少說的話，素來最有信用，這次想必也不會食言反悔的。」

朱大少終於笑了笑，道：「當然不會，當然不會，只不過……」

「只不過怎麼樣？」

這人身材魁偉，滿臉大鬍子，一看就知道是個脾氣很急的人。

朱大少道：「我雖然答應了三位，可是別人……」

虬髯大漢立刻搶着道：「朱大少一言九鼎，只要朱大少答應，我兄弟就放心了。」

朱大少又笑了笑，道：「只要我答應，三位就真的能放心了？」

虬髯大漢道：「正是！」

朱大少嘆了口氣，道：「好，我就答應你。」

虬髯大漢喜動顏色，展顏道，「這次的事，青龍會決不會忘了朱大少……」

突然「叮」的一聲，他聲音突然斷絕。

接着又是一聲慘呼，慘呼聲是別人發出來的，一枚金環忽然嵌入了他的咽喉，沒有看見血，也沒有聽見慘呼，他的人已仰面倒了下去，然後，鮮血才慢慢的從他脖子裏流出來……

#### 【127】

他站在左邊，慘呼聲却是右邊一個人發出來的。

就在苗燒天出手的那一瞬間，白馬張三也突然出手，反身一掌，打在他鼻樑上，鮮血狂濺而出，他慘呼着捧着臉，白馬張三的膝蓋已撞上他的小腹，他彎下腰，突然像爛泥般倒下，身子已縮成一團，眼淚，鼻涕，隨着鮮血一起流出，然後突又一陣痙攣，就不再動了。

中間的一個人本來正在滿心歡喜，這次他們若能將孔雀圖要回，無疑是大功一件，青龍會一向有功必賞，而且絕不吝嗇，他心裏正幻想着即將到手的黃金、美女和榮耀，忽然間他左右兩個的伙伴全都倒下。

趙一刀正站在他對面，冷冷的看着他。

他只覺得胃在收縮，恐懼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用力拉扯着他的胃。

他勉強忍住嘔吐，哽聲道：「趙……趙幫主剛才豈非也同意……」

趙一刀冷冷的道：「剛才誰都不知道孔雀圖是否能夠到手，也沒有人真的看見過孔雀圖，但現在……」他向那邊開着的窗戶看了看，微笑道：「現在孔雀圖等於已在我們手上，我們為何要送給青龍會？」

這人道：「青龍會一向恩怨分明，趙幫主今日殺了我們，難道未曾想到青龍會的報復之慘？」

趙一刀淡淡道：「你們明明是被公孫靜殺了的，青龍會為甚麼要找我們報復？」

這人終於明白了，青龍會豈非也時常嫁禍給別人呢？

他全身都已在發抖，用力咬着牙，道：「青龍會的人縱然已死光，趙幫主也未必能得到孔雀圖，何況，青龍會的衛天鷹說不定馬上就要來了……」說到「衛天鷹」三個字，他彷彿突然有了勇氣，大聲道：「【128】現在他說不定已到了門外，我們三個人雖然死在你們手裏，你們三個人也休想能活着。」

聽到「衛天鷹」三個字，苗燒天、趙一刀、白馬張三的脸果然都不禁變了，情不自禁，同時往大門外看了一眼。

門上的燈籠已熄滅，聽不見人聲，也看不見人影。

趙一刀冷笑道：「不管我們是死是活，你總還要先走一步的。」

白馬張三道：「現在他的頭一定很痛。」

趙一刀道：「我來替他治。」刀光一閃，鋼刀忽然已出鞘，一刀往這人脖子上砍了下去。

趙一刀號稱一刀，這一刀之迫急沉猛，當然可想而知，這人的手也已握住刀柄，但還未及拔出刀來，只好翻身先閃避，誰知趙一刀的招式竟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改變，橫着一刀，砍在他胸膛上，鮮血亂箭般標出。

這人慘呼一聲，嘶聲道：「衛天鷹，衛堂主，你一定要……要替我們報仇！」

慘厲的呼聲突然斷絕，他的人也已倒在血泊中。

□ □ □

靜，靜得可怕，雖然還沒有人看見衛天鷹，但每個人心裏却似已多了一個龐大、神秘、可怕的影子。

趙一刀在靴底上擦乾了刀鋒上的鮮血，苗燒天也取下了那人咽喉上的金環。

白馬張三輕撫着自己的拳頭，雙眉皺得很緊。

【129】

朱大少忽然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道：「他們三個人現在總算已真的放心了，但下一個要輪到誰呢？」

白馬張三臉色變了變，盯着苗燒天。

苗燒天冷笑道：「小張三，你放心，下一個絕不是我。」

趙一刀突然大聲咳嗽，道：「好教各位得知，快刀幫已和赤髮幫結爲兄弟，從此以後，苗幫主的事，就是我趙一刀的事。」

苗燒天哈哈大笑，道：「飯鍋裏的茄子，先撿軟的挑，這句話你懂不懂？」

趙一刀道：「懂。」

苗燒天大笑道：「白馬小張三，下一個是誰，現在你總該明白了吧。」

白馬張三臉如死灰，道：「好，你們好，我也未必就怕了你們。」

苗燒天道：「你試試。」

他手中金環一振，突然撲了上去。

趙一刀道：「苗幫主只管放心，我在後面替你掠陣。」

苗燒天癡笑道：「小張三，你來吧。」

白馬張三怒吼一聲，突然搶攻三拳，竟已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苗燒天已是十拿九穩，勝券在握，當然不會跟他拚命，身形半轉，後退了三步，大笑道：「你拚命也沒有用……」

### 【130】

笑聲突然變為怒吼慘叫。

趙一刀已一刀砍在他背脊上，刀鋒砍入骨頭的聲音連慘呼都能蓋住，苗燒天身子往前一撲，白馬張三的鐵拳已痛擊他的臉，又是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

苗燒天倒在欄杆上，手裏金環「叮」的嵌入了欄杆。

他身子用金環支持着，還未倒下，一張臉已流血變形，火焰般燃燒的眼睛也已凸出，充滿了驚懼與憤怒，嗷聲道：「趙一刀，你……你這畜生，我死也不會饒了你！」

趙一刀又在靴底擦着刀鋒上的血，長嘆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快刀幫早已和白馬幫結為兄弟，誰叫你看不出呢？」

白馬張三哈哈大笑，道：「別人結誓喝血酒，我們喝的却是藕粉。」

苗燒天咬着牙，一隻手咬入腰畔的麻袋。

趙一刀和白馬張三却不禁後退了三步，並肩而立，盯着他的手。

苗燒天現在雖已不行了，但赤髮幫驅使五毒的本事，別人還是畏懼三分。

誰知他的手剛伸進去，整個人突然躍起，「砰」的撞上了廊簷，又重重的摔下來，不會動了。

他的手已伸出，一條毒蛇咬在他流血的手背上，彷彿還在欣賞着苗燒天鮮血的美味，正如苗燒天欣賞蛇血的美味一樣。

朱大少長長嘆了口氣，搖着頭道：「主人流血，毒蛇反噬……蛇就是蛇，誰若認為牠們也會像人一【131】樣講交情，誰就要倒霉了。」

白馬張三冷冷道：「人也未必講交情的。」

趙一刀道：「不錯。」

兩人同時轉身，面對着朱大少。

朱大少仰頭看道：「苗燒天雖然已死了，莫忘記還有赤髮九怪。」

趙一刀冷笑道：「赤髮九怪早已在地下等着他了，你用不着替我們擔心。」

他的手又握住了刀柄，目光炯炯，瞪着朱大少，突然一個肘拳，打在白馬張三肋骨上，打得真重。

白馬張三整個人竟被打得陀螺般轉了出去，「砰」的，也撞上了欄杆。

他還未及轉身，趙一刀又是一刀！

好快的刀。

血又濺出，他的血更新鮮，苗燒天手背上的蛇，嗅到了血腥，就忽然滑了過來，滑入他的刀口裏。

趙一刀在靴底擦去了刀上的血，冷笑道：「你自己說過，人也不講交情的，與其等着你不講交情，倒不如我先不講交情了。」

朱大少點着頭道：「有理有理，對不講交情的人，這法子正是再好也沒有。」

趙一刀轉身笑道：「但我們却都是講交情的呀！」

朱大少道：「那當然。」

【132】

趙一刀哈哈大笑，道：「只可笑萬金堂和快刀幫已結盟了三年，他們竟一點也不知道。」

朱大少道：「我是個守口如瓶的人。」

趙一刀道：「我也是。」

朱大少微笑道：「所以這件事以後還是一樣沒有人知道。」

### 三

門外的慘呼，就像是遠處的鷄啼一樣，一聲接着一聲。

白玉京臉色蒼白，嘴角帶着冷笑，但目中却又不禁露出悲傷之色。

他悲傷的並不是這些人，他悲傷的是整個人類——人類的貪婪和殘暴。

袁紫霞的臉色也是蒼白的，忽然輕輕嘆息一聲，道：「你猜最後留下的一個是誰？」

白玉京道：「反正不會是你。」

袁紫霞咬起嘴唇，道：「你……你以為我欺騙了你，所以希望看着我死在你面前。」

白玉京闔起眼，嘴角的冷笑已變得很淒涼，深嘆道：「這並不是你的錯。」

袁紫霞道：「不是。」



白玉京也嘆息了一聲，道：「在江湖中混的人，本就要互相欺騙，才能生存，我讓你欺騙了我，就是我的錯，我並不怨你。」

【133】

袁紫霞垂下頭，目中也露出痛苦之色，黯然道：「可是我……」

白玉京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可是你也錯了一次。」

袁紫霞道：「哦！」

白玉京道：「你若以為你可以用手裏的孔雀圖要脅他們，你就錯了。」

袁紫霞道：「為什麼？」

白玉京道：「孔雀圖雖然在你手裏，就等於在他們手裏一樣，只要他們高興，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拿走的。」

袁紫霞道：「你難道以為我不敢燒了它？」

白玉京道：「你不敢，因為你若燒了它，也是一樣要死，死得更快，而且，以他們的武功，要打滅你手裏的蠟燭，也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袁紫霞道：「可是他們剛才……」

白玉京又打斷了她的話，道：「他們剛才故意那樣做，只不過是為要先找個機會殺人，等到沒有人搶奪時，再來拿你的孔雀圖。」他悻悻的接着道：「朱大少做事，一向仔細得很，為了這孔雀圖，他付出的代價已不少，當然絕不肯再冒險的。」

袁紫霞霍然回頭，因為這時她已聽到朱大少的笑聲，然後她就看見那黑衣人和朱大少。

朱大少背負着雙手，站在門口，微笑道：「想不到白公子居然也是我的知己。」

【134】

袁紫霞失聲道：「你出去，否則我就……」

「燒」字還沒有說出口，突然刀光一閃，她手裏的蠟燭已被削斷。

但燭光並沒有熄滅。

削下的半截蠟燭，還留在刀鋒上。

刀在趙一刀手裏。

他平舉着手裏的刀，冷冷的看着袁紫霞。

袁紫霞面無血色，忽然咬了咬牙，用力將手裏的孔雀圖向朱大少拋出，大聲道：「拿去！」

趙一刀道：「多謝。」

這兩個字出口，他的人已竄出，反手一刀，挑起了孔雀圖，一腳踏滅了自刀上落下去的蠟燭，乘勢將孔雀圖抄在手裏。

他的手抓得好緊。

袁紫霞突又大聲道：「朱大少，這東西我是給你的，你難道就眼看着它被人搶去？」

趙一刀面上狂喜之色似又變了。

朱大少却微笑着道：「我們是自己兄弟，這東西無論誰拿着都一樣。」

袁紫霞道：「你不怕他獨吞？」

朱大少道：「我們是講交情的。」

趙一刀展顏大笑道：「不錯，我們才是真正講交情的，無論誰想來挑撥離間，我就先要他的性命！」

朱大少悠悠然道：「既然如此，你還等甚麼？這位袁姑娘現在想必也已頭痛得很了。」

趙一刀獰笑道：「治頭痛我最拿手。」

朱大少道：「我看你最好還是先治白公子，他是個憐香惜玉的人，絕不忍看着袁姑娘的頭先不痛。」

趙一刀道：「誰先誰後都無所謂，有時我一刀就可以治好兩個人的頭痛。」

朱大少笑道：「這一刀想必好看得很。」

趙一刀大笑道：「保證好看。」

袁紫霞垂下頭，凝視着白玉京，悽然道：「是我害了你……」

白玉京道：「沒關係。」

袁紫霞道：「我只希望你明白這一件事。」

白玉京道：「你說。」

袁紫霞道：「有些話我並沒有說謊，無論我做了什麼事，但我對你……」

## 第一種武器

—

朱大少微笑道：「我知道你對他是真心的，所以我才成全你，讓你陪着他一起死，你們無論有什麼話要說，都可以等到黃泉路上……」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身子突然僵硬，眼角突然迸裂，就像是突然有柄看不見的鐵鎚自半空中擊下，打在他頭上。

接着，他的臉也扭曲變形，突然噴出一口鮮血，身子向前衝出，帶出了一股血箭。

這次黑衣人並沒有跟着他，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臉上還是全無表情，只不過手裏多了一柄刀，刀尖還在滴着血……

□

□

□

最後留下的一個人並不是朱大少，這只怕連他自己都想不到。

天亮了。

【137】

鷄啼已住，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朱大少的喘息聲。

他伏在地上，牛一般喘息着，鮮血還不停的從他腰上的傷口往外流。

黑衣人冷冷的看着他，眼睛裏還是帶着那種奇特的嘲弄之色。

他嘲弄的並不是自己，是別人。

趙一刀張大了嘴，瞪大了眼睛。

他親眼看到了這件事，却還是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突然間，連喘息聲也停止。

朱大少的人已變成了一灘泥，血中的泥。

黑衣人看着刀鋒上最後一滴鮮血滴下去，才抬起頭，道：「你看，我殺人只要一刀就够了。」

趙一刀一步步向後退，道：「但是他……他並沒有馬上死。」

黑衣人道：「那只因我不想讓他死得太快，還要他多受點罪。」

趙一刀道：「你究竟是誰？」

黑衣人道：「你還猜不出？」

趙一刀看看他全無表情的臉，目中的恐懼之色更深，嘆息道：「衛天鷹……你就是衛天鷹。」

黑衣人笑了，他眼睛裏露出一絲尖刀般的笑意，臉上却還是全無表情。

趙一刀道：「原來你早就來了，原來你一直都在跟着我們。」

# 【138】

衛天鷹道：「現在你是不是也覺得很好笑？」

趙一刀突然大喝道：「袁姑娘，快解開白玉京的穴道，我先擋他一陣。」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你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肯讓我解開他的穴道呢？現在豈非已太遲了。」她轉過頭，向衛天鷹嫣然一笑，道：「二哥，你說現在是不是已太遲了？」

「二哥」這兩個字喚出來，趙一刀整個人就像是已自半空中落入冰窟裏。

二哥，衛天鷹竟是她的二哥，他們竟是串通的。

趙一刀簡直連死都不能相信，這種事實在太荒謬，太離奇。

袁紫霞明明偷了青龍會的「孔雀圖」，青龍會明明想殺了她。

衛天鷹明明就是青龍會派出來追殺她的人。

他們兩人怎麼可能是同黨呢？這種事有誰能解釋？

## 二

趙一刀垂着頭，看着手裏的刀和孔雀圖，就像是一個母親在看着自己垂死的獨生子一樣。

他沒再說一句話，他拋下刀，用兩隻手將孔雀圖捧過去給衛天鷹。

若是換了別的時候，他也許還會拚一拚，但現在，所有不可能發生的事都已發生，他忽然發現自己已落入一個極複雜、極巧妙、極可怕的圈套裏。

### 【139】

最可怕的是，到現在為止，他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掉下來的，就只這一點，已使他完全喪失了鬥志。

衛天鷹看着他手裏的孔雀圖，眼睛裏的嘲弄之色更明顯，淡淡道：「你不想留着它？」

趙一刀道：「不想。」

衛天鷹道：「我也不想。」

他接過孔雀圖，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撕得粉碎，拋了出去。

一陣風吹過，吹起了片片粉碎的孔雀圖，就像是一隻隻蝴蝶。

趙一刀又怔住。

爲了這卷孔雀圖，有人出賣了自己，有人出賣了朋友；爲了這卷孔雀圖，所流的血，已可將外面的湖水染紅，但現在衛天鷹却連看都沒有看一眼，就隨手撕得粉碎，這又是爲了什麼？

趙一刀只覺得滿嘴都是苦水，忍不住轉過頭，瞪着袁紫霞，道：「這是假的？」

袁紫霞道：「不錯，這是假的。」

趙一刀道：「真的呢？」

袁紫霞道：「沒有真的，真的還在孔雀山莊呢。」

趙一刀道：「你……你從公孫靜手裏盜出的那一卷呢？」

袁紫霞道：「我盜出的就是這一卷。」

趙一刀道：「但這一卷是假的。」

【140】

袁紫霞道：「我知道。」

趙一刀道：「你明知是假的，爲什麼還要冒險將它盜出來？」

袁紫霞微笑着，道：「因爲這件事本來就是個圈套。」她笑得又甜蜜、又嫵媚，慢慢的接着道：「這圈套最巧妙的一點，就是我們早已知道孔雀圖是假的，這一點我們若不說出來你們只怕永遠也想不到。」

趙一刀簡直要暈過去了，他們爲了這卷圖，不惜拚命、流血、甚至不惜像野狗般互相亂咬，但這卷圖却是張一文不值的假貨，想到那些爲了這卷圖慘死的人，看到地上還未乾透的鮮血，他非但笑不出，連哭都哭不出，他還是想不出衛天鷹和袁紫霞葫蘆裏賣的究竟是什麼藥。

袁紫霞道：「孔雀圖本是衛二哥經手買的，花的錢也不少。」

趙一刀舐了舐發乾的嘴唇，道：「但買回來後，你們就發現買的是假貨。」

袁紫霞道：「不錯。」

趙一刀道：「你們吃了個啞吧虧，還不敢張揚出去，因為無論誰若花了青龍會的銀子買張假貨回去，青龍會都不會饒了他的。」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何況衛二哥也丟不起這個人，所以我只好替他出了個主意。」

趙一刀道：「什麼主意？」

袁紫霞道：「我要衛二哥將這卷圖交給公孫靜，叫他經手賣出去，衛二哥本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當然不敢對衛二哥懷疑。」

**【141】**

趙一刀道：「這一來燙山芋豈非就已到了公孫靜手裏。」

袁紫霞道：「他本不該接下來的，只可惜他又不能不接下來。」

趙一刀道：「可是……你為什麼又要從他手裏將這燙山芋盜走呢？」

袁紫霞道：「因為我一定要你們相信這卷圖是真的。」

趙一刀道：「我還是不懂。」

袁紫霞道：「你們都是很精明的人，當然不會做吃虧的生意。」

趙一刀道：「的確不會。」



袁紫霞道：「你總該也知道青龍會的規矩，是一向不肯得罪江湖朋友的。」

趙一刀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知道。」

袁紫霞道：「所以你們出價之前，一定要先看看這張圖的真假，按照青龍會以前的規矩，也一定不會拒絕——」她嫣然笑道：「這一看，豈非就要看出毛病來了嗎？」

趙一刀道：「所以你就索性將圖盜走，叫我們根本看不見。」

袁紫霞道：「何況你們若發現這卷圖被人盜走，就一定不會再懷疑它是假的。」

這本就是人類心理的弱點之一，她不但很瞭解，而且利用得很好。

趙一刀嘆道：「再加上公孫靜一畏罪逃走，我們當然就更不會懷疑了。」

袁紫霞道：「所以你們就一定會急着來追。」

【142】

趙一刀道：「不錯。」

袁紫霞道：「但我若很容易就被你們追到，你們說不定又會開始懷疑的。」

趙一刀苦笑道：「不錯，越不容易到手的東西，總是越珍貴。」

袁紫霞道：「可是我非要被你們追到不可。」

趙一刀又不懂了，忍不住問：「爲什麼？」

袁紫霞道：「因爲這圈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你們相信這卷圖是真的，要你們看到這卷圖，要你們爲了這卷圖自相殘殺，然後……」

趙一刀道：「然後怎麼樣？」

袁紫霞悠然笑道：「等你們死光了之後，我們才能將你們的黃金珠寶拿回去——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回去，而且不必擔心有人會來找我們麻煩，因為你們本就是互相殺死的，本就和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趙一刀道：「原來你們這樣做，爲的就是要我們帶來的黃金珠寶。」

袁紫霞道：「財帛動人心，這句話你總該也明白的。」

趙一刀道：「你們拉白玉京下水，爲的也是要他身上的東西。」

袁紫霞道：「還有他身上的那柄劍。」她突然嘆息了一聲，道：「但我還是很感激他，若不是他在保護我，這計劃也許就不會完全成功了。」

趙一刀道：「爲什麼？」

#### 【143】

袁紫霞道：「因爲若是要這計劃完全成功，公孫靜就一定要先死，方龍香也非死不可。」

趙一刀道：「爲什麼？」

袁紫霞道：「因爲他們若不死，這卷圖你們就未必有把握能到手，也未必肯拚命了。」

趙一刀想了想，苦笑道：「不錯，就因爲我們已有把握拿到這卷孔雀圖，所以剛剛才會殺了苗燒天和白馬張三。」

袁紫霞又嘆了一口氣，道：「但若不是白公子的長生劍，公孫靜和方龍香又怎會死得那麼容易呢？」

趙一刀道：「難道公孫靜也和我們一樣被蒙在鼓裏？」

袁紫霞道：「當然。」

趙一刀道：「他難道不認得你？不知道你也是青龍會的人？」

袁紫霞淡淡道：「他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分壇堂主而已，青龍會裏的人，十個中他只怕有九個是不認得的。」

趙一刀道：「你怎麼能要他上當的？」

袁紫霞笑了笑，道：「我就算要他的命，也容易得很，何況要他上當。」

趙一刀看着她臉上又甜蜜、又嫵媚的笑容，忍不住又長長嘆了口氣，道：「我若是他，只怕也一樣會被騙的。」

袁紫霞嫣然道：「只怕你被騙得還要慘些。」

#### 【144】

趙一刀道：「但方龍香既然也是青龍會的人，你們為什麼要殺他？」

袁紫霞道：「因為他若不死，你們的黃金珠寶，就要變成青龍會的了。」

趙一刀愕然道：「現在難道不是。」

袁紫霞道：「當然不是。」

她笑得更甜，接着道：「現在這裏每分銀子，都是我跟衛二哥兩個人的。」

趙一刀怔了半晌，苦笑道：「我也算是個老江湖了，也曾看過不少陰險毒辣的人，聽過不少巧妙狡猾的詭計，但若和你一比，那些人簡直就像是還在吃奶的小孩子。」

袁紫霞笑道：「謝謝你的誇獎，我一定永遠不會忘記的。」

衛天鷹忽然道：「你的話問完了嗎？」

趙一刀道：「問完了。」

衛天鷹道：「現在你是不是也已有些頭疼？」

趙一刀道：「的確疼得很。」

衛天鷹道：「你自己會不會治你自己的頭疼呢？」

趙一刀嘆了口氣，道：「幸好我還會治，否則只怕就要疼得更厲害了。」

他果然治好了他自己的頭疼。——一個人的頭若被砍了下來，就絕不會再疼了！

白玉京一直在看着，聽着，臉上彷彿也跟衛天鷹一樣，戴上了層人皮面具。

#### 【145】

易容本就是忍術中的一種。

但朱大少始終未認出他，倒並不是因為他的忍術高明。那只不過因為朱大少從未關心過他扮成的這個人——一個老實聽話的保鏢，在朱大少眼睛裏，並不比一條狗重要多少。他若肯對別人多關心些，自己也許就不會死得這麼慘了。

□

□

□

衛天鷹看着自己手裏的刀，冷冷道：「趙一刀是個聰明人，所以他的頭很快就不疼了。」

袁紫霞道：「聰明人做事，總是用不着麻煩別人的。」

衛天鷹道：「白玉京呢？」

袁紫霞眨了眨眼，道：「好像不如趙一刀那麼聰明。」

衛天鷹道：「所以他只好麻煩你了。」

他忽然伸出手，將刀送到袁紫霞面前。

袁紫霞道：「你知道我不喜歡拿刀。」

衛天鷹道：「你殺人不用刀？」

袁紫霞嫣然道：「而且不見血。」

衛天鷹道：「能不能破例一次？」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你要我做的事，我怎麼會不答應。」她接過刀，轉過身，看着白玉京，幽然【146】道：「我實在不忍殺你的，但我若不殺你，衛二哥一定會生氣，所以我只好對不起你了。」

白玉京道：「不必客氣。」

袁紫霞道：「我很少用刀，若是一刀殺不死你，也許會疼的。」

白玉京道：「沒關係。」

袁紫霞道：「好，那麼我就真的不客氣了。」

她忽然轉身，一刀向衛天鷹刺了過去。

□ □ □

好快的刀。除了她自己之外，絕沒有別人能說她不會用刀。

衛天鷹眼睛裏還是帶着那種嘲弄的笑意，看着這一刀刺來，突然雙手一拍，已將刀鋒夾住。

袁紫霞臉色終於變了，真的變了。

衛天鷹冷笑道：「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將這柄刀給你？」

袁紫霞咬着嘴唇，搖了搖頭。

衛天鷹道：「我就是要你來殺我。」

袁紫霞道：「爲什麼？」

衛天鷹道：「因爲我也跟你一樣，我也想獨吞這批貨。」

袁紫霞嘆了口氣，道：「難道你一定要我先殺了你，你才能下手殺得了我。」

【147】

衛天鷹道：「不錯，否則我真有點不忍下手呢。」

袁紫霞嘆道：「看來我畢竟還是做錯了一次。」

衛天鷹道：「每個人都難免有做錯事的時候。」

袁紫霞道：「但你也想錯了。」

衛天鷹道：「哦。」

袁紫霞道：「我要殺你，並不是爲了想獨吞。」

衛天鷹冷笑道：「你難道是爲了救他？」

袁紫霞悽然笑道：「像我這種人，若非已動了真情，怎麼會做錯事？」

衛天鷹冷冷道：「只可惜他已無法來救你。」

白玉京忽也嘆了口氣道：「你又想錯了。」

這五個字出口，袁紫霞已後退了七尺，脚尖一挑，挑起了地上的長生劍。

白玉京已動身躍起，抄着了這柄劍。等到這五個字說定，他已刺出了三劍，劍光如星雨銀河。

衛天鷹的刀若在手，也許可以架開這三劍，只可惜他的刀鋒已被他自己夾住。

他的手若是空着的，也許還可以變招閃避，只可惜他的手已夾住了自己的刀。

他反手、退步，回轉刀鋒，變招已不能算不快，只可惜，白玉京的長生劍更快。

水銀般的白劍光一閃，兩隻血淋淋的手，已跟着手裏的刀一起落下——

【148】

#### 四

不知何時，陽光已升起，照着窗戶，窗戶上畫着一點點楊花，用鮮紅畫成的楊花。

白玉京靜靜的站着，面對着窗戶，也不知過了多久才緩緩道：「你是不是知道我穴道已開了，所以才沒有下手殺我。」

袁紫霞垂着頭，不說話。

白玉京道：「你不知道？」

袁紫霞還是不說話。

白玉京霍然回頭，對着她：「你究竟是爲了什麼？」

袁紫霞忽然展顏一笑，嫣然道：「你猜呢？」她笑得真甜，真美。

白玉京嘆了口氣，道：「我只怕永遠猜不着的。」

袁紫霞眨着眼，忽又搔了搔頭，柔聲道：「你總有一天一定會知道的。」

白玉京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好，現在我們走吧。」

袁紫霞道：「去那裏？」

白玉京道：「當然是青龍會。」

袁紫霞皺眉道：「到青龍會去幹什麼？」

**【149】**

白玉京沉下了臉，道：「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袁紫霞道：「你是誰？」

白玉京冷冷道：「我就是青龍十二煞中的紅旗老么，像你這種人，當然不會認識我。」

袁紫霞臉色又變了，真的變了。

白玉京沉着臉道：「你們自己以為這件事偽裝得神不知，鬼不覺，其實青龍老大早已看出來了，所以才要我在暗中調查。」

袁紫霞道：「你……你真的要送我回去。」

白玉京道：「當然。」

袁紫霞道：「你真的這麼狠心？」

白玉京冷笑道：「對付狠心的人，我一向不客氣。」



袁紫霞看着他，突然彎下腰去大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白玉京反而怔住，吃驚的看着她，忍不住問道：「你笑什麼？」

袁紫霞道：「笑你。」

白玉京道：「笑我？我有什麼好笑？」

袁紫霞勉強忍住笑，道：「你實在很會演戲，只不過，你若是紅旗老么，我是誰呢？」

白玉京又怔住。

【150】

袁紫霞道：「老實告訴你，我才是青龍十二煞中的紅旗老么。」

白玉京道：「你……你是？」

袁紫霞微笑着道：「衛天鷹嗜賭，輸了三十萬兩，却故意說買了幅假的孔雀圖，公孫好色，玷污了不少良家女子，方龍香貪財，吞沒了十七萬兩公帳，這些事青龍老大都已知道，所以才特地叫我來清理門戶的。」

白玉京道：「只有你一個人？」

袁紫霞道：「我做事素來只有一個人。」

白玉京道：「你一個人就想清理門戶？」

袁紫霞道：「一個人就已够了。」

白玉京道：「可是你的武功……」

袁紫霞淡淡道：「一個人只要懂得利用自己的長處，根本不必用武功也一樣能夠將人擊倒。」

白玉京道：「你的長處是什麼？」

袁紫霞嫣然一笑，不說話了。

她笑得真甜、真美，美極了……

「你騙了我那麼多次，我本來也想騙你一次，讓你着急的，想不到還是被你揭穿了。」

「我幾時騙過你？」

【151】

「你沒有。」

「我若是騙你，現在又何必跟你逃走，連青龍會的紅旗老么都不做了。」

「也許你根本也不是真的紅旗老么。」

「……」

「你究竟是不是？」

「你猜呢？」

□

□

□

白玉京知道他自己永遠猜不出的，但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就在他身旁，而且永遠不會再離開他，這就已足夠了。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個故事，第一種武器。

這故事給我們的教訓是——無論多鋒利的劍，也比不上那動人的一笑。

所以我說的第一種武器，並不是劍，而是笑，只有笑才能真的征服人心。

所以當你懂得這道理，就應該收起你的劍來多笑一笑！

（完）

## （附 錄）

為了希望讀者對武俠小說有一種新的認識，所以我們將在這個系列中，逐一將海外學者們對武俠小說的看法介紹給大家，其中還包括了古龍作品的年表，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寫作風格的轉變。

漢 麟 出 社 版 啟

【153】

【154】

附 錄一：

## 泛論古龍的武俠小說

歐陽瑩之

### 一 武俠精神與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承繼着悠久的傳統，它的根，深深紮在我國歷來的武俠精神中。

遠在先秦，武士俠客輩出，如毀軀報故君的豫讓，千里救宋急的墨子，犯險赴友難的信陵君，悲歌入强秦的荊軻……千載之下，我們仍可以在他們的俠蹟中感到一股凜然氣概。

遊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1）故「史記」載「刺客列傳」、「游俠列傳」。

「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然諾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是即我先民意識中最高尚純粹之理想，而當時社會上普遍之習性也。」（2）

這種武俠精神，其實表現了我國傳統的理想人格：澹泊明志，重義尚勇；唯其明志，所以遊心於大，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而不沉溺於卑陋凡下處；唯其澹泊，所以，得志能與民由之，不得志能獨行其道；唯其重義，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唯其尚勇，所以威武不能屈——大丈  
【155】夫習文者爲儒，習武者則爲俠，古書常儒俠並稱。

武俠精神就是武俠小說的靈魂氣質。其實我國文學描頌武俠精神有很長歷史，武俠小說是最近代的而已。

社會上有不平而後有俠。俠以磊落豪情、滿腔熱血管天下不平事，雖不免觸犯政府禁令，但使千里之外，聞風而悅，所以雖然漢景漢武大誅游俠，正史自「後漢書」以降不載游俠列傳，但民間文學却不斷揚揄武俠。

陶潛「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

李白「十五好劍術，偏干諸侯」，「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呼盧百萬終不惜，報讎千里如咫尺」。

唐宋傳奇裏，已有不少像虬髯客、紅線、崑崙奴，空空兒等典型武俠人物。

宋朝話本、明代白話小說裏，瓦崗三十六將，多出身綠林，水滸一百八人皆寄身江湖，即使「三國演義」的諸葛亮、關羽亦以義氣相感召，「西遊記」的孫行者更喜路見不平，掣棒相助。這些小說深得廣大民衆喜愛，歷久不衰。

到了清代，更有讚美忠義、俠勇的俠義小說如「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等，「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脉，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3）。俠義小說一再演變而成武俠小說。

早期的武俠小說，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寫劍仙法術，已在【156】大衆心目中具莫大吸引力。

以金庸「射鵰英雄傳」爲代表作的新派武俠小說，據說在全盛時期作者多達三百，其中粗劣濫作的固然不少，但獨具風格的幾家如梁羽生、金庸、獨孤紅、古龍等，在中文造詣及文字運用技巧方面，却是很少現代作家所能企及的。

新派武俠小說的特色在奇情詭異，如神功怪招、劇毒仙丹、秘笈寶藏、異人靈鳥等層出不窮，幾成公式。較好的還只用這些作爲點綴，低劣的則光靠花招媚俗取寵，很多這等小說稱作打鬥小說更爲合適。

約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古龍一連幾部作品又把武俠小說帶入一新境界。本文討論的就是古龍這時期的小說。

與一般新派武俠小說比較，古龍這時期的作品在內容上由武返俠，重振武俠精神；在意境上一洗靡靡浮陷的風氣，轉爲清勁秀拔，從蒼鬱中見生機，如「蕭十一郎」便是一部份量很重的悲劇；在結構上力挽橋段生動但通篇散漫的弊病，特別注重節奏明快，輻輳謹嚴；在人物上捨棄除武功天下第一外毫無性格的大英雄形象，改寫有血有淚的江湖人：如蕭石逸是個聲名狼藉的大盜，孟星魂是個不見天日的刺客，傅紅雪是個沉默孤獨的跛子，王動是個終日不動的懶鬼，但這些不算英雄的人，却常更能表現出真正的俠氣。

依尼采的區別來衡量文學價值：「我每次都問：它是創自枯竭的命泉，抑橫溢的生機？」（4）我們可以發現古龍六九至七二年間的作品確靈氣流轉，生機橫溢。放在時下一些東施捧心式的文藝小說中，古龍剛勁高暢的武俠小說就像爛泥沼中一塊乾硬的土地；與臺灣很多淺薄矯扭的現代文學比較，古龍若不经意【157】的創作就像陰溝旁的長江大河。

然而，不論它有何深度，武俠小說終屬傳奇小說一類，因而被許多職業文人譏爲止可消遣，不可登大雅之堂。

我認爲這種歧視實在是一種偏見。不錯，膚淺無聊的傳奇小說很多，就像膚淺無聊的「嚴肅文學」一樣多。但不深入觀察，單憑粗略的文體劃分來判定小說優劣，不但迂腐，而且不負責任。

古今中外，傳奇文學都極受歡迎。好的傳奇有時像神話、像夢幻，在怪幻不經中顯露人類最秘密的思慮；有時傳奇又像戲劇、像寓言，運用象徵的手法，借一個簡化的世界來集中筆力，深刻反映出人心底某些最原始的渴望、恐懼和掙扎。

傳奇文學通俗，但不必流俗，故能雅俗共賞。以今天為例，從大學生到小學童，從工人小販到大學教授，都欣賞武俠小說。傳奇又不像一些自命高級小說枯澀沉悶，它能在奇情中寓深意，在懸疑中露真情，在消遣中撼人心，在娛樂中化氣質。三百多年前，王陽明的三傳弟子李贄已指出：「孰謂傳奇不可興、不可觀、不可以羣、不可以怨乎？飲食宴樂之間，起義動慨多矣。」〔5〕

一九六八年以後古龍的作品極多，見列於下一節。本文止在泛論其大概，下一篇文章才選出「蕭十一郎」及「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兩套來詳加闡論，以後有機會再把古龍與一些「嚴肅文學」作品比較。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蘊涵在古龍小說裏的武俠精神、獨立氣魄、及人間情味。至於古龍所創那種峻秀清越的文體，與他小說的意境非常配合，文與意相彰共輝，在白話文學上獨樹一幟，本文只在第四節散【158】論中略為涉及，不能深入討論了。

## 二 古龍的武俠小說

古龍寫了約二十年武俠小說，作品多不勝舉。

早期的「飄香劍雨」、「月異星邪」、「天禪杖」等，劣拙不堪。

其他如「浣花洗劍錄」、「名劍風流」、「諸神島」、「孤星傳」、「傲劍狂龍」等連串作品，都屬過得去的武俠小說，而且每見進步。

到「大旗英烈傳」、「武林外史」、「絕代雙驕」等，已可與港臺任何一位武俠小說家的作品並列比較了。

大約在一九六九年前後，古龍不論在意境或風格上均有大突破，從此他的小說進入了一個新境界。

我要討論的只是古龍近八九年的作品，這期間他共作了三十多部，字數幾達一千萬。以下開列他這時期的作品及約莫著作年代：〔6〕

「多情劍客無情劍」、「鐵膽大俠魂」（六九——七〇）

「蕭十一郎」（六九）

楚留香的故事——「風流盜帥」、「鬼戀俠情」、「蝙蝠傳奇」、「桃花傳奇」（六九——七二）「流星、蝴蝶、劍」（七〇）

【159】

「歡樂英雄」、「大人物」（七一）

「邊城浪子」、「絕不低頭」（七二）

七種武器——「長生劍」、「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環」、「霸王槍」（七二——七三）「狼山」、「火併蕭十一郎」、「劍、花、烟雨江南」、「七殺手」、「九月鷹飛」（七三）

陸小鳳的故事——「陸小鳳」、「鳳凰東南飛」、「決戰前後」、「幽靈山莊」、「銀鈎賭坊」、「隱形的人」（中斷）（七二——七四）

「天涯、明月、刀」（七四）

驚魂六記——「血鸚鵡」、「吸血蛾」（極似黃鷹代筆）（七四——七五）

「三少爺的劍」（七五）

「白玉老虎」（七六、未完）

「刀神」（似非古龍手筆）、「大地飛鷹」、「碧血洗銀槍」（連載中）

有些武俠小說家認為「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最好不要與正式文學相提並論」。

古龍並不這樣想：

「我總希望能創造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意境。」（7）

「武俠小說寫的雖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嘗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觀念。」



「因為小說本就是虛構的。」

【160】

「為什麼不改變一下，寫人類的感情、人性的衝突，由感情的衝突中，製造高潮和動作。」（8）

「總有一天，我們也能為武俠小說創造出一種新的風格，獨立的風格！讓武俠小說也能在文學的領域中佔一席之地，讓別人不能否認它的價值。」（9）

### 三 古龍的武俠世界

郭大路做鏢師，將鏢銀分給一班想劫他鏢的窮賊，但卻並非因為「仗義疏財是大俠本色」——他散鏢銀，只因他是郭大路。（「歡樂英雄」）

孫玉伯非但放過要殺他的高老大，還把她一心想奪取的地契送給她，但他卻絕非「愛他的仇敵」——他拉高老大一把，只因他是孫玉伯。（「流星、蝴蝶、劍」）

古龍筆下很多人物的處事言行，均發乎他們內在的性情，如莊子般清越灑脫，而不拘泥於一套外在格律。他們唯求能明其本心，盡其本性，至於別人把他們看作聖人或呆子、兇手或大俠，他們根本不放在心上。

古龍寫的不是「好人」，更不是「善人」，他寫的是大丈夫。

大丈夫頂天立地，不曲從權威或任何形式格律。孟子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10），「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11）

尼采探道德泉源，發現人有自主性及奴性之分，而大丈夫所表現的，正是明心盡性、從心所欲不逾矩【161】的自主道德（master morality）。

在古龍的小說裏，我們可以發現尼采所推揚的那種豪雄自強的意志，堅毅勇猛的精神，冰清深遠的孤寂，橫絕六合的活力，甚至乎對女人的那些偏見。

然而古龍的修養還未到家，所以他雖然寫出很多確能舒展無畏、自盡其意的人物，但當他刻意去塑造一些大英雄形象時，便似力有不逮而要借外在形式來支撐這些英雄的「偉大」，結果弄巧反拙，流入了傀儡似的公式大俠。

以下乙、丙兩小節所討論的孤寂和友情，是古龍小說裏兩大要素，但既是武俠小說，便先由俠談起。

#### 甲、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石觀音謀奪茲王位，胡鐵花姬冰雁明知絕非敵手，仍奮力一拚。他們敗了。石觀音問他們為何要自取其辱。

胡鐵花咬着牙，厲聲道：「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必爲！有些事明知不能做，還是非做不可。」（「風流盜帥」）

古龍道：「要做到『武』字並非難事，只要有兩膀力氣，幾手工夫，也就是了。但……一個人若只知道以武逞強，白刃殺人，那就簡直和野獸相差無幾了，又怎配來說這『俠』字。」（「風流盜帥」）

俠有武功，有能力爲所欲爲，所以他們的自制更難得，更可貴：「讓你最終的自制發自你的仁心吧，【162】正因你有能力作最兇殘的事，我才要你行好。說真的，我常嘲笑那些只因自己沒有利爪，便自謂善良的鼠輩。」（12）

很多武功高強的人都不挾技胡爲，但他們的自制却並不一定發自他們的仁心，因爲他們可以凡事依着「江湖道義」去做，就如古龍在「邊城浪子」所輕蔑的易大經：「我天性也許有些狡猾，但却一心想成爲個真正的君子，有時我做事雖然虛偽，但無論如何，我總是照着樣子做了出來。」

一般江湖道義認爲鋤強扶弱、除暴安良等是「善事」，至於「爲別人犧牲」更被公認爲偉大兼神聖。假如一個人總是揀擇道德格律稱「善」的事，照着樣子做出來，就像易大經一般，他是否便可算是俠？

小孩子還未有能力判別事理，所以要遵守一套外在的規矩。但成人必須要自己去判斷是非，唯求循規蹈矩的人，不過像從未成人的孩子罷了。真正成長了的人，不會受世俗禮法所拘，但是他們會時常檢討自己，務使一言一行都發自內心的真誠，像蕭石逸、胡鐵花、郭大路……從表面看，他們的行爲和擇善固執的易大經之流相似，但這兩種人到底有什麼不同？

你看到一個絕色佳人，愛慕之心油然而生，這與你因別人說她是美女而立志去喜歡她是否不同？你走過糞坑，自動皺眉掩鼻，這與你知道糞坑是臭的而決定去厭惡它是否有分別？你有沒有因好色而覺得自己偉大？你會不會因惡臭而感到自己清高？若你不會，是不是因爲你的好惡發乎自然？

你喜歡吃魚，也喜歡吃熊掌，不能兩樣都得到時，你捨魚而取熊掌，你會不會因這選擇而覺得自己作了偉大的犧牲？若你不會，是不是因爲這本出自你自己的取捨，因爲你根本欲吃熊掌多於吃魚？

【163】

胡鐵花與石觀音拚命，他絲毫沒有感到自己偉大，更沒有覺得自己捨己爲人，有所犧牲；他只是不希望這女魔頭橫行下去，即洒熱血也在所不計，如此而已，就像好好色惡惡臭一樣，有何偉大可言？他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又有什麼捨己爲人？從基本來說，他走的是自己爲自己選擇的道路，捨生取義，就像捨魚取熊掌一樣，又有何偉大犧牲可言？

胡鐵花姬冰雁的字典裏沒有「捨己」、「犧牲」、「偉大」等字眼，因爲他們行爲的最後出發點都在他們自己的真正好惡。假如他們拚鬥石觀音並非發自誠心的激憤，而是循着「俠應爲江湖除害」的道德格律而行，那麼他們的行徑雖然不變，但他們的心境便會大不一樣了——

行事遵從外在格律的人，不免會覺得委屈了自己，覺得自己有所犧牲，覺得自己捨己爲人，簡直偉大極了！

捨己爲人，抑或是購買自我優越感？捨己爲人，抑或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捨己爲人，抑或是捨身而求名？這與人見孺子將入於井，因鄉黨宗族朋友皆曰善而去拉他一把有何分別？這不是易大經？難道這就是俠？

胡鐵花與易大經兩人不同之處，正在孔孟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3），「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11）

一般武俠小說的大俠所行無非「大仁大義」的事，但莫現乎隱，莫顯乎微，從小說的骨肉細節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其實並非由仁義行的真俠，不過是行仁義的公式大俠而已——人又怎能避免性情的流露。

【164】古龍能寫出集義所生、浩氣沛然的人物，這是他的一個特色，但他的小說裏也有幾個奉行公式格律的公式大俠。且從細微處比較一下「歡樂英雄」的郭大路和「邊城浪子」、「九月鷹飛」的葉開吧！

葉開是武俠小說中的典型大俠，武功絕頂，機智過人，認爲人應該愛不應該恨，寬恕是對的，復仇是錯的，武功的價值在救人，不在殺人。

郭大路武功不差，却非無敵，他爲人大路，什麼都不在乎，有時還有點糊塗。

葉開認爲俠應救人，事實上他最後也從傅紅雪刀下救出他積心追尋的殺父仇人，而且一番嚴詞正理，聽者動容，使他成爲「邊城浪子」。但丁求在他面前殺樂樂山，他看不見；傅紅雪當着他錯殺袁秋雲，他看不見；丁靈琳倚在他身邊殺白健，他看不見——郭大路一聽見棍子殺人，馬上跳起來衝出去搭救，快得連「俠應救人」這念頭都不曾起過。

葉開認爲人應相愛，他也諄諄善導小虎子應有愛心。但他一走入蕭別離的館子便把裏面所有武功不及他的人都當狗般戲弄一番——郭大路對着一班小毛賊，也沒有忽視他們的尊嚴和良知。

葉開認為人應為別人着想，他也真的處處維護着傅紅雪。但他明知馬芳鈴是殺父仇人的女兒仍去挑逗她，待她心動後很嚴肅地拒絕她，使她性情大變，然後以「她是這樣的女人」去卑棄她——郭大路受朱珠騙得很利害，但當他見到朱珠落魄貧賤時，既沒有譏諷之心，也沒有鄙夷之意，只伸出了援助之手。

公式大俠自身的麻木性質，終不能靠公式改變過來。

#### 【165】

乙、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

隨便翻開古龍一部小說，至少有一半機會發現其主角極其孤寂——阿飛、蕭石逸、孟星魂、傅紅雪、謝曉峯，甚至好事風流的楚留香、胡鐵花、陸小鳳。

他們感到孤寂的痛苦，但他們忍受孤寂，因為他們需要孤寂——

水太淺則承不起大船，下雨大街上積水，放放紙船還可以，弄隻真船來怎會不擱淺。

障礙太多則伸展不開大翼，所以翼若垂天之雲的大鵬要飛，便不得不直上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可以毫無阻滯，自由翱翔——但高處豈不勝寂寞？

孤寂不深則承不起獨立的人格，假如人連一點寂寞都忍受不了，時時要朋黨互慰，又怎可能養成獨立的人格？

尼采論何謂崇高時把孤獨（solitude）與勇、智、仁（courage, insight, sympathy）並列為四大美德：「對我們來說，孤獨實是一件美德，是對高潔的渴望和追求。」〔14〕

「我需要孤獨——那是說，我要復元，我要返回自己，我要呼吸自由、清新、活潑的空氣。」〔15〕

我需要孤獨，因為只有在孤寂中我才能明察我的本心——所以，王動寧可一個人躺在空房子裏餓得半死，也不肯去和紅娘子他們過花天酒地的日子。（「歡樂英雄」）

我需要孤獨，因為只有在孤獨中我才不必呼吸別人吐出來的渾濁空氣——所以阿飛寧願為武林摒棄，【166】也不肯去和趙正我等君子大俠合羣。（多情劍客無情劍）

我需要孤獨，因為我的人格只有我自己才能建立，因為我生命的極峯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攀登——這是古龍小說主題之一，他的主角不斷流浪，不斷反省，不斷超越自己，就像一把劍，在苦難中磨煉，在鮮血中

成長。

九萬里上的大鵬雖然寂寞，但他背負蒼天，莫之夭闕，這逍遙遼濶的情趣又豈是在蓬草間糾合相娛的蝸與學鳩所能領略？

古龍的小說充滿了秋的氣息——如中秋般清亢，如殘秋般肅殺，如秋菊般孤傲，如秋陽般熾艷。

「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凜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16〕

秋，田隴麥熟，甘果結實，明知嚴冬已近，明知萬物將凋，但仍對生命無限熱愛，仍注人間以無限深情，這生機在古龍的小說裏跳躍着。

古龍喜用秋天來烘托氣氛：蕭石逸相遇沈璧君於初秋，傅紅雪在暮秋中走入萬馬堂，孫玉伯在菊花盛放時向萬鵬王挑戰，燕十三與謝曉峯在殷紅的楓林裏決鬥。

然而，古龍的世界雖蒼涼，却絕不冷酷，因爲這世界裏有朋友。

古龍的人物雖然孤寂，但並非與別人絕緣，他們的孤寂正是真摯友情的基礎。

#### 【167】

友情，就像金色的陽光，普照着古龍的世界，使肅殺的秋天充滿了溫暖。

丙、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兩個絕峯之間的最短距離是一條直線，但你必須有長腿才能跨越。

高處空氣稀薄，聲音不易傳播，唯一可以溝通兩顆絕峯上的心靈是友情，真正的友情。

尼采道：「古人認爲友情是最崇高的情操，甚至比聖人最受讚美的性足自雄更爲崇高。」〔17〕

古龍道：「朋友就是朋友，絕沒有任何事能代替，絕沒有任何話能形容——就是世上所有的玫瑰，再加上世上所有的花朵，也不能比擬友情的芬芳與美麗。」〔18〕

古龍不是不能寫愛情，但他更重友情、男子漢之間的友情。尼采說：「只有男子漢才能與男子漢並肩而立，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在男子漢心目中佔最親密或最崇高的地位。」（19）就如楚留香所謂：「世上沒有一個女人值得我為她冒生命之險，……為了自己的好朋友，大多男人都會冒生命之險。」（風流盜帥）古龍寫出很多莫逆之交，如「楚留香故事」的楚留香、胡鐵花、姬冰雁、張三；如「流星、蝴蝶、劍」的葉翔、孟星魂、石羣；如「歡樂英雄」的郭大路、王動、燕七、林太平；如「陸小鳳故事」的陸小鳳、花滿樓、西門吹雪——這些相與為友的都是大丈夫，古龍的小說，就像一片古森林，但見參天喬木，並肩矗立，蒼勁雄偉，甚少籐蘿攀纏。

哲人阿里士多德說：「種種不同的友誼決定於我們對別人的態度，而這態度又似基於我們對自己的態【168】度。……小人心中充滿了悔恨，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小人甚至對自己都不友好，因為他發現自己無可愛之處。」（20）

有些人不能忍受寂寞，因為他受不了他自己，他的人生價值，來自別人的讚許，這些人當然會羣結依偎，互相標榜。

古龍寫的絕不是這等朋黨，他寫的是摯友——他們性足，他們自雄，他們能忍受孤獨，他們的友情是內心發出的陽光，除了使他們心靈溝通外，沒有任何其它目的或要求。

大丈夫可以赴湯蹈火去救朋友，但不會覺得自己在為朋友犧牲，也不會使受援的朋友覺得受了恩而有欠債之感，就像阿飛幾次冒生命之險去救李尋歡，還不惜擔負「梅花盜」的惡名，但他從未令李尋歡感到要謝他（「多情劍客無情劍」），這種友情充滿了古龍的小說。

以心交、以血交的朋友，並非一味縱容、憐慰，「在適當的時候拒絕對方的要求，正是真正友情的流露。」（21）西門吹雪在決鬥之前求陸小鳳為他料理身後事，陸小鳳一口拒絕：「我不肯，只因你現在已變得不像是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都是男子漢，絕不會未求生，先求死的。」（「決戰前後」）——不用說，若西門吹雪有不測，陸小鳳定會照顧他的妻兒，他開口相求，只顯出他心怯志衰，對自己失去了信心，陸小鳳若不設法助他恢復信心闢志，難道真希望為朋友收屍？

好朋友也是好醫生，不是同病相憐的夥伴。

大丈夫發現朋友有缺點，會直接指出，不稍隱瞞，因為他對自己的弱點，也不會隱瞞，因為他尊敬朋【169】友，認為朋友也像自己一般堅強，能够承當得任何真相，能够不斷改進自己。

但好朋友更尊重彼此的自主，他只會指出朋友臉上的污點，讓朋友自己去解決，他不會越俎代庖，擅自動手替朋友去抹掉它。

古龍常不經意地，描劃出極真摯的友情，但他刻意求工時，也會寫出病態的朋友，如「多情劍客無情劍」、「鐵膽大俠魂」的李尋歡。

李尋歡是個偉大的鐵膽大俠，他偉大得把真心相愛的未婚妻子林詩音讓給了朋友龍嘯雲，使三個人都活在痛苦裏。他這樣做，不但侮辱了林詩音，侮辱了他自己，更侮辱了朋友——他根本看不起龍嘯雲，認為他不配接受事實，只配接受施捨。結果龍嘯雲當然明白了妻子原來是別人讓給他的，但米已成炊，他只有活在李尋歡偉大的陰影裏，一輩子抬不起頭來。

李尋歡待阿飛也不見得比龍嘯雲好。阿飛受林仙兒欺騙，李尋歡不設法讓阿飛看清林仙兒的真面目，讓阿飛自定行止，却很偉大地，犧牲自己去求呂鳳先，要他背着阿飛去殺了林仙兒。假如他偉大的計劃成功，阿飛便會像龍嘯雲般悔恨一生了。幸而林仙兒尚能自衛，而阿飛也非龍嘯雲可比——

阿飛是李尋歡的好朋友，但李尋歡一涉犯他的自主，他馬上警覺：「你以為你是什麼人？一定要左右我的思想，主宰我的命運？」李尋歡若再走一步，必會濺血，「無論是你的血，還是我的血，都得用血洗清！」（「鐵膽大俠魂」）

與李尋歡相交真是非常危險，因為他走火入魔，完全忽略了朋友的自主和尊嚴，以為只要一昧委屈自己、犧牲自己去干涉朋友的行徑，便偉大啊偉大！性格弱一點的人如龍嘯雲遇上了他，被他毀了一生還得感激他偉大的恩惠，真倒了八輩子的窮霉。阿飛脫穎而出，不止在他能擺脫林仙兒，還在他接近李尋歡的同時，阻遏了李尋歡的侵蝕，這才是阿飛最堅強之處。

## 四 拾 絮

### 一

文體風格——袁宏道曰：「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近雅。」〔22〕若文章也可以這樣分，古龍用的是工意之筆。他不會用三頁紙來描寫一個人的鼻子，但他能用寥寥數筆勾出一個人的神韻。他運用古詩的手法，二十個字使人看到一幅圖畫，然後用這圖畫製造氣氛，烘托情節。

古龍分段極多，一句一段，一個字也可以一段，這正是他寫意的手法，在適當的地方，一個字往往比一百個字更有力、更傳神。

古龍時常運用電影手法：鏡頭剪接，畫面運用，觀點轉移等。例如他常數十行一頓，用「××××」分開，再起時鏡頭觀點已變，手法經濟俐落，緊湊活潑，現代文學所罕見。

古龍運字造句別開一面，簡潔直截，很多小說家、散文家都相倣效——古龍為白話文學創立了一種新手法、新文體、新風格。

## 二

### 【171】

武功——古龍的武功與一般武俠小說不同，他捨棄奇招怪式，而着重出手的快、穩、狠、準，更着重武士的鬪志、氣勢、定力、心力。他的「七種武器」其實就是種種精神力量：「孔雀翎」寫自信，「碧玉刀」寫誠實，「多情環」寫仇恨，「霸王槍」寫愛情，「長生劍」寫在逆境中仍能笑的勇氣。

古龍能寫出比武場合的神髓，高手對峙，凝如河嶽，發若雷霆，一招判生死，有點像日本武士片中的比劍，不像我們的武打片，砰砰嘭嘭，過千招而毫無損傷，簡直是鬧着玩。

還有如上官金虹之敗呂鳳先，傅紅雪之敗公子羽，根本不動手便已徹底摧毀了對方鬪志，不戰而能屈敵之兵，此乃兵法中最高境界。

## 三

勇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處境危險，只是盲目去幹，這不需要勇氣。古龍的人物，對處境看得很透徹，不會低估危險，但危險當前，他們仍行其所必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23〕

有些武打片寫大英雄身上插了十七八把刀仍若無其事，紅着眼盤腸大戰。古龍不寫這種橡皮茄汁造的蠻牛，他的人物乃血肉之軀，深刻感受到痛苦，不過痛苦並不足以阻嚇他們的行動而已。就像秦歌上虎丘鬪江南七虎，挨了刀之後爬着出去，半夜醒來疼得滿地打滾，哭着叫救命。人當然不免有弱點，而秦歌之所以為秦歌，就在他嘗透痛苦滋味後，第二年還有勇氣重上虎丘。（「大人物」）

## 四

對手——古龍很少寫「好人」，也很少寫「壞人」，像上官金虹、荊無命、孫玉伯、燕南飛這些人，【172】你縱然不贊同他們的行徑，也很難把他們當作「壞人」，至少他們並不是小人，因為小人根本不配作為對手：「你應只有可恨的對手，不應有可鄙的對手，你應能為你的對手驕傲。」〔24〕

古龍寫出很多肝胆相照的敵手，如楚留香與薛衣人、李尋歡與郭嵩陽、謝曉峯與燕十三，他們縱然決戰在即，生死立判，但仍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古龍道：「自敵人處得到的敬意，永遠比自朋友處得來的更難能可貴，也更令人感動。」（「鬼戀俠情」）

## 五

生活——一般武俠小說寫的人物總有大把銀子往外花，但很少涉及他們的銀子從那裏來的，古龍是例



外。他很注重游俠何以爲生這問題，在很多部小說裏都提到，尤其「歡樂英雄」更有長篇幅的描寫。他的人物可以很窮，可以挨餓，可以上當舖，但他們只當物，絕不當人，就像田大小姐可以趕車掙一碟客飯，謝三少爺可以挑糞擔換幾個饅頭，但他們不會仗恃武功去偷、去搶。

## 六

女人——在古龍的世界裏，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女人就是女人，不可以與男人相提並論。女人當然都極美麗，也可能武功很高，但她們終較像物多於像人，所以李尋歡才可以因把未婚妻子讓給朋友而被稱爲偉大。

古龍道：「白馬非馬。女朋友不是朋友。女朋友的意思通常就是情人，情人之間，只有愛情，沒有友情。」（18）

### 【173】

尼采道：「你是一個奴隸？那你不能成爲朋友。你是一個暴君？那你不能有朋友。奴隸及暴君的質素在女人中潛伏得太久了，所以女人還未能有友情：她只會戀愛。……」

「女人仍像貓或雀。」（25）

古龍道：「我問你：貓像什麼？你若說貓像女人，你就錯了。其實貓並不像女人，只不過有很多女人的確很像貓。」（「歡樂英雄」）

尼采道：「你到女人那兒去？別忘了帶鞭子！」（26）

古龍道：「女人就像是核桃，每個女人外面都有層硬殼，你若能一下將她的硬殼擊碎，她就絕不會走了，趕也趕不走。」（「流星、蝴蝶、劍」）。

他倆可以一直說到天亮。

## 七

追求——武俠小說寫男女關係，幾乎是清一色的女人追男人。男主角總像女人磁石，一出場便使得一堆美麗、聰明的女子昏頭轉向，窮追不捨，古龍在這方面也很少例外。本來，時下的文藝小說寫男男女女追來追去當是愛情，已經幼稚得很了，武俠小說一面倒，男人像香花般吸引一羣彩蝶，不但幼稚，而且可笑。

## 八

情節——古龍常以情節詭異見稱，可惜他的劇情很多時發展得太驚人了，以致前後矛盾，好像作者寫【174】小說前並沒有立好大綱，寫了一半忽然改變主意似的。這是古龍小說的一大弊病，需要狠狠的修改。

## 九

中斷——古龍有時很不負責任，中斷了小說算數，就如「隱形的人」。還有「白玉老虎」，他明言「我一定會寫下去，再過幾期後，我一定會讓每個人滿意。」〔27〕現在已過了幾十期，他在「武俠世界」已開了另一篇新稿，但「白玉老虎」呢？難道古龍的承諾一文不值？

## 一〇

太長——仔細研究一下，可以發現古龍最好的小說寫於六九道七二年間，那時他的小說節奏明快，並無拖泥帶水。但七三年以後他開始露出疲態，常似敷衍塞責：「火併蕭十一郎」狗尾續貂，破壞了「蕭十一郎」整部小說；「白玉老虎」只寫了個開局，已有六十萬言，不但在拖，而且以前清爽之氣大為減退，幾乎打回「絕代雙驕」的水平。

## 一一

求疵——古龍有時會忍不住跳出來對小說人物大加評價。有時他的描寫也稍嫌過火，譬如他的人物很多都有鋼線般的神經，怎會動輒作嘔、動輒全身抽緊？有時他也會越過寫作觀點的限度，強去作小說人物肚裏的蛔蟲，以致弄出不少矛盾。不過這些都是技巧小節上的瑕疵，應很容易刪正。

## 五 結 語

### 【175】

不論在意境神韻，或在文體風格上，我認為當代港臺及僑居海外的小說家沒有一個及得上古龍——文藝小說、現代小說、武俠小說家包括在內。

但古龍的小說是連載作品，所以每一部都有不少瑕疵，不少贅言，每一部都需要修改。

不是像修訂「絕代雙驕」般不關痛癢的刪潤，而是狠狠的刪，大刀濶斧的改，把現存小說當作初稿，重新寫過。

古龍說過：「武俠小說最大的通病就是：廢話太多，枝節太多，人物太多，情節也太多。」（28）

他自己的小說雖相當緊湊明快，但仍多少沾上了這些通病。

花的枝葉太多會妨礙生長，所以雖然可惜，也不得不忍痛把一些很好看的枝葉剪掉。

小說也一樣。

只要不斷向上，不斷成長，無論去掉什麼都是值得的。

謝曉峯不是為求盡我而自斷雙手拇指？

希望古龍能追上他自己的理想。

一九七七年六月

## 註

（1）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

### 【176】

（2） 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自序。

（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

（4）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section 370.

（5） 李贄：「焚書」卷四，「紅拂」。

(6) 古龍的小說常因單行版本不同而名稱大異，我這裏列舉的書名是其在「武俠春秋」、「武俠世界」、「武俠與歷史」、「武俠菁華」、「當代武壇」等連載時所用的名稱。

(7) 古龍：「從『絕代雙驕』到『江湖人』的一點感想」——「三少爺的劍」代序。

(8) 古龍：「寫在『天涯、明月、刀』之前」。

(9) 古龍：「新與變」——「大人物」代序。

(10) 孟子：「滕文公」。

(11) 孟子：「離婁」。

(12)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Second Part, "On Those who are Sub-lime:.

(13) 「論語」：「衛靈公」。

(14)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section 284.

(15) Nietzsche, "Ecce Homo", "Why I am so Wise", section 8.

(16) 歐陽修：「秋聲賦」。

**【177】**

(17)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section 61.

(18) 古龍：「朋友」，「大成」第十六期。

(19) Nietzsche, "Dawn", section 503.

(20)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IX, chapter 4.

- (21) Goethe, "Tasso", Act IV, scene 4.
- (22) 袁宏道：「袁中郎全書集」三十六。
- (23) 孟子：「公孫丑」。
- (24)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hird Part, "On Old and New Tablets", section 21
- (25)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First Part, "On the Friend".
- (26)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First Part, "On Little Old and Young Women".
- (27) 古龍：「『白玉老虎』上部後記」。
- (28) 古龍：「寫在『蕭十一郎』之後」。

附 錄二：

## 「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評介

歐陽瑩之

「邊城浪子」的表面故事是復仇，傅紅雪復父仇。

文明社會不容許個人復私仇，但却欣賞不少以復仇為題的文學作品，如紀君祥的「趙氏孤兒」，莎士比亞的「漢姆雷特」等，原因相信不止人類本就渴求報應那麼簡單。

復仇的故事通常都牽涉着激烈的感情：刻骨的仇恨，噴滾的憤怒，以至熾熱的愛情，遽寒的落寞。這些感情力量本足以淹沒一切，導致死亡，再配合起復仇情節中必具的兇險懸疑，更令讀者心動神馳，不能自己。

復仇故事的背景有一定的限制，否則很可能發展成警匪追逐。古今中外，復仇文學所寫的多是古代的事，而社會背景多是無政府狀態。

武俠小說的世界——江湖——正是個沒有政府的世界。在政治上官府不理，法令不行，在風俗上江湖兒女更不拘於禮法，而且生活簡單，需求不多，沒有文明人各種經濟上的累贅。這獨特的武俠世界為武俠小說平添一度其它現代小說體裁沒有的自由。由於這特色，武俠小說體裁特別適宜於寫快意恩仇一類的題材。武俠世界沒有森嚴絕對的外在價值標準，所以更能表現出個人內心衡量恩仇時的矛盾衝突，盡量發揮【179】描摹人類的激情。還有，武俠小說寫古代的事，其時民風野蠻粗獷，不比現在侷促斯文，所以較能配合復仇的氣氛。

我們的現代小說作家很多像喝綿羊奶長大似的，作品柔弱得沒有一根骨頭，溫馴得沒有半點氣魄，割破手指哼上三天叫做敏感的詩人氣質。相形下武俠小說的草莽氣息便很吸引人了，這也許是武俠小說能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古龍小說的特色之一在其能够表現出一種原野的活力。他小說中兩個突出的人物，蕭石逸與阿飛，都在荒野中長大，敏銳如山豹，冷酷如冰山，感情澎湃如雪水匯成的巨川，生機倔強如疾風下的勁草，他們身上噴發着一股能激起讀者熱血的活力。「蕭十一郎」與「多情劍客無情劍」是古龍的頂尖作品，但以整部小說題材來說，我以為最能把這原始力量表露無遺的却是「邊城浪子」。

「邊城浪子」彷彿把我們帶回黑暗的洪荒，小說開始時古龍把傅紅雪比作原野上的狼，在他心中抑鬱塞積着無窮活力，這足以毀滅一切的潛力，最初表現於無限的憤怒悲恨，傅紅雪要用最殘酷的自制來抑止它們爆發。經過無數衝突，傅紅雪終於馴服了這野蠻的活力，但在這掙扎的過程中，他要承受數不完的打擊與折磨，其實整部小說就像以天地為洪爐，以造化為大冶，把傅紅雪從一匹狼煉成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

「邊城浪子」有兩個主角：傅紅雪與葉開，兩個極端不同的人。

假如傅紅雪是個來自洪荒，感情激熾的人，那葉開就像個過份文明社會所生產的影子：機智無敵，有【180】高度效率，冷靜得麻木，輕浮得無情。古龍大概想把葉開代表愛與寬恕，來與傅紅雪之憤恨相對照，可惜他這意圖完全失敗——葉開除了不停拋弄幾個名詞外，並沒有表露出絲毫真切的仁心愛意，而傅紅雪的心理和行動反能較確實地表現寬恕之道。

我覺得「邊城浪子」寫傅紅雪復仇與西方俄利斯底復仇故事的意味有些相似。俄利斯底（Oresteia）弑母復父仇的故事，在西方很著名，從荷馬開始，到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三大悲劇詩人，到十八世紀的歌德，到二十世紀的沙特，都曾以此為題材，從不同的人生角度，為俄利斯底的難題提出各種解決方法。今天心理分析學裏還有個以這故事中人物為名的情意結—Electra complex。

三大悲劇詩人之首阿士奇樂斯（Aeschylus）的俄利斯底三部劇充份顯露出原始力量的暴戾不羈、血腥過份。追逼俄利斯底的是一羣古老復仇女神（Furies），與維護俄利斯底的年青神祇們發生衝突，幾經波折，雙方才調合協議，悲劇以創立永久性的法庭仲裁謀殺糾紛告終。

復仇女神所代表的感情具有極大毀壞潛能，據說在悲劇初次上演時，她們猙獰恐怖的形象把很多女觀眾嚇得流產。這裏直得注意的是：在阿氏悲劇中，她們並沒有被消滅，恰恰相反，她們改弦易轍，被吸收到文明世界中來，在那兒佔一崇高席位。

「邊城浪子」的傅紅雪也沒有消滅淨盡原來那股填膺的悲憤，而是把它與其它感情調合揉合，化為磅礴浩氣。在「天涯、明月、刀」中便可以見到這浩氣的力量發揮出來。

## 【181】

### 一 邊城浪子

「邊城浪子」在邊城、在萬馬堂展開。

烈日，碧天，黃沙。

大地雖然輝煌燦爛，但又帶着種殘暴霸道的殺機。然而，這兇殘的大地却正是一切生命的母親。

一個人，一把刀，傅紅雪來到這曠野的邊城，他來復仇。他一生就為了復仇而活，為了復仇，他受了十八年最嚴格最殘酷的訓練。

十八年。屋子裏沒有別的顏色，只有黑。他母親白鳳公主的黑衣、黑紗，她鬼爪般的手，鬼哭般的咒語，就像遠古的復仇女神。

「快走，用這把刀將他們的頭全都割下來，再回來見我，否則非但天要咒你，我也要咒你！」

一切咒語，復仇女神的一切魔力，都注入了傅紅雪的刀。刀柄漆黑，刀鞘漆黑，這柄刀不但成為復仇的象徵，而且籠罩着傅紅雪的生命。傅紅雪從不放下他的刀，連吃飯睡覺時也不例外。

傅紅雪生來被拋落在復仇的處境中，他不能選擇這處境，但他能努力去改變它，改變它的意義。所以他的刀也就是他的敵人，他掙扎着要擺脫刀的陰影，他要建立屬於自己的生命。

咆哮奔騰、驚濤裂岸的飛瀑湍流，雖蘊藏着無限兇險，無限破壞力，但也是文明世界的能源。刀是利器，就像蘊蓄在傅紅雪心中的激情一樣，能毀滅，也能創造，但傅紅雪必要先能掌握他的刀，必要先馴服【182】他的激情。

傅紅雪的形象本身已表露出強烈的衝突：蒼白的臉，就像遠山上的寒冰所塑成，漆黑的眸子，像無邊無際的夜色，卻又會像火一般燃燒起來。

他是個跛子，走路的方式奇特而笨拙，就像背着無形的重擔。

他天性剛烈，本是個不能忍受侮辱的人，但卻寧願受馬芳鈴一鞭也不理會她，寧可從攔下狗一般鑽過去也不與慕容家人爭路，因為他一心一意只為復仇，別的事他根本不理會不去爭。但他並不能像韓信受辱般淡然處之，他要用盡全身每一分力氣才能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激動和憤怒。這種自制力極其殘酷霸道，他常遍體流汗，劇烈顫抖，連牙齦都咬得出血。到他實在忍耐不住時，他的隱疾羊癲瘋便會突然發作，使他口吐白沫，四肢痙攣，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恨他的病，他第一次拔刀刺的是他自己，就為對抗這醜惡可怕的病魔。

傅紅雪的刀第一次飲的不是仇人的血，是他自己的熱血。

但假如他連自己都克服不了，又怎能去克制強敵？

古龍形容傅紅雪的語句不多，但全部點中要害，先使人感受到一個活生生、呼之欲出的人物，然後一步步去發展他的性格。傅紅雪屢受挫折，每一次都幾乎要盡全力才能克服，但還未站穩，新的憂患又接踵而至。就在這浪潮般不斷的打擊中，我們感到傅紅雪的潛力一層層發揮出來，我們感到傅紅雪的痛苦，我們感到一個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在掙扎，我們感到那股與困境對抗的噴滾活力，這就是「邊城浪子」動【183】人之處。

「邊城浪子」幸而很少那些古龍式的離奇情節，而以氣氛取勝。譬如傅紅雪有七個不知名的仇人，但並不須用曲折的偵探方式去查勘他們出來——萬馬堂焚毀後，傅紅雪離開荒原邊城，進入繁榮的市鎮，就像一匹狼走進人的世界，他所帶淵遽殺機造成的壓力，始得他隱蔽的仇人忍不住自動走出來找他。



傅紅雪入關後激情漸斂，為人處事也漸趨自然。但殺袁秋雲、殺柳東來、殺薛大漢後，他內心又有新的矛盾衝突：他父親白天羽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個神般完美的人，這些卑鄙小人暗算了他，自然等於負下重債，非用鮮血償還不可。但這些人臨死的話語却像焦雷般震撼着他：他父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不惜將身家性命孤注一擲，不顧一切去殺他？他對這些人是否有所虧負？傅紅雪而今來復仇來索債，但這筆賬該怎樣算法？就算這些人令到傅紅雪一直活在痛苦中，但他們自己也不見得好過，這賬怎可能算得清？難道非算清不可？

傅紅雪漸漸成人，漸漸脫離了刀的陰影，對着斷了腿的易大經，對着容貌衰老的桃花娘子，他的刀留在鞘中，算了。

「正義就是基於約莫平等地位的交換與償還；復仇是一種交換，所以它原屬於正義的範疇。」〔1〕  
「始於『凡事必能報，有債必償還』的正義，終於側目放過那些還不出債的人：就像世上所有美事一樣，正義終於超越了自己。我們熟悉超越了的正義為自己起的美麗名字——寬恕。」〔2〕

正當傅紅雪開始馴服胸中恨意時，郭威一家二十九人白喪衣服找上頭來。緊張欲裂的形勢，變生不測【184】的死亡，不能忍受的冤枉辱罵，逼使傅紅雪狂吼出刀，這次他殺了很多，很多他知道不該殺的人。這血腥的擔子將永遠壓在他身上，這慘痛的回憶將永遠留在他心中。

正當他忍不住這催心的痛苦，當他倒在地上抽搐痙攣時，他又見到了翠濃。

傅紅雪的愛情也像他的仇恨一般衝波折逆，充滿矛盾。

傅紅雪跟翠濃一起過了九十天充滿甜蜜、但又充滿痛苦的日子。他全心全意愛上她後，發現她是個婊子，他看不起她，但她已纏在他心中血中魂中夢中。當他看到她離開他而帶着一個小伙子走入客棧時，痛苦得幾乎毀滅了自己。傅紅雪終於贏得翠濃的真情，但他的驕傲令他棄她而去，直到殺郭威後二人重逢，傅紅雪的愛情與驕傲才得調和，合為一股澎湃熾熱的感情。

就當傅紅雪第一次沉浸於甜美和諧的真情中時，翠濃死了，為他擋住刺客的毒劍，死在他懷中。

夜，夜色深沉。

傅紅雪靜靜的站在清冷的上弦月下，前面一片荒山，後面一片荒林。他的情人被他親手埋葬了，他無處可歸，身無分文，飢餓寒冷而疲倦，伴着他的只有永恆的孤獨與寂寞。

但他沒有倒下去。他心中沸騰着原野的活力，他是個戰士：

「無論什麼，只要殺我不死，就只有使我更堅強。」（3）

傅紅雪終於找到殺翠濃的主兇，却發現翠濃原來是殺父仇人的女兒，而這兇手，却是他同父異母的兄弟。他能不能爲了翠濃的仇恨而去殺他的兄弟？他能不能將殺翠濃的仇人當作兄弟？傅紅雪與俄利斯底遭【185】遇同一樣的難題：俄利斯底的仇人是他的母親。上古的俄利斯底幾經內心衝突後決定弑母，但古龍却不願讓傅紅雪走同樣的路，而借一個巧妙的轉變避開了這個難題。

從邊城開始，葉開便一直牽涉在傅紅雪的復仇行動中，護着他去殺人，但無論傅紅雪怎樣問，他總不肯透露爲什麼要關心這件事。直到傅紅雪終於找到元兇馬空羣而拔刀時，葉開才當衆制止他，並說出其實葉開才是白鳳公主的兒子，傅紅雪不過是趁白鳳公主產後昏迷時，用來掉包的孩子，他的父母根本不知是誰，所以他根本沒有權，也沒有理由復仇。

當葉開大唱寬恕高調時，傅紅雪轉身走了出去。

他走得很慢，左脚先邁出一步，右腿才慢慢的從地上拖過去，但他並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倒下去，他的腰還挺得很直，這時他的生機才完全顯露出來——不生病並不等於健康，健康是能勝過災難病痛。

他本爲復仇而生，爲復仇而活，但現在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仇人；他一直以父母身世爲榮，但忽然連自己的父母是誰都不知道。他有的是滿心創痛，兩手血腥，但他並沒有氣餒，也沒有悔愧。

因爲他是傅紅雪。這些創痛，這些血腥，就是傅紅雪的一部份，他熱愛生命，就得接受這一切。

「我的質要（Essence）就是我過去的一切，但它們的意義唯有我才能決定。」（4）

就算我被投入一個無稽的世界又如何？就算我過去的人生目標完全幻滅又如何？就算我的根基完全被毀又如何？

「生命始於絕望的背面。」（5）

【186】

傅紅雪將帶着他手上的鮮血，心上的創傷，他的刀，他的殘疾，活下去，向前走，那怕走到天涯。

## 二 天涯、明月、刀

阿土其樂斯去古不遠，他的作品反映了文明的破曉，以創立法庭來開脫俄利斯底。二十世紀的沙特却指出不論法庭怎樣說，俄利斯底弑母的行爲終是他生命中的一部份，與他同存同在。沙特「青蠅」（The

Flies) 中的俄利斯底弑母後不肯卸去責任，拒絕一切安慰辯解，毅然帶着他的罪行及一羣復仇女神形化的青蠅，浪迹天涯。

近代存在主義思想家眼見上帝死亡，傳統破壞，虛無思想勢必流行，遂與虛無思想正面相對，把它推至極限，在最壞處重新開始。他們掃除一切虛假的希望，喚醒人類原始的活力和勇氣，要在上帝屍體上重建價值。沙特「青蠅」裏俄利斯底的「生命始於絕望的背面」一言道出這點存在主義精神。

古龍在「邊城浪子」結尾時把傅紅雪推入一個虛無絕望的世界，他心目中的神，他愛的對象，他恨的對象，全消滅了，他的人生價值全部落空。復仇一幕摧抑束縛，極風霜之嚴凝，但使他那噴薄鬱勃的活氣收歸自心，斂藏閉蓄，到窮時難境便激發出燦爛的火花。古龍的「天涯、明月、刀」便寫他如何將這無堅不摧的力量意志重新投放，重建價值。

距離翠濃之死十多年，認為武功的價值在救人的葉開早已不理世事，歸隱去了。傅紅雪仍在流浪，他就像山邊的樹，愈要向上，愈要向光明伸展，根就愈得向下，深深紮在黑暗的泥濘中。

#### 【187】

傅紅雪的形象沒有變，依然是蒼白的臉，漆黑的眸子，但早年激蕩難馴之氣已不見了，而顯得沉凝平靜。他蒼白的手仍握着他那把漆黑的刀，但現在已不是刀操縱他的生命，而是他掌握了刀。這柄將令風雲變色，鬼哭神號的刀，如今象徵着他那橫絕六合、結風雷以為魄的生命力。

他要對抗的是「大俠」公子羽及其手下一股惡勢力。

他大開殺戒，但這次沒有什麼逼他，而是他自己選擇這樣做。

他答應娶初次見面的卓玉貞為妻，完全是他自願。

他的手染上了血，但不僅是死亡之血，也有為卓玉貞接生時染上的生命之血。

他的刀崩出了缺口，但却變得更鋒利。

他差不多以一人之力，對敵整個龐大嚴密的組織。他屢遭慘敗，連累了不少人，但成又如何？敗又如何？這本是他的自由選擇，一切後果他全擔下了。

「人心最難明，自明其心尤其難。……然而，自明本心的人說：『這是我的善與惡』，……這是我的風骨——既不好，也不壞，只是我的風骨而已，我不再為它感到羞愧，也不想遮掩它。」〔6〕

他敗，再敗，幾乎無還手之餘地，他的朋友死盡，他的聲名全毀，世人把他視作瘋子，可是他的刀仍在手中。公子羽不得不承認：只有一個人能殺死他——他自己。

但傅紅雪拒絕放棄奮鬥。堅韌的意志，倔强的生機，外來的打擊越大，他的反抗力也越強。

終於，他把公子羽的訃聞供上了朋友們的墳墓前。

### 【188】

暮色淒迷，滿目瘡痍，但傅紅雪心中却覺得說不出的平靜，他知道黑暗來臨時，明月就升起。

他的心不死，明月就在他心中。

我認為古龍的作品富有尼采味，「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便表現出尼采初期所謂阿波羅和地諾索斯兩股精神（the Apollinian and Dionysian spirits），所代表的條理節制和迸發激情的互相衝突、調和，也表現出尼采後期所謂掙強意志（Will to power）的成長。我以上就是從這觀點闡述傅紅雪的經歷。

## 三 小說的表達力

傅紅雪武功不及葉開，機智不及葉開，天賦更不及葉開，但却處處顯得比葉開強。葉開是個天才，事事一帆風順，他可能很有潛力，但他的力量從未經過考驗。古龍告訴我們葉開很有力量，但我們總覺得這力量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假如受到突然的打擊，很可能便一蹶不振。但傅紅雪就不同了，他每一分力量都受過嚴厲的考驗，所以我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實在的力量，這真實力量的感覺是描寫傅紅雪的一個成功之處。

本來，洪爐出寶劍的道理人人都知道，譬如很多武俠小說的題材就是一個有志氣的少年到處流浪，歷險履難，終於學成絕頂武功，出人頭地。這些小說的通病是完全表達不出困境的阻力，所以也表現不出主角的意志力量——主角逢兇化吉如同兒戲，反正幅人自有天相，滿不在乎毫不費力便自然名成利就，美人【189】投懷——有些人批評武俠小說有逃避現實的傾向，實在也非全無根據。放在這等武俠小說中「邊城浪子」便覺得非常突出。

傅紅雪殘廢帶病，遭遇悲慘，但他絕不可憐，誰有資格去可憐他？誰配可憐他？他像所有悲劇英雄（7）一樣，非但不為殘酷的命運所屈折，而且在極難困境中顯露自己高貴的人格。他們的奮鬥掙扎無論成敗，都只能引起人們的崇敬和同情。

古龍的傅紅雪是個成功的悲劇英雄。本來文學表達力的強弱，端在乎作者自身的經驗、思想、心力、想像力，以及寫作技巧。古龍無疑想像力豐富，而他肯花心血時也可以表現出不凡的技巧，所以他能塑造出幾個突出的人物。可惜古龍肯花心血的時候似乎不多，比如「劍、花、烟雨江南」的小雷原意大概也是個倔強孤獨，遭遇淒慘的人物，但表達出來的却是頭驢子，這除了技巧問題外，也顯出作者心力不逮，思維不及。

我認為文學作品成功與否，端在乎它能否表達出作者要表達的感情意念，而它們偉大與否，則在乎此感情是否真確深粹，此意念是否重要基本。成功的作品未必偉大，偉大的作品更難成功。比如有人畫「猛虎威攝百獸圖」，當然以表達出猛虎鎮攝羣獸的神韻威儀為最重要，假如畫出來的老虎像條可愛的狗，那麼只注意技巧的批評家無論怎樣大肆討論這「老虎」的線條如何優美，筆觸如何細膩，顏色如何鮮艷，都完全搔不着癢處，狗就是狗，不是老虎。

古龍塑造葉開失敗，就不止失於技巧，而更失於意念。

## 【190】

古龍在小說中不斷設法告訴我們葉開有愛心，但在情節上完全沒能表現出他怎樣有愛心法。他對丁靈琳的冷淡不用說了，他甚至連生母的情況都不屑一問。我可以想像他對馬空羣說：「你雖然是我的仇敵，但我愛你如同愛我的母親一樣」——他根本不愛任何人。

古龍不斷讓葉開發表些很偉大的議論，但沒有情節和實在描寫作為後盾，這些話便既不懇切，又無內涵，非但表達不出古龍要表達的愛心，反而使葉開顯得虛偽，這些都是技巧上的失敗。結果是：傅紅雪寡言，但在沉默中表達了千言萬語，葉開多話，但呱呱的什麼也沒有說。假如「邊城浪子」的葉開還有成功之處的話，那就是他的空洞把傅紅雪襯托得更沉實。

很多小說家都愛用盡方法，在小說中賣弄一些「高級」的意念，如王文興「家變」的「人權」，白先勇「紐約客」的「中國」、「求知」，可惜除了這幾個字眼外，小說的骨肉描寫絲毫不能表達出這些字眼中的主要情感和意念，這失敗的最大原因卻不在技巧方面，而在作者沒有真切把握到這些概念所代表的感情內容及涵義。古龍想借葉開表達的「寬恕」也是一個同樣的例子。

從古龍的小說和散文裏，我感到古龍其實是渴望善惡到頭終有報的，這意念對他小說的進步造成很大障礙。他堅持要「邪不勝正！正義必定戰勝強權！」（「歡樂英雄」）我只想問古龍一句：「假如正未必勝邪，假如正義未必戰勝強權，你會怎樣做？你的行為會不會和現在一樣？」

古龍認為「報復並不是種很好的法子，只不過那至少總比惡人逍遙法外好。」（8）所以他寫楚留香不殺人，却總有別人動手替他幹掉那些該死的；他要寫葉開寬恕馬空羣，却又忍不住想別的方法去懲罰他，在【191】這求報應的心理下想寫寬恕，除了寫出一大堆空話外，又怎能不注定要失敗？讓我們仔細檢討一下葉開的寬恕之道吧。

首先，從小說故事內容來看，無論怎樣說，葉開事實上根本就在利用傅紅雪復仇，在借刀殺人。他所謂寬恕的唯一受益者是他自己：不但使他覺得自己真正偉大得透了頂，還賺得個好名聲。

我們可以再問：葉開憑什麼去寬恕馬空羣？他未因白天羽之死受過一點折磨，他有最仁愛的師傅，最溫暖的家庭，他養母臨死時才把他的身世告訴他。現在他却憑着一點血緣關係，很偉大地去寬恕馬空羣為別人帶來的苦難，這種慷他人之慨的寬恕，不過是用別人的痛苦換取自己的偉大罷了，我們可以聽到杜斯退也夫斯基的抗議：「我不要看到一個母親去擁抱把她兒子扔給狗吃的兇手！她怎敢寬恕他！假如她高興讓她去寬恕兇手為她自己帶來的痛苦吧，但她絕沒有權去寬恕兇手為孩子帶來的苦難。」（9）

但不管有沒有權，反正葉開是儼然以「愛心」的代理人自居，大派恩典了。他先把人逼得承認自己罪該萬死，剝奪掉他們做人的尊嚴，然後很偉大的宣佈放過他們——他不殺蕭別離，但逼得蕭別離自盡，他制止馬空羣自殺，但知道馬空羣從此已不再有一天快樂的日子——有了這樣的「寬恕」，誰還需要報復？

古龍在「邊城浪子」中道：「假如每個人都能以寬恕代表報復，這世界無疑會變得更美好些。」假如他是指葉開式的寬恕，我反對。

卡夫加指出受寬恕者的心理：「當一個人經歷過問吊之前的種種準備工作，到繩圈蕩在眼前才得悉免刑，他一生都將受這經驗折磨。還有更甚的，很多次我從你明確流露的意向中得悉我實在應捱一頓鞭子，【192】唯有托你的恩典我才能倖免，這使我聚積下一種深刻的罪孽感（Sense of guilt）。」（10）弗洛德即指出「罪孽感是文明進步的最嚴重障礙。」（11）

與其像馬空羣般受了寬恕而沒有一天快樂的日子，我倒情願捱一刀清掉債項，這就是尼采所謂「輕微的報復比完全不報復更為人道。」（12）

## 結 語

在古龍的作品中，「邊城浪子」並不算頂尖，我認為至少「蕭十一郎」、「多情劍客無情劍」、「流星、蝴蝶、劍」、「歡樂英雄」等和它相伯仲或比它更好。他一九七二年以後的作品中，「天涯、明月、刀」可算是最好的一部了，但他此期的作品總括來說已比六九至七二年間的遜色不少。

「邊城浪子」、「天涯、明月、刀」各有一致命傷，它們恰恰是古龍最常犯的兩個毛病。

記得歌德曾批評拜倫道：「拜倫是個偉大的詩人，但他思考起來却像個孩子。」（13）古龍也有類似的缺點，但却偏偏愛在小說中大發議論，葉開便是個好例子。「邊城浪子」結尾時捧出兩個武林前輩來與葉開唱和，更是敗筆中的敗筆。

「天涯、明月、刀」的主角形象現成，但情節却亂七八糟，矛盾百出，古龍好像從未決定燕南飛和明月心到底是何身份，又像在故弄玄虛，作驚人之變。古龍一面說小說不應光靠情節詭奇吸引人，一面却又偏愛製造些不通的離奇情節，不知道這些花招其實只有大大減低小說的力量。

### 【193】

「邊城浪子」長七十餘萬言，其中不少多餘的枝節，多餘的人物，至於葉開的大篇廢話，古龍的許多旁白，更把氣氛沖淡了不少。不過如果能壓縮刪去三分之一左右篇幅，不難成為一部很出色的文學作品。至於「天涯、明月、刀」，則非要把許多情節大肆修改不可了。

本文雖然大力批評葉開，但平心而論，在一般武俠小說中，葉開不但是個典型人物，而且還寫得很不

錯。但正因為武俠小說中滿是這種空洞的「英雄大俠」，所以才不能登大雅之堂。假如有人認為武俠小說不過是供人消磨時光過後遺忘的純娛樂讀物，那自不宜苛求；但假如有人想創造一種武俠小說的新意境，讓武俠小說在文學界放光芒，那便應去蕪存菁，努力改進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

註：

- (1) Nietzsche, "Human, All-too-Human", section 92.
- (2)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Second Essay, section 10.
- (3)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Maxims and Arrows", section 8.
- (4)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Pocket Books, New York, 1966, p. 580.
- (5) Sartre, "The Flies", Act III.

【194】

- (6)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Third Part, "On the Spirit of Gravity".
- (7) 悲劇英雄未必一定慘淡收場。關於悲劇英雄的涵意，請參閱作者「紅樓夢的悲劇意蘊」，「南北極」八十二、八十三期。
- (8) 古龍：「寫在『江湖人』之前」。
- (9)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Book Five, "Rebellion".
- (10) Kafka, "Letter to His Father", collected in "Dearest Father",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54, pp.157f.
- (11)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apter VIII.

(12)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First part, "On the Adder's Bite".

(13) Eckermann, "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 January 18, 1825.

**【195】**



古龍小說專輯之十三

長生劍·七種武器之一·古龍著

出版者：漢麟出版社

發行人：李碧雲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二六號

發行所：漢麟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郵撥帳戶：一〇七五八五

印刷者：合源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北街二一五號  
電話：五四一六六三九

定價：（全一冊）新台幣 一〇元

100.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

漢麟系列

古龍小說專輯十三

長生劍

七種武器之一

全一冊

漢麟出版社 印行

封面設計／龍思良

封面題字／龍思良



古龍小說專輯十三

長生劍・七種武器之一・

古龍著

漢麟出版社印行

古龍著・七種武器之一・

古龍著

漢麟出版社印行